

國聞周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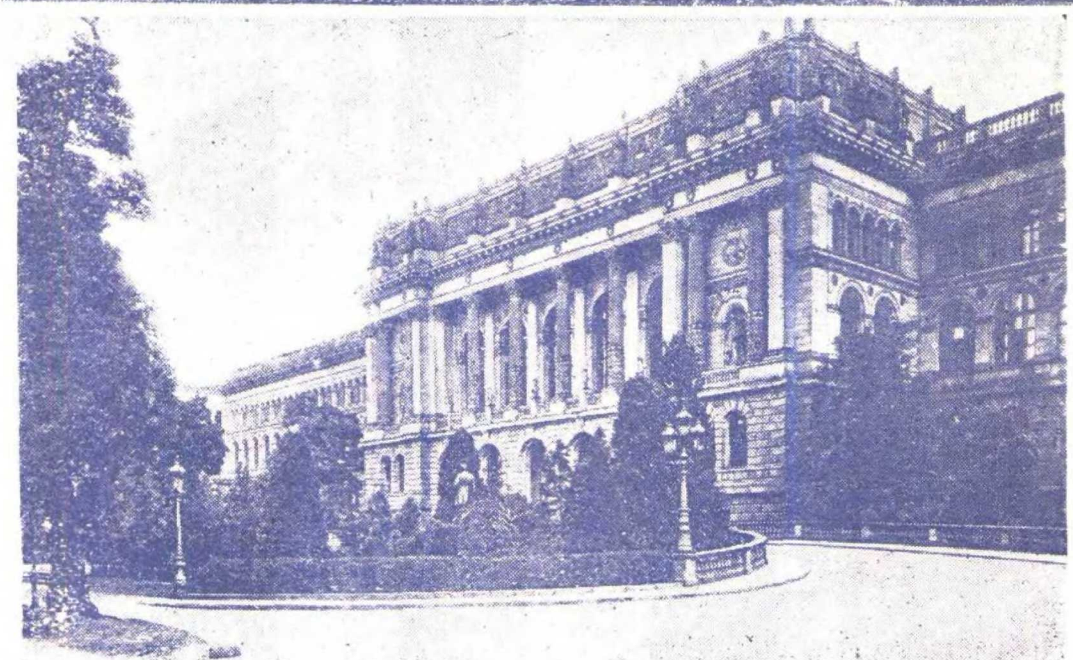
第九卷 第十三期

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四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德國柏林大學



德國高等工業學校



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戴樂



法總理兼外長達迪

停戰會議與調查團

(上)上海停戰會議首次會議留影(自右至左)一・英使藍博森，二・黃強，三・戴戟，四・植田，五・島田，六・重光，七・郭泰祺，八・義代辦齊亞諾，九・美使詹森。



(下)汪院長宴國聯調查團攝影

時人彙誌

梁上

梁上椿，號義喬，山西籍，現年四十歲，日本早稻田大學採鑛科工學士，曾任山西保晉鑛務公司礦師，河南中原煤鑛公司總工程師，本溪湖煤鐵公司技師，井陘鑛務局鑛師，平奉路局課長，津浦貨捐局總辦，第三集團軍總部參議，平綏路局副局長，現任山西晉北鑛務局局長。



國聞週報

第九卷 第十三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四日出版



弱者應有抵抗權

李廉

歐戰之後英法努力擁護國際聯盟，高唱維持和平，但根據盟約第八條召集之裁軍大會中，法國高唱安全有保障，方能裁軍，是不曾承認自己擁護之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不能維持世界和平，不能保障一國安全。強國如斯，弱國無論矣！故吾人以爲在目前弱肉強食之世界，凡世界眞正主張正義擁護和平之人士，應承認弱者根據最低限度。生存之要求，有消極之抵抗權。如主張公道各國幷此而不承認，是直否認弱者之生存權，弱者必誓死力爭。各國不否認侵略者在他國境內執行其『自衛權』，當不能否認弱者在其主權獨立領土行政完整之下，執行其最低限度之『抵抗權』。謹將此意貢獻於世界主持正義人士之前。

九一八事變，日人占領我東北三省，否認我合法地方政府，殺戮我和平居民，摧殘我文化交通，我國民於自衛之外，採取消極態度，誓約不購買日貨。因此遂遭日人之大忌，公然向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制止，更向世界作惡意宣傳，混淆國際視聽。而最慘痛者，一月十八日日人在上海挑釁結果，要求我市府制止排日，我市府於忍辱接受，在日方認爲滿意後，不數小時內，日軍即開始暴行矣，是證明中國完全屈伏，接受制止排日要求，仍不能滿足日人要求，直言之，暴日要求殆無從滿足。

近日本且要求國聯特別委員會壓抑中國制止排日，深明大義之特別委員會，慨然拒絕。國聯調查團抵日之時，日人又大施鼓簧之舌，希圖傾倒黑白。抵貨一事關係我國生存極大，茲根據中國國家民族生存權之原則，申述㈠抵制日貨論辯經過，㈡抵制日貨之責任，㈢抵制日貨之法律根據，㈣抵貨乃弱者生存權最低限度之要求。是否有當，敬希國人教正。

一、抵制日貨論辯經過

九一八事變後，十月十一日日本向中國抗議曰，『此次滿洲事件，乃中國之多年排日思想對我軍隊挑撥的態度使然……現在上海及其他各地之反日會，不僅禁止日本商品之買賣及運輸，……所謂對日經濟絕交……強制執行。』十三日中國政府

駁覆云：日本侵略暴行之結果，『故中國人民之憤激，僅限於不購買日本貨物，』日本提此抗議，『此實爲世界所驚贊。夫選擇個人所購買物品之自由，乃係個人權利，任何政府均不能加以干涉。……蓋自萬寶山案件以來，日本政府以其多數不友誼行爲，釀成對於日本貨物普通厭薄之心理也。』又謂：『中國政府因深信中日兩國人民間感情之隔閡及兩國通商上之困難，全爲日本軍隊種種非法舉動所造成之當然的結果。』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國聯行政院二次會議中，日本代表惡意宣傳，謂中國排日，抵制日貨，企圖混淆國際視聽。十月十九日日本代表有長文節略交新聞記者發表，申述滿洲反日運動。更函國聯秘書長，謂長江反日運動及中國報紙反日之強烈，以爲不撤兵之口實。二十二日日本提出之五項基本原則，要求一切反日方式，包括排貨在內，永久停止。二十六日日本聲明書中云：『乃不幸近年中國有所謂國權恢復之運動漸次趨於極端。』十一月四日我國代表施肇基駁日本政府對十月二十一日非戰公約各國覆牒第三項有云：『日本政府以爲排貨運動違背非戰公約第二條，中國政府深爲詫異。如非戰公約可以責備中國人民之拒絕購用日貨，則其必責備一國政府在另一簽字國境內，維持軍隊，更不待言。反日情感爲日本軍隊駐滿直接自然及不可避免之結果。一旦仇視之原因既除，自然消滅。』

本年一月十八日日人在上海尋釁，反向我市府提出抗議，要求四條，包括制止排貨。二十八日我上海市府答覆日領函中云：『至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爲，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銷，以維法紀。關於類此之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銷。』日本領事村井認爲華方答覆滿意。同日晚十時半日人仍遵照預定計劃攻擊五十萬和平居民之繁華都市，日人之毫無信義野蠻殘毒，實二十世紀所罕覩。

二月十八日晚九時上海日軍司令植田謙吉更致最後通牒於我十九路軍，謂『本職基於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之熱烈希望，』對中國要求六項，其第六項云：『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憲，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特別會議議決重新申述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一致令日本撤兵之決議、及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九項接受中國請求召集大會，並認爲有負責解決全部糾紛之義務。三月十七日國聯大會組織之十九人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上海停戰及日軍撤退問題，日本更提出新要求，其中最可注意者爲請求上海市長簽字，擔保以後不作抵貨運動。我國代表顏惠慶強烈反對此項要求，謂中國政府不能接受停止抵制日貨之要求，以休戰係軍事問題，停止抵制日貨乃政治經濟問題，不能提出。十九人委員會並拒絕討論此項問題。

上述爲日本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企圖使用武力抑制中國抵制日貨運動，及惡意宣傳，藉國際力量干涉被侵害之弱者，惟一消極抵抗之方法之眞象。

二、抵制日貨之責任

日人迭向世界宣傳，謂中國抵制日貨，故日人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以維護其既得權益，按『既得權益』依日人解釋爲一切條約中有規定之權利。但日人每次談判，必將制止排貨問題並提，如大阪實業家招待國聯調查團云：『惟今茲對於中國問題，日本國民中，仍不得不爲懲膺中國而立於最前線者，其原因一由於中國漠視國際信義，吾人正當之權益，方爲其踐躪將盡故也』。儻若日本對華貿易，亦既得權之一，去年輸入中國商品價值若干，今年亦必輸入同等數量，否則即指爲中國抵制日貨之結果，於是日本對中國抗議矣，占領中國領土武力壓迫制止矣，嗟，中國誠次殖民地之次者，一言以蔽之曰，日人欲征服中國而已。抵制日貨，乃日人之藉口耳。茲分析抵制日貨之責任於下：

一

日人侵略結果　數十年來，日人處心積慮侵略中國，廿一條也，西原借欵也，出兵山東也，破壞中國統一也，皆屬鐵證。去秋，萬鮮慘案，連續發生，九一八事變遂占領東北三省，日人如此破壞中國領土行政完整，故引起國人一般厭棄日貨之心理，若一旦日軍自中國領土撤退，此種現象，自然消滅，我政府曾有正式聲明，茲不贅述。『要之，日本不願中國統一，尤不願東三省與中央合作，乃其傳統的政策。中國官民苟反對日本對華政策者，日本概可以仇日目之，實則非中國之仇日，乃日本之仇華耳，即退一步言。中國人眞仇日矣，然此係日本軍閥對華武斷政策所激成。易言之，中國仇日乃日本仇華之結果，其原因在日不在華，故其責任非吾人所應負也。』

二

世界經濟蕭條　自一九二九年來世界經濟蕭條，普遍世界，此種現象，乃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之矛盾，賠欵戰債，軍備競爭，金貴銀賤使然，問題極爲複雜。日本經濟之『不景氣』，實受世界經濟恐慌巨潮襲擊必然之結果，日人亦將其『經濟不況』之責任，諉諸中國之排斥日貨，此種託詞，明眼人皆知其妄謬。南滿鐵路之不振，亦爲世界蕭條現象之一，並非中國排日所致。請參閱本期論評選輯，『中日關係之眞認識』一文。

三

國人無購買力　中國因連年天災人禍，社會經濟，頻於破產，去年長江流域空前大水災，社會原氣，更受絕大斲傷，人民購買力隨之銳減，不獨日本對華貿易不振，即英美諸國對華貿易，莫不遭受同一運命。加以金貴銀賤，漲落無常，召集銀價會議英美諸國（日本在內），又互相推諉，故中國人民購買力削減，日益嚴重化，日本對華貿易衰落日益深刻化，南滿鐵路運輸之衰落，亦坐此故。

四

修改關稅結果　中國關稅自主，任何國皆不能否認，一九二八年中國關稅會議時，日本代表日置益首先動議贊成中國關稅自主。近年中國

關稅修正之結果，與日本締結關稅協定，提出多數貨物，另定互惠稅率，據前財政部賦稅司司長賈士毅在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上發表文章，自謂對日互惠稅率，日本獲利甚多（手下無此雜誌，賈氏大意如此）。二十年三月二日天津大公報社評，題曰保護政策之解釋如何，謂『至紗業情形，最近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有正式呈文上行政院及關係各部，……其要點謂棉紗進口稅，本分四級，……簡言之紗愈細則稅愈重焉。……新稅結果。日廠接近二十三支之細紗，乃與華廠十數支極粗之紗同稅，同時日廠四十支左右極貴之細紗，與三十支以下者同稅，日廠有利，華廠吃虧，雖三尺童子，可以常識判斷者矣。』此種保護日貨之中國稅率，雖經華商哀懇呼籲，至今仍未修改，而日本大阪市役所商工課去年出版之『支那貿易之趨勢』一書，猶謂『今中國保護自國國產，甚爲旺盛，同時極力排斥日貨，尤以最近數年間兩次增加關稅，是以日本從來之製品，必然的被驅逐於中國市場，蓋大勢所推移使然也。』願公正之士將上述例證比較觀察，日人謬說當不攻自破。

五

日人製造紊亂　日軍占領東北，製造傀儡政府，致各地義勇軍蜂起，民不聊生。生命室家且將不保，何暇購買日貨？日軍在滬暴行結果，沿海長江，風鶴頻驚，加以繼續增兵，準備作戰，在此種情勢下，中國人民，寧死亦不至購買日貨。

以上略舉數端，藉明抵制日貨之責任。要之，抵制日貨，乃日本侵略中國必然之結果。

三、抵制日貨之法律根據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否認中國之合法政府，無論在任何國家，皆不免於對日宣戰，出於斷絕國交之一途。中國則百般忍耐，企促日人之覺悟，惟一表示即不購買日貨，乃日人執迷不悟，更欲以武力威脅中國政府取締抵制日貨運動。國人感情隨益憤激，排貨運動，因而擴大，然而在最近三月十一日以前，國人抵制日貨運動，乃日本侵略中國，『釀成對於日本貨物普通厭薄之心理也。』惟自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特別會議通過決議案之後中國抵制日貨運動，至斯可謂有法律上之根據。

天津大公報三月十三日社評論大會決議案云：『在調解範圍中，國聯精神上之威權，此次已用至最大限度。今後趨勢，如爭議不能解決，則該委員會（十九人委員會）將向大會提出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案，大會通過後，將要求相爭之兩造實行。彼時如中國承認，而日本否認，仍從事於戰爭，則第十六條制裁之規定，將自然生效。』

盟約第十六條第一節云：『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仍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所有聯合會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担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境內居民與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破壞盟約國境內居民與其他任何一國爲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境內之居民一切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按中日糾紛，日本並

未按外交常規與中國進行解決，更未遵盟約第十二條之規定將中日爭議『提交公斷，或依法律解決，或交行政院審察，』逕以武力占領中國東北三省及國際市場之上海區域，斯不僅不顧盟約第十二條，且破壞盟約第十條。現時中日正值第十五條之階段，若日本再不遵守國聯決議，其行爲應視爲與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爲，其他會員國有與日本斷絕一切財政經濟往來關係之義務。依此種解釋，凡聯盟會員國對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爲者，該被侵害會員國可以與之斷決經濟財政關係，盟約對於此點雖未明白規定，但即主張聯盟其他會員對於破壞盟約會員有舉行經濟制裁之責任，則聯盟中之被侵害會員國，排斥敵貨，斷絕經濟關係，實爲盟約所默許。故曰吾人之抵制日貨運動，實有法律之根據。

四、弱者生存最低之要求

就事實言，中國無端受日本之侵略，遭日人之屠殺，占領東北三省，轟炸上海南京，設小國處此，早已滅亡，若英美處此，早已宣戰。中國弱者，在日本政府執行其自衛權於中國領土之際，中國政府放棄其自衛權而採用不抵抗主義。中國人民痛責政府不能執行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任，深感暴日蹂躪之慘酷，民族生存之危殆，於毫無辦法之中，採取最消極手段，相約不購買日貨，政府不能執行武力自衛，人民採用此種下策，已屬可悲，孰意此種辦法，在武力壓迫之下，政府忍辱含痛，接受敵人制裁要求，較之上述更爲可悲！孰意接受制裁排日要求之後，仍不免敵人之屠殺，轟炸，天下可悲之事，有逾此者！噫！噫！列强承認日人在中國領土內執行其自衛權乎？日本軍閥常曰，日本自衛權被否認之時，即日本帝國生存權被否認之時。自九一八事變迄今半載，列國幾無人指責日本在中國境內執行自衛權。然則列强當亦承認中國之自衛權。列國若曰中國有自衛權而政府放棄之，可若何？且中國弱國也，弱國無自衛權。但吾人退一萬步要求，弱國亦應有生存權，弱國爲其國家民族生存計，應有最低限度之抵抗權。

中國受暴日侵略，不能積極自衛，惟有消極抵抗，誓約不買日貨，若並此而被否認，即中華民族生存被人否認之時。國人當不惜犧牲一切，與否認我民族生存之敵人火拚。印度英之殖民地也，印度人民在甘地領導之下，可以排斥英貨，中國一主權完整獨立自主之國家也，受暴日屠殺之中國人民，寧能俯伏稱臣購買日貨乎？苟中國人心尚未全死，今後排斥日貨運動，將與日軍暴行之擴大成正比例之發展。世界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之士，對中國此種運動，不獨不應反對，且當表示深切同情，在相當時期必須積極援助。

美國社會領袖，痛恨日本侵略暴行，抵制日貨之聲，響徹雲漢。茲舉例以說明之，紐約時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訊，十二月十二日美國工業民主聯盟會(The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紐約支部開會，議決抵制日貨，「如日政府不立時履行對世界所負條約義務，並撤退侵略中國領土之軍隊」，美人一致對日貨加以排斥。到會之大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克羅斯 (Upton Close) 及馬太斯 (J. B. Matheus)皆有重要

演說。

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Lowell)等因日本在華暴行日愈擴大，向美總統胡佛建議對日採用經濟制裁。華盛頓二月二十三日大阪每日新聞社專電云，『現在美國對日經濟封鎖運動，日益滋蔓，胡佛總統及斯蒂生國務卿連日接到各地方美人「請實行對日經濟絕交」電報函件，高如山積。」紐約摩根銀行總理夫人等，皆參於排斥日貨運動。甚至胡佛總統夫人亦列名於不買日絲之傳單中。中國抵抗日貨，蓋已深獲美國人士之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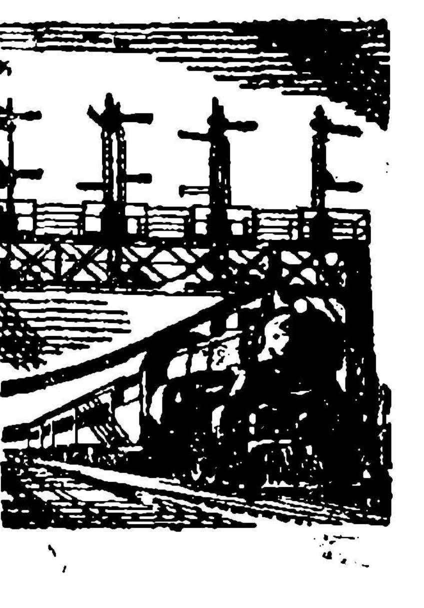
巴黎十七日路透電云，英國西錫爾爵士在法報登載論文，對日本在滬所採行動，作强烈之指摘。氏稱解決辦法，『如對非法侵略行為，並無懲罰，對於侵略政策亦無責言，同時對國聯之忠實會員非法所受之損失，亦無賠償之規定，在國際道德上，將發生極惡劣之結果。無論如何，日本用砲火攻擊並佔領中國領土，決不能謂為合法，而日本不俟用調停或公斷之方法，而竟採軍事行為，尤為非法。國聯及美國對於日本軍閥之非法行為，皆不應寬恕，並應正式公開質責。故此次若日本繼續侵略，致令停戰辦法不能實現，則國聯各會員國皆應一致對違反國聯盟約之國家，採外交及經濟上之壓迫，並應請美國參加一致行動。』日人暴行引起世界强烈之惡感，事實照着無可諱言。

※ ※ ※ ※ ※

吾人分析之結果，得一結論，無論從排貨之發生，排貨之

責任，法律上之根據，弱者生存最低限度之要求，及各國主張和平人士之態度各方面考察，抵斥日貨之責任全在日本。吾人堅決主張弱者應有最低限度之抵抗權，而抵抗工具即排斥日貨，若並此權而被否認，即中華民族生存被人否認之時，吾人當誓死奮鬬。世界公正人士對吾人此種要求，應表深切之同情。

至於盟約第十六條之施行，責在世界。吾人敢斷言者，日本軍閥暴行之擴大，對日經濟制裁必隨之擴大。日本軍閥自掘之墳墓，不久當告成功也。(完)



英國議會對於外交政策之監督

Eugene P. Chase著
曾憲雄譯

現在議會對於外交政策比對於其他政府工作的監督或者要少些。百年以來的情形就是如此。就是勞工黨竭力使外交監督民治化，結果還是如此。英國憲法規定外交必須受議會的嚴格監督，自從大家公認這理論之後，仍有這樣的情形存在，似乎是很希怪的。確實最近四十年來政府實際的工作大半違犯了往日所發表的理論。要知道這情形是如何而來，及其意義，最好對於外交監督的理論與實行加以考察。

格萊斯東(Gladstone)所操縱的英國政治那一世紀，自由黨在政治舞台約七十餘年。伯知浩(Bagehat)與穆勒(J. S. Mill)根據當時的情形寫了些關於所謂英國憲法正統學說的書。自由黨與保守黨居然一致的接受這種學說，這樣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在安孫的憲法的法律和習慣(Anson'sLaws and Customs of the Constitution)與哈爾斯伯的英國法律(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二書中就可以找着憲法所規定外交政策監督學說有權威的敘述。兩個人都是屬於保守黨，兩人關於外交監督所發表的意見，都是自由的觀念。

根據憲法正統學說，對於外交，議會利用下院實行一種寬泛的監督，對於政府工作人員有種種普通的監督。例如質問，關於特別須要斟酌的事務，要求交給議會公開討論，關於預算中外交費批准法案，延期開會的提議。這都是監督政府各大臣特別的方法。重要的條約是一種例外。在法律上英王有特權，議會的勢力非常小。條約的談判，簽字，批准都是秘密的，議會不得過問。除非是關於特別事件，特別必須議會批准的條約，才讓議會批准。

一八六五年巴麥斯東(Palmerston)死，自從他放棄四十多年所掌握的英國政權，特別是放棄四十多年所掌握的外交政權之後，英國的憲法才具現代的形式。無論如何，巴麥斯東制是以後外交政策監督制的基礎。一八九九年他對於哥畢登(Cobden)的言論，他將他所實行的學說詳述得很清楚。哥畢登曾拒絕加入他的內閣。巴麥斯東提出在哥畢登備忘錄中所寫的一段話：「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外交政策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在執政者的掌握之中。只有加入內閣，我的話對於他們才可以發生效力。你和你的朋友抱怨說，不徵求人民的同意，就加入戰事，這是種秘密的外交。現在只有內閣才可以解決外交政策的問題，若是你要對於這些問題參加意見，只有在內閣中才行。

這是當時公認的主義，這主義在兩方面可以稍加修改。（

一）一個意志堅強的外交大臣(巴麥斯東)，強迫內閣，或者不問內閣，甚至於不問內閣總理的意見，完全照他自己的意旨行事。巴麥斯東的意見是外交大臣必須很忠實的推行他所屬於那一內閣的政策。對於政策的細小的事務，應讓他自由處理。對於所發表的文件不負受譴責的責任。雖然有在野黨的康索特與羅素(Prince Consont and Lond John Russell) 反對他。實際他為所欲為。只有近代的批評家才認他是武斷的，是不合乎憲法的。 他盡其力之所能總攬外交政策一切的事務。 他實行外交政策絕對的專制，很少受監督，也很少受同僚的干涉 。再說就是在巴麥斯東時代，已經有種感覺：『下院對於外交應有監督權，但是實際很難作到。有時，僅僅是有時，巴麥斯東讓他的政策去遷就議會的意旨。 但是一八六四年羅爾斯哥德(Stafford Northeate)寫給迪斯銳里 (Disraeli) 道：『一個外交政策的大綱應交給議會討論，當議會得着相當材料時，內閣的行動應受議會的指責。因為所得的材料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批評困難，已經成為事實，再批評也無用。所發生的十分之九的情形，都是降落議會監督的價值。』巴麥斯東對於政策公共的思想，在他與晨史雜誌 (Morning Chronicle) 密切關係之中可以找出，這是很有意義研究巴麥斯東唯一的方法。

這是外交政策監督的舊制度，只有如國王式的內閣總理巴麥斯東才可以限制這獨裁的辦法。直等到巴麥斯東死了之後，這制度才改變。迪斯銳里與格萊斯東的政治活動都基于尊重下院的意見，熱望著與選人調和。

從巴麥斯東式的獨裁到格拉斯東式的順從民意，外交政策演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迪斯銳里完全用舊方法去執行外交時期。一直等到東方問題鬧得很激烈的時候，議會也很少討論迪斯銳里內閣的外交政策。對于這問題，英國的外交政策缺乏議會監督和人民的公意。一八七六年這監督制度演進到第二個時期。內閣常常討論外交問題，因為內閣的意見不一致，所以這問題的討論常從內閣移交到下院。當時的紛亂，明顯的發生一種情勢，就是關於外交政策必須徵求下院的意見。嗣後國會中下院內不知道的迪斯銳里土耳其政策，因為迪斯銳里可以左右議會，所以當時英國在柏林會議解決東方問題的工作，得着議會的承認。格萊斯東讓這制度更進一步，將外交變為公共討論的問題。因為兩院都讚助迪斯銳里的政策，所以使這國家加入東方問題自由黨領袖格萊斯東被迫下台。他印小冊與迪斯銳尼競爭。他特別將這作為一八八零年米德羅丹(Midlathian) 競爭的題目。這是英國頭一次用外交問題大競爭。在一八八零年沒有兩黨同意的外交政策。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意見不同，只有選民可以決定。一八八零年自由黨在議會佔大多數，他們非難迪斯銳里的東方政策。結果格萊斯東得勝。這次競爭的結果，並不見得就將外交政策變為公共討論的問題，不過使外交的事務與責任，不再集中于一人之手，或者一內閣之中。下院必得實際參加意見，簡而言之，外交政策變為下院的事。

這樣的變遷是很有義意的，一八八六年議會作得更進一步

，想決定議會對於外交的權力及其權力如何實行。關於這問題米特爾的議員瑞治 (Henery Richard) 在議會中雖引起長時間的爭論，下面即是他的議決案：『議會的意見：是議會不知道，不得議會的同意，去締結國家的重要條約，增加帝國的領土，這是不應該的，這是失策的。』

格萊斯東是多麽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他反對這個提議。他以議會領袖的資格答辯着說：『現存的制度，雖然不敢說很好，但是實行的結果並不壞。用怎樣的方法，立法機關才能監督行政機關？難到議會去組織一個秘密委員會嗎？』他的意思以為一個委員會就等於另外一內閣。你怎麽能對外面公開的去開談判？他很願意使立法與行政關係密切，但是不知道怎樣作。因為只有四人投票，這議案失敗了。最初監督實際存在的當時，正是議會監督外交高潮的時候。

在迪斯銳里之後有沙利伯雷(Salisbury)。在格萊斯東之後有羅斯伯維(Rosebery)。他們倆人的外交比巴麥斯東的還要個人獨裁些，沙利伯雷天性寡言高傲，他主張不民治的政府觀念。他常為不受議會監督秘密的外交奮鬭，直等到作了內閣總理之後，才達到目的。他辦理外交簡直是空前的不受監督，他將內閣總理與外交大臣二職合而為一，結果僅有的互相監督也失掉了。他是個上院的議員，在那裏，他可以免去與下院有直接的接觸。他起始作政治活動就受打擊。一八八〇年他的外交政策未通過議會，政府被解散。他覺得若是選民要監督外交，外交政策就不能够叫着外交政策。在民治管理之下，英國放棄影響世界政治的計畫，別的政治家對於只顧目前的外交滿意，這種外交對於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點都無準備。國家的政策不因政黨的起伏而受影響的慣例成立。這樣外交大臣變成一個作事不受牽扯的穩固職位。

外交政策由政黨式的，公開討論式的，一變而為大概同意執行的政策。三個緣因促成沙利伯雷個人為所欲為的外交熱望，以及羅斯伯爾轟轟烈烈的帝國主義。(一)人民和議會現在正注意國內的愛爾蘭問題，關稅問題，以及國外的南非洲問題。(二)現在歐洲有許多新發表，只有專門家才能明瞭外交問題。(三)自從格萊斯東退位之後，對於沙利伯雷的工作，沒有一個自由黨黨員能領導議會去作有效的反對。羅斯伯爾雖然退出自由黨的理事會，但是在自由黨中只有有他，才能認為精通的外交家。這樣只有他對於沙利伯雷工作的批評才能發生效力。他同情於沙利伯雷的目的，他從來就不批評他們的工作。結果議會想設法實行對於外交政策合法的監督，遇着困難，這是保護外交免受攻擊重要的憲法小改革。外交副大臣可以拒絕回答下院關於外交附帶問題的質詢。對於這，議會的領袖巴爾弗爾 (Balfour)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附帶的問題，可以困厄政府。

當全國十分不滿意保守黨時，進步的自由黨黨首班勒漫 (Sir Henery Coupbell-Barnerman) 在一九〇五年任內閣總理，這樣對於外交有希望改革。但是自由黨分兩派：一派仍贊成格萊斯東的外交政策。一派是自由的帝國主義者，他們贊成繼續迪斯銳里和沙利伯雷的政策。這樣自由黨除了羅斯伯爾與谷銳

(Sir Edward Grey) 之外，沒有一個人適于作外交大臣。所以羅斯伯爾去職之後，谷銳作外交大臣。當時的內閣總理是班勒漫，這樣谷銳是在一個對於外交富於民治思想，精明强幹的總理之下作外交大臣。班勒漫個人對於谷銳很熟識，他充分對於谷銳的工作表同情，不加干預。

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五年愛斯葵有名的長時間政府，在行政各方面顯示着一種傾向獨裁的趨勢。外交自然是在內閣總理，外交大臣，與軍事大臣掌握之中。軍事大臣哈爾登是個很誠實的聰明人。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求人民合議會去讚助他們的政策。他一方面並不想阻止議會實行其權力，僅僅是不徵詢議會的意見而辦理外交。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下院才體會到英國在國際的地位，及其任務，就連內閣裏許多閣員都不知道

英國外交政策的獨裁，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注意。一九一二年西得列羅曾經這樣寫着：『我們的外交不是在原則方面，在實際方面比較近乎梅特涅(Metternich) 的思想。實際已經到了這地步。我們是可憐，我們的外交完全受內閣總理與外交大臣的支配。』在一九一一年議會熱烈討論英德關係之後，他寫了這幾句話：在愛斯葵內閣任期以內，這是個關於外交比較小的討論。這時候自由黨分為兩派。一是政府派，對於沙利伯雷的方法表同情。再就是激烈派，後來加入勞工黨，對於該黨的帮助非常大。

愛斯葵對於政府的行為曾經這樣解釋道：『進行外交的程序，應該是圓滑的，多少應該是秘密的。但是這與所述的外交政策目的完全不同。外交的目的是不應當讓議會知道，我要很坦白的說：「我與我的同僚都以為不應受任何監督的責任。」』換而言之，這自由黨的內閣總理的話就等于明說，政策的發表和推行完全是政府的事，只等到成為事實之後，才告訴下院。聯合黨的領袖波拉羅(Bonar Low)讚成這種意見。勞工黨的領袖麥克唐納曾經說過，政府正在進行的事，應當讓人民知道，有機會得讓人民建議，下院必須組織一外交委員會。其餘的人如迪龍(E. J. Dillon)以及勞工黨左派的龐宋倍，巴克斯登，威對吉吾德(Ponsonby, Noel Buxton and Josiah Wedgwood) 都用各種方法去抗議這種情勢。外交大臣對於議會的態度，巴麥斯東假設着說：『外交大臣對于議會的態度，好像一位在意大利游歷婦人，對於本國人的態度。她的朋友問她為什麼對于意大利人不加以批評？她說這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這樣作可以鼓勵他們』。巴麥斯東又說：『議會充其量也不過是議會，在這樣外交制度之下，議會不能維持常態，』龐宋倍說：『他們常覺得，我也常這樣覺得，當我們談到外交，或者對於外交提出質問，好像是作了些洩漏密秘犯罪的事，我以為外交的質問決不是一種洩漏消息的方法。這是我們監督外交唯一的工具，我們仍得用這個。

一九一四年的歐戰增加英國不受監督外交密秘的程度。不但只是愛斯葵與路易喬治(Lord George) 完全拒絕將外交付託給議會，其他各個政治家的意見皆是如此。一九一六年西西爾(Lord Robert Cecil)，他是個和緩的人，他說下院對于外交的

責任應分給政府。常常很激烈的加爾遜(Sir Edward Carsor)也同意他的意見，他來得更透澈些，政府既得議會的信任，議會就不應當干涉她的外交政策。在歐戰內閣存在的時候，外交的監督仍有很大的限制。因為外交大臣已經不是一個內閣的閣員，他是附屬於內閣的。內閣總理自己可以不問外交大臣的意見，與別國辦理外交。

同時增加許多小的人民團體，他們相信英國外交獨裁的成績非常壞，他們運動恢復議會的監督。因為他們的創議，一九一八年議會正式爭論着外交委員會法案。一九一四年當英國加入歐戰時，推非寧(Trevelyan)辭去內閣閣員的職務。他曾經這樣提議：『議會的意見以為必須任命一個常設的外交委員會，代表議會的各黨。那樣可以溝通外交大臣與下院關於外交問題的意見。借此議員可以熟習現代國際問題，並可以讓議會對於外交大概的工作，實行比較進一步的監督。』推非寧曾釋道：那就是他所熱望獲得外交監督，並不希望議會監督其他議案。龐宋倍贊助他。他指出議會討論外交問題的四個機會。那就是外交官吏任用追認案，積金法案，延會期的提議，質問。前三個方法都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可以建議組織一個下院同意的，三十人到五十人的委員會。沒有一個監督的方法是完全的。只有委員會才有用處。更有許多人建議，委員會去阻止議會各黨領袖，同意對於外交不公開的騙局。議會認為這是主張和平人的妄想，所以整個的議會不重視這個提議。

一九一四年國內發生同樣的團體，這團體有推非寧，麥克唐納，安吉耳，莫愛爾(Norman Angele and E. D. Morel)，龐宋倍，他們想促進統一民治外交監督開明的意見。主要的目的是使議會獲得真正外交的監督，阻止外交密秘進行，阻止既成事實，强迫國家承認的外交。議會不認他們為和平使者，國內都認他們為不愛國的謀叛者。直等到歐戰之後，才發見他們活動的效力。

大戰停後，許多平民政府的方法重新回到英國，這未解決的衝突，重新發生於民治和獨裁外交監督之間。喬治是大家公認的平民政治家。他起始協定和平條約，他所進行的外交比較平民化與民治化。在一九一九年簽定和約的時候，他實在表示他無時不注重議員的感情，特別是他聯合內閣保守黨的議員感情。這些在和會時，他對於議會關於談判的演說可以見得出。這樣議會只有在條約簽字以後，才有機會去討論條約。這樣關於條約的先例，變成大家公認的習慣，以後頭類重要的政治條約簽字之後，必須交給議會斟酌和認可。這是種趨向民治的前進。雖然是很小，但是確實進步。

一九一九年喬治重新組織聯合內閣，請克松(Earl Curzon)作外交大臣。克松個人讚成舊式的獨裁方法，他是從這舊法訓練出來的。他與總理合作的外交政策，大部分是個人式的，是密秘的，也是日常改變的。事實雖然成功，結果不能十分滿意。繼後巴拿羅作內閣總理，克松仍繼續作外交大臣。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保守黨的內閣總理巴拿羅與包爾溫不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可以見出是保守的。推行外交的方法也是非常的

保守。議會失掉外交的權力，似乎是無怨言。實在的議會裏許多進步的議員，因爲受國內自由情感所鼓勵，極力改進外交監督，結果失敗。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麗宋倍問着說：『是否將外交的談判，外交的條約，外交的協定，交給議會請其認可。』總理回答着說：『他不預備去作他們所提議的憲法重要改革。』他拒絕給議會關於外交的討論。在英國議會既然有這樣的運動，所以在一九二三年七月。麥克唐納與其他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議員聯名簽字提議，這提議案給英國議會及英帝國屬地議會的議員，希望與他們合作。這議案的內容是：英國一部分的議員很久就實行內閣竊取外交政策的權力。但是現在議會的意見是：不得議會的同意，不能直接或間接與外國有宣戰的行爲。不經議會的討論和認可，國際條約不能有任何的修改。不得議會的同意，不能與別國有直接或間接軍事義務的協定，口頭照會，書面的諒解。與他國海陸軍戰事預備的合作，議會未批准，不能算爲合法的。這議決案將要送給與我們有外交關係的諸國，及國際聯盟。

這樣的情形，促成一九二四年政府的產生。這政府的議員對於外交監督願意民治化。麥克唐納的二十一個閣員之中，除了九人之外，其餘的都是外交民治監督聯合會的會員。麥克唐納自己擔任外交大臣。極力提倡民治化的麗宋倍作外交副大臣。至於說到勞工黨的行政，勞工黨是站在實行她的理想地位。雖說受阻於事實的困難，那困難就是勞工黨在議會不占絕對多數，所以還得在名譽上維持議會的保守主義。新政府努力要成功的，也沒有別的，是議會監督定約權，這是非常的重要。在議會爭辯洛桑條約時。麗宋倍曾這樣聲明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向是將各種簽字的條約交給上下兩院討論二十一天，然後再由議會批准。他繼續宣稱在他任期之內。在某種情形之下，內閣的閣員可以向議會報告，關係國家特別行動的各種協定，請願書，以及諒解的材料。勞工內閣雖然只有九個月的生命，但新政策得着很好的試驗。保守黨重新執政，政策實際又回到他們的保守原則。該黨的外交大臣宣稱：『他所屬的政府不遵守前政府所實行的條約未批准之先，必須有二十一日議會討論的先例。』麗宋倍批評說：『條約秘密的舊時代又回來了，』議會裏多數黨——保守黨——對於這種情形，非常滿意。

過去四年保守黨的執政，英國外交的執行很少徵求議會的意見，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由一人決定。對於鮑爾溫第二次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評，無論如何，毫無疑問，發現了英國外交大臣與她的政治家私人單獨式談判演進。張伯倫與俄成立了些外交關係。這些關係還不足以叫做正式聯盟，但這外交關係的性質議會不知道，或者全內閣的閣員也不見得全都知道。

在這保守主義的時期有一個現象，這現象就是外交的監督和推進漸漸公開。英國的殖民地與英帝國獲得固定的諒解。那就是英國進行有關殖民地的外交，先必須得着殖民地的認可。定立關係帝國某殖民地的義務條約，必須有該殖民地政府的代表簽字。結果增加英內閣處理有關殖民地諸事外交政策的監督

保守黨執政期內，在野黨繼續想建立外交監督的新程序。保守黨執政初期，勞工黨採取這樣一個議決案：所有的條約及

談判，未經議會的批准，將來勞工政府不承認。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推非寧又在下院提議。議案的內容與一九二三年的差不多，不過述說的更肯定些。他提議說：『不得議會的同意，沒有條約能批准。不得議會的同意，不能與外國有直接或間接包含國家義務的外交協定和諒解。接着當然也不能有合法的兩國海陸空軍的軍事合作預備。這議決案將要送給與英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國際聯盟。

推非寧解釋道：『就是國際有名的政治家在暗中所籌劃的和平，勞工黨也是反對的。』要求外交政策如內政一樣，百年以來監督權就是在下院。他重新提到最近過去勞工黨政府所創始的外交監督改革，因為現在的政府又恢復原狀。外交副大臣馬克列耳 (Ronald Mcneill) 代表政府回答推非寧道：『推非寧的提議想修改英王的特權。他指出來與一類的條約，王是有特權讓她去發生實效。這立法權發生在條約簽字與批准之間。其餘小的事務需要敏捷，不能交給議會。』保守黨的議員馬銳特 (John Marriatt) 發表意見道：『雖然議會應當特別注意組織外交委員會的請求。但是英國同議會對于外交監督比歐洲各國議會的都要實在些。』他相信外交的目的必須受議會的監督。但是和平利益的技巧必須交給外交訓練有素的專門家之手。這樣二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三票否決勞工黨的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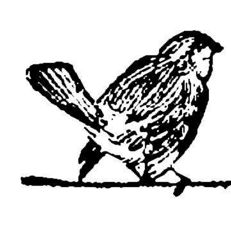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議會討論外交問題時，龐宋倍提起外交關係進行的問題。他對於外交大臣的含默表示不滿。關於這件事張伯倫為他自己辯護得不十分漂亮。他說：『不經議會的討論與認可，政府不再代表國家去進行未來外交信約。未經議會裁奪，未給一機會讓議會表示意見，政府不會與外國定立，最後可以發生戰爭行為的協約。』

保守黨政府繼續他的政策，一直到任期終了時為止。一九二九年勞工黨重新上台執政，又是一次外交監督的回轉。勞工內閣的外交大臣即刻宣佈恢復一九二四年他們的政策。這第二次勞工內閣是有了內政的成見。一九二九年的海軍縮減會議是例外。此次會議的五國條約經過兩院通過和批准。但這只能表示新政策一小部分的實行。

英國外交民治的監督只得着不完全局部的成功。雖然最近的保守政府仍竭力想尊守沙利伯雷與愛斯奎傳統的舊例，但是在殖民地議會和帝國議會壓力之下，不負責任的範圍縮小。勞工黨握政成功之後，她都照着新原則去執行，勞工黨自己曾經宣佈，比現在還要民治化的監督。現在雖不能預知外交監督將來發展的確實性質，似乎未必能回到歐戰前密秘不負責的情形。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南大。

本篇原文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美國政治學評論季刊



大公報館之

印刷事業

本館除發行大公報及國聞週報以外。向來兼營印刷營業。如鉛印，石印，銅版，鋅版，等類。應有盡有。無美不備。三十年來。久已馳名中外。近因營業日益發達。將旭街秋山街兩處工廠合併。已遷於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門牌新館後院。特建宏大工廠。較原有工廠大五倍有餘。添置各種新式機器。聘請優良技師。因之印刷工作能率。較前增大數倍。準期交貨。決無延誤。凡各埠中外顧主。如有需用印刷物品。或賁臨本館商量。或以電話三，一三二八號通知。即可由本館派員前往接洽。價目克己。製品優良。交件迅速。必能使顧主十分滿意也。

本館承印

畫報雜誌，股票，
中西書籍，表册，
家譜誌書，證書，
學校講義，單據，
洋式簿記，支票，
仿單招貼，名片，
信牋信封，賀柬，
精製銅版，鋅版，

印度恢復和平反抗運動

楚樵

印度在甘地領導之下，進行獨立運動，屢仆屢起，再接再厲，有不達目的不止之概！其祈求自由之切迫，反抗英人之熱烈，無論中外莫不欽佩。自去年底第二次圓桌會議毫無結果，甘地退印，又恢復和平反抗運動，國民會議領袖甘地等，盡皆下獄，而英國態度，仍然强硬，英印關係一時尚無和緩希望。

一、印度獨立運動進行遲滯癥結

印度現在受一九一九年憲法之統治，該項憲法，規定在十年中最末一年，須修改一次。因爲此種目的一九二七年英國政府指派西門(現英外長)委員會，調查印度情況，作爲修改歐憲法根據。此項委員會全由英國國會人員組成，印度政治領袖及政黨攻擊甚烈，在兩次赴印考查中，備蒙印人排斥。西門二冊報告，一九三〇年公布，當時麥克唐納工黨內閣成立，印督改文，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聲明，謂『一九一七年宣言中包括印度憲政進步之自然問題，如彼等所解釋，爲達到自治領之步驟。』但英國無人贊成此種主張。甘地領導之國民會議遂通過一贊成獨立之決議。一九三〇年三月甘地又恢復和平反抗運動，五月甘地被捕，但和平反抗及抵制英貨仍繼續進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舉行第一次圓桌會議，但甘地領導之國民會議並無代表列席。第一次會議結果有二，㈠印度各方代表同意要求遵照英國制度，完全自治，㈡各藩王準備與英領印度組織全印聯邦。協商聯邦計劃，並起草一聯邦憲法，但所謂負責之自治政府，並無具體結果，於是甘地被釋，與印督歐文訂立協定，決定請國民會議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甘地同意合作之後，一九三一年夏致力於準備工作。以便提出第二次圓桌會議討論。

在第一次圓桌會議與第二次圓桌會議一年之間，印度獨立問題，何以毫無生氣，一言以蔽之，曰全印聯合問題意見頗爲紛歧。

㈠印回關係日僵 Cawnpore, Benarls, Kashmir等印回爭執，令雙方情感愈爲參商。回人在印度各地公開演說中，要求在

全印聯合自治政府中保持其政治宗教權利完整無缺。彼等深知無論在未來自治政府立法中，予彼等何種優勢，但因印人數多，其地位自較重要，故同人對於全印聯合自治獨立，並不積極。



印度又恢復和平反抗運動矣！（英報）

㈡藩王態度分歧　第一次圓桌會議，印度藩王曾同意全印聯合者，但去年夏間最重要之藩王 Maharajah of Patiala 發表宣言，取銷其在第一次圓桌會議贊成全印聯合之意見，而提出另一方案，即印度藩邦聯合，組織一藩王會議（Chamber of Princes），處理各藩王所屬之印度事務，與英領印度對立。Dholpur 與 Indore 贊同此意。後因財政政治情形，使聯合愈難實現，有若干藩王甚至反對全印聯合而贊成藩王聯合，參加全印聯合條件，愈加褊狹。

㈢全印國民會議認倫敦會議與彼等不利。全印聯合顯然不在國民會議指揮之下，雖有甘歐協定，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仍進行反抗英政府之活動與宣傳，蓋國民會議恐懼圓桌會議允許實現，彼等地位及尊嚴皆將被摧殘也。此為英國政府方面之言論，是否如此，尚待研究。然有前述二大原因，已足以使全印聯合進行遲滯。

二、無結果之二次圓桌會議

印度印回問題，最不圓滿。甘地認為印回問題如不能獲得妥協，赴倫敦參加會議毫無裨益。甘地與印度政府亦商妥某數種休戰協定。於是方決定赴英。

原擬國民會議如其他團體然有若干代表，而以甘地任領袖，但國民會議任甘地為代表之一，而以全權之禮待之，有權可以接受圓桌會議之任何問題。甘地抵倫敦之後，晉見英王，國會演說，與英國政治家討論。自甘地個人言，其受英國待遇之隆，遠過任何至英之外國政治家，但自政黨領袖言，甘地完全失敗，遭遇未曾預測之困難。

㈠圓桌會議為工黨政府與歐文貴族合作而召集者，麥克唐納最初政策，極願與印度和平，在遠東樹立一自治領，但英國國會改選，聯立內閣成立，下院議員六百一十五人中，四百七

十八屬保守黨，保守黨赫爾(Samuel Hoare)任印度大臣，麥氏雖仍執政，而政策則遵從保守黨主張。保守黨對印政策，主張採用强烈壓抑手段。

(二)麥克唐納在圓桌會議演說聯立政府之政策，謂原則上贊同負責聯邦自治政府，但附以過渡時期之保留與保障，如英政府須保留財政管理，國防組織及最後軍隊管理，皆不易解決之問題。

(三)印回爭執，回族代表態度較前更爲强硬，要求保持其地位，在會議後半期中，更申明在彼等在印度最大之少數(Largest Minority)地位未得保證前，不能進一步討論全印聯邦問題，反對採用中央集權制。

第二次圓桌會議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開最末次會議，英首相麥克唐納演說英國政府方針，態度顯然强硬，曾謂最爲各省與中央進行之阻礙者，即爲民族問題之僵局，若印人自己不能解決此事，則英政府不得已惟有採用臨時辦法。麥克唐納在會議完了時愼重宣稱，圓桌會議並未閉會，而爲休會。於是指派一常務委員會(Working Committee)準備將來會議時之根本問題，如統治財政，維持英國軍隊等英國政府素所堅持之問題。此外尚有次要問題三，麥克唐納亦建議立即指(三)委員會討論此事。(一)未來印人之選舉權問題，(二)聯邦及各省財政關係，(三)關於印度藩邦領土引起之財政問題。此三委員會在聖誕節前即派定，公布各委員會主席及英國人員，其主席如下：印度事務次長，羅典侯爵(Marquis of Lothian)，前教育部長白希貴族(Lord Eustice Percy)，蘭凱斯特公領地達偉特森(J. C. C. Davidson)。十二月七日印度大臣赫爾宣稱，英政府準備以有力方法，應付新發展，英政府蓋已決定用壓迫手段矣。

甘地對麥克唐納宣言之曖昧，表示不滿，在離倫敦之前，曾暗示或將繼續其和平反抗運動。圓桌會議，甘地認爲『完全失敗』。甘地離英後，至羅馬旅行，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歐返印，時印度已迭次發生騷亂。

三、印人奮鬥迄未中止

在甘地準備與英政府合作及參加圓桌會議時，印度反抗運動，迄未中止。全印度人民政策，在反對英國政府

紅衫黨運動

壓迫國民會議，同時進行改革。一九三一年十一十二月間實印度歷史上緊急時代，印度英國政府，頗遇困難，國民會議領袖，即準備鬪爭，鼓勵各處戰爭情緒之膨漲，向青年學生灌輸爲自由而鬪爭之光榮。穀價之低落更與鼓動農民之良機，尤以在Pandit Jawahar Sa之聯合省分爲然。西北邊省之紅衫黨運動違背甘歐協定。但國民會議暗地訓令紅衫黨領袖加伐爾(Abdul Ghaffar Khan)。在邊省各地紅衫黨組織發展甚爲迅速，公開進行革命運動。但Punjab回族感情時常動搖，但回族內部一起問題，即國民會議發展之良機。加伐爾爲西北邊省國民會議之領袖，在旅行該省之後回至伯沙瓦(Peshawar)改組青年同盟，爲全印國民會議之一部。加伐爾向羣衆宣傳不服從英政府命令，

發表激烈反英演說，在去年十一月中，氏宣言紅衫黨之目的在『解放印度於外國鎖鍊之下，印度屬於我等，而現時爲英國所享有。』

在英首相宣言公布之後，不久又舉行會議，加伐爾高呼，『吾人有二目的，第一恢復印度自由，第二與饑者食，與寒者衣，不獲得自由，決不休止。設吾人死於砲火炸彈之下，又何足懼！如吾人勇敢，應奔走沙場與英人戰爭，英人乃吾人一切禍亂之源淵。國民會議乃反抗英人之團體。英人乃國民會議與吾人共同之敵人。』十二月中紅衫黨在伯沙瓦區域舉行軍事演習，拒納稅捐運動，更爲積極。紅衫黨公開蔑視十二月一日麥克唐納之宣言，十二月二十日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決議放棄甘歐協定，恢復和平反抗運動。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後紅衫黨領袖加伐爾被捕，印度英政府宣布緊急權力命令，制止暴動。紅衫黨與英軍頗有衝突，印度英政府執行嚴厲壓迫手段，紅衫黨暫時解散，抗稅運動隨之停止。

抗租稅運動

國民會議領袖計劃在西北邊省鞏固其地位與組織，令人民準備任何意外事件，更注意集中力量於農村中。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締結德里協定，但不久證明國民會議無意放棄一九三〇年和平反抗時之抗租運動。一般物價之低落，致完納租稅，在佃農成一頗爲困難之事。國民會議遂利用此種情勢。應加說明者，西北邊省之地租規定百分之九十五完納現金，地租地主與佃農訂立合同規定，不由政府人員決定，過去政府，努力爲佃農保證平等之租佃條件，不決定實際地租。法律規定，如因特別事故，省政府可以減輕租稅，但納稅之地主須按一定比例減輕佃農地租。印度政府曾決定減輕地租至一九一五年之標準。國民會議人物於是鼓動佃農，不僅使一般情形有紊亂之威脅，幾有不能維持德里協定之勢。稅局徵收租稅頗感困難，時常發生抗稅衝突，暗殺地主，攻擊警察，數見不鮮。各地違法之事，層見迭出，大半由於國民會議在農村之煽惑，散布蔑視官廳，地主佃農分離之種子。甘地晉見該省省長，曾發一宣言，謂國民會議可以決定何種地租是否應付，公斷地主佃農糾紛，及接受佃農對於地主之控告。

此項宣言，使情勢更爲複雜，騷亂暴動，仍時發生。印政府鑒於佃農之困難，有進行救濟之必要，乃指派一委員會，邀請一國民會議領袖參加，遭其拒絕，該委員會提議減稅，但國民會議認爲不合時宜，舉行討論之後，國民會議省執行委員會於十二月五日通過決議，開始各地抗租運動。英國政府不能容忍，遂賦予地方政府權力，採用必要手段，制止抗租運動。Pandit Jawarhar Lal Nehru 及其他領袖，皆以蔑視政府命令之故下獄，印人又暫時屈伏。

四、國民會議領袖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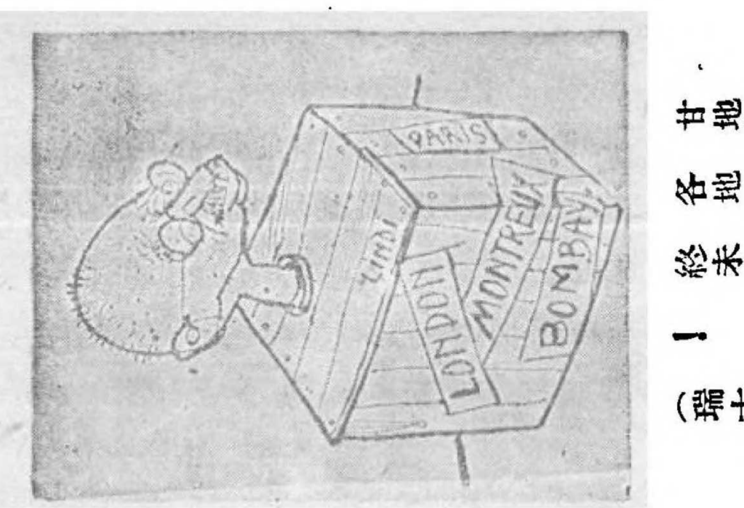
印度國民會議中，意見亦不一致。國民會議之執行委員會中，有若干分子，態度較甘地激烈。如前印度議會主席，代理國民會議主席裴德爾 (V. J. Patel)，前加爾加達市長，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印度工聯會 (Indian Trade Union)

主席麥達(Jannadas Mehta)，發表聯合宣言云：『吾人反對甘地君降落完全獨立之旗幟，吾人對彼願與政府在某數條件下合作，表示深切不同意』，此種宣言，固甘地早已預料者，但甘地在可能範圍內仍延長其和平反抗之決定。

甘地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返孟買後，在公開演說中曾宣稱希望能發現一與印度英政府合作之方法，但事實指陳此項希望益形微弱。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向甘地解釋孟加拉政府之政策已趨極端，雖欲緩和亦不可得。蓋斯時印督已宣布制裁反抗之命令。但甘地主張在未確定印政府態度之前，暫緩決定。於是甘地電詢印督，請其解釋緊急命令之眞實義意，印督回答謂印政府將採用一切必要方法制止暴動，西北邊省國民會議派之活動，尤不能寬恕。

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乃遵甘地忠告，通過一長文決案，質問英政府對於印事宣言之正確義意，謂麥克唐納宣言爲完全不適合國民會議要求，除完全獨立外，不能使彼等滿意，如印督可以緩和其命令，或尙有合作可能。印督無滿意答覆，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遂命令全印恢復和平反抗運動，包括抵制英貨，英人商店，婦女糾查外布商店，組織示威團體，和平反抗傷害人民之法律命令，排斥政府公用事業，如電報鐵路等。

本年一月三日印度政府根據一八一八年法典第三條甘地與國民會議主席裴德爾皆被捕，下彭那之葉瓦大獄中。一月四日更頒四道命令，制止和平反抗運動。㈠緊急權力令 (Emergency Powers Ordinance)㈡非法煽動令 (Unlawful Instigation Ordinance)㈢非法集會令 (Unlawful Association Ordinance) ㈣禁止干涉與排貨令(Prevention of Molestation and Boycotting Ordinance)。上述命令有效期間六月，其範圍與義意，可由其名稱得其梗概。但和平反抗運動仍再接再厲，繼續進行，甘地之子及其夫人亦先後下獄。



甘地旅地各地，但終未自由！

（瑞士報）

至於印度未來情勢，目前可以斷言者，英國在保守黨執政之下，對印政策，當無改變。英國政府指派之三個委員會，一月間已赴印度，但到處皆受印人排斥。和平反抗運動，雖在英政府武力壓迫之下，暫時屈伏，但一有機會，仍有擴大之虞。要之印回民族之爭爲印度獨立自治運動一大阻碍，苟印回意見一致，英國雖欲壓迫印度，印度自治，仍能達到目的。甚矣哉民族意見分歧之弊。被壓迫各民族，應早日覺悟，聯合一致爲自由而奮鬬，爲解放而鬬爭！

德國之少女思想測驗

（黃影呆）

△年輕女郎公開演講

德國柏林當局近舉行少女心理測驗。事屬創聞。頗多奇趣也。

△召集年輕少女　事前由柏林當局。主持一切。報名加入之少女。年齡以十六歲十九歲爲限。蓋二十歲爲成年女子。已失少女之資格。不得加入。開會之日。柬請各界少女。公開演講。表示各人之思想。當一般少女演講時。非常自然。而所說種種。旣具眞理。又帶詼諧。聞者莫不有深刻之印象焉。

△打倒長的圍裙　當演說會開幕後。第一個少女登台演講。主要之點。即在反對女子之長圍裙。謂此種圍裙。旣費衣料而不經濟。且又不適衛生。實覺一無可取。應在打倒之例。此外有少女若干。反對一般女子。心中希求幸福。而日必安坐家中。一無所事。蓋此種天性懶惰之女子。焉能有幸福可得。幸福須從工作中得來云云。此種論調。可見德國少女。近來渴望工作之殷也。

△反對重男輕女　此外尚有一有趣之問題。乃有一少女。當演說時。竟大談其兩性問題。據其自云。關於性的問題。渠曾與一般友人。討論多時。不但兩性之間。天賦本能。有所歧異。即社會觀念。亦有不同。並高呼曰。『爲父母之人。新生一嬰孩時。設爲女性。每萬分不快。此中原因何在。實令人不解。總之。皆爲重男輕女之證』。最後對於男女敎育之不平等。社會心理之謬悖等問題。又討論多時。目的蓋在提倡男女平等也。

△一種新奇意見　最後有少女二人。發表彼等之思想。皆關於工作方面者。彼等對於家事。已覺有單調之感想。知爲女子者。除家事外。尙須爲社會服務也。若輩所講。均能予聽衆以深刻之印象。有十六歲女子一人。所發表之意見。更見新穎。曾謂聽衆曰。『工廠之中。所雇職員。欲求一一與工人直接談話。實爲不可能之事。因而職員及工人之間。每多隔膜。甚或影響工作。此種重大使命。凡我女界同胞。何不注意。蓋職員之妻子。可與工人之妻相接觸。不但須互相親善。且須視同姊妹。若是則所有隔膜。或可因而減少矣。』上述種種。凡屬青年。當表同情。亦足徵近年來婦女界思想進步之速也。

難關重重之裁軍大會（中）

敬慈



蘇俄政府之軍備報告，在大會開會後始提出，較各國為最後，但在蘇俄，尚為對外正式宣布本國軍備之第一次也。

(四)各國軍備現狀

國聯公布

最近國際聯盟秘書廳，收到各國現在軍備報告，為此次大會討論之根據。據國聯公布之數目，表列於下，

國別	陸軍人數	海軍噸數	飛機隻數
英(印度及自治屬地除外)	一四四·五二二	一·二五〇·二四七	一·四三四
美	一二六·八四二	一·二五一·八四〇	一·七五二
法	四六六·三六三	六二八·六〇三	一·六六七
日	二五九·三〇四	八五〇·二三八	八三八
德	一〇〇·五〇〇	一二五·七八〇	
捷克斯拉夫	一三八·七八八		五四六
羅馬利亞	三四〇·五〇一	六·〇〇〇	八〇〇
西班牙	一九五·三九三	三九·七八三	三二一
芬蘭	三一·五七五	一五·八四三	
波蘭	二六五·九八〇	六·〇二〇	七〇〇
愛司土利亞	一三·五〇〇		七四
那威	五·七〇〇	二八·〇〇〇	一七九



（各國陸空軍比較）

蘇俄軍備現況表(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總人數	將校
陸軍	五〇四,三〇三	三〇,三五四
空軍	二八,六五八	四,九四九
海軍	二九,〇三九	二,三九七
保安隊及國境守備兵	四五,三九〇	
飛機	七五〇架	

軍艦　主力艦　三(七一,七八四噸)
巡洋艦　二
驅逐艦一七
潛水艦一六
水雷艦　二
掃海艦　六

軍費　一百二十億九千萬盧布

外報報告

另據三月二十六日華北明星報,載有英美法意日五國兵力比較表,與國聯所發表之數目,稍有出入。譯載於次以供參考。

(一)兵卒人數

法	六五一,三二〇人
意	四九一,三九八人
日	二五九,三〇四人
英	一四四,五二二人
美	一三九,九五七人

(二)戰鬪艦

美	一八艘
英	一八艘
日	一〇艘
法	九艘
意	四艘

(三)潛水艦

美	一〇七艘
法	七九艘
日	六七艘
英	五六艘
意	四六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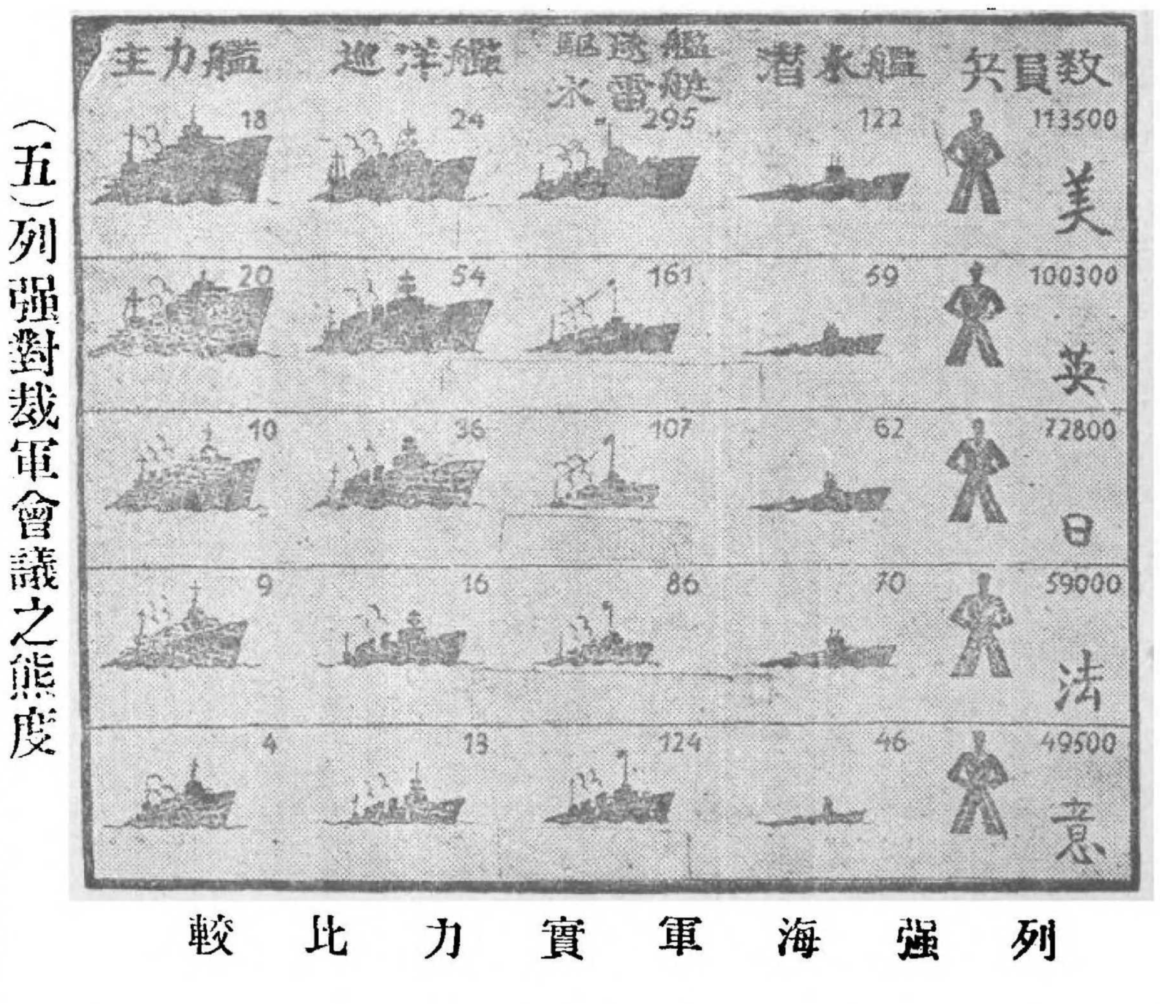
(四)飛機

法	二,三七五
美	一,七五二
日	一,六三九
意	一,五〇七
英	一,四三四

(五)軍費預算

美	七〇〇,二〇〇,〇〇〇美金元
英	五二七,五〇〇,〇〇〇美金元
法	五四一,三〇〇,〇〇〇美金元

意　五三一，六〇〇，〇〇〇美金元
日　二六〇，六〇〇，〇〇〇美金元



列强海軍實力比較

（五）列强對裁軍會議之態度

美

自國際地位，及過去傳統政策言之，美國對於裁軍會議，不失爲一舞台主角。一九二一年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討論五國海軍裁減問題，將五國主力艦比率決定，爲裁軍運動之首功。美國在歐戰中，對於協約各國，與以莫大之經濟援助，爲列强之大債主。最近數年，世界金融恐慌，德國既無力償付賠款，列强所恃以支出軍費之來路，遂至中斷，祇有各在國內竭力羅掘，以渡過此金融難關，自無餘力以支付應償還之美國戰債，遂影響及於美國之財政，發生恐慌現象。故美國政府，爲打開此難關起見，竭力贊助各國裁減軍備，使奄奄待斃之列國經濟，得以稍蘇殘喘，徐謀恢復，則美國所應取得之戰債，庶不至成爲無期兌現之空頭支票。故胡佛之緩付戰債賠款案，以救濟歐洲之經濟，促成列强之裁軍。一九三一年七月，美國務副卿凱斯爾曾作非正式聲明，列强若實行裁軍，美國亦可減輕戰債若干，美國務卿史汀生之訪歐，與此事或不無多少關係。且列强既停止競爭擴張軍備，美國不致感受脅威，一九一六年之造艦計畫，暫時不必見諸實行，每年減去此偌大之造艦費，用之於整理金融方面，則美國財政界之黃金時代，仍不難恢復。但美國雖希望列强裁軍，却不願本國軍備稍加削減，觀於裁軍準備委員會之美代表態度，其與美國利害關係較重之問題，如限制軍費預算及軍事器具各項，借口美國法律規定，絲毫不肯讓步，並要求地方保安隊，列於軍隊的組織團體之外，不加以何等限制，民有航空問題，亦堅持固有之主張，不肯通融。故美國在此次裁軍大會上，或將提出以減輕戰債爲實行裁軍之交換條件。至於裁軍方法，仍偏重海軍方面，保障華盛頓條約之効力，至於軍費，器具，地方保安隊等各點，必堅持固有之主張，其他對於縮小

美國軍備勢力之各項提案，亦非美國之所樂聞也。

英

英國政府對裁軍問題，極爲重視，特在帝國國防會議內，設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之。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英國下議院討論由該會擬定之英國對裁軍會議應取方針，經朝野各黨一致承認。七月十一日，六十餘團體，在倫敦發起裁軍國民大會，奈爾遜大將主席，三大政黨各有重要演說，其要點如次，麥克唐納云，『日內瓦會議，應有誘導切實裁軍之協定，非使世界各國最感痛苦之軍備負擔，得以減輕，吾人對會議之義務，仍未能稍盡也。』鮑爾溫云，『英國對裁軍之堅决信念，不僅作語言上之宣傳，已見諸實行，過去數年間，業已裁減軍隊若干矣。未來之會議中，與蘇俄之交涉，最爲困難，俄國不實現其漸進的裁軍，則東歐之不安，仍未能除去。至於國際問題之解決，極願美國加以援助』。路易喬治云，『各國雖在凡爾賽條約，約定縮小軍備，又在洛加納條約及巴里非戰公約簽字，但仍忘却拋棄戰爭及戰爭之準備。吾人以爲非各國在精神上拋棄戰爭，則眞正之裁軍，末由實現也』。英國三大政治家之裁軍演說，仍爲空泛不着邊際之和平論，不失其老練狡猾政治家之常態。至問英國政府對於裁軍問題之眞意，果爲如何？就倫敦會議之往事而言，英國之殖民地，散布全球，海軍力亦分散。英日爲同盟國，日本海軍力又不逮英國遠甚，故英國之所忌畏者，惟財富力强之美國。美政府一九一六年造艦計劃，所以謀與英競爭海權，以美國之富庶，實現並不甚難。且美國之海岸線，較英爲短，一旦有事，集中較易，故英美海軍力若相等，英國即不能保持其固有之海上霸權。加以歐戰以後，英國財政困乏，勢不能更有餘資擴充海軍，舊有軍艦又須逐漸折毀，噸位因之減低，英雖苦心焦慮，無奈力不從心，祇有在和平主義的言論掩護之下，轉變爲戰術上之暫時退却，謀日後乘機反攻而已。故倫敦會議，造成英美海軍力平衡之局面，而裁軍問題中之海軍限制項目，得作暫時之解决。英國視爲次要之陸空軍，自無多少困難，英國陸軍實力，與美不相上下，較日法相差甚遠，而空軍則英美法略相等（參看前章軍備比較表）。故英國對於此次裁軍大會，仍將着重海軍限制問題，陸空兩項，將不允再予減縮，催促他國實行裁軍。故英國對於裁軍之目標，不在本國而在他國也。

法

法國自訂立凡爾賽和約以來，對於裁軍之主張及政策，始終堅持所謂安全保障問題，爲裁軍之先决條件，法國軍事當局恒言：『法國對裁軍態度，極爲明顯，即目下法國陸軍軍備，爲國家防衛上之最低水準，世界情勢若無變化，又無其他國際的機構足以保障本國之安全，法國不能更減裁軍備。德國力主改訂凡爾賽和約，意國從而和之，虎視眈眈之蘇俄，鼓吹特殊政策，擁有雄大軍備，法國更不易再裁減軍備』云云，推衍其意，法國海軍實力，較英美日相差尙遠，與意國略相等，而英法意三國以地中海爲中心，政治上，通商上，國防上，均有特別之海軍問題，法國之海軍政策自以意國爲作戰目標，主張海軍力應優於意，意

國則要求與法均勢，英國又採取二國標準主義。倫敦會議之際，法意對均勢問題，互不相讓，終至決裂，意內閣成立新海軍計劃，兩國形勢極爲緊張，英國出頭調停，法意代表屢次交涉，至一九三一年春，始成立英法意三國草約，兩國艦艇之保有量，各有增加，而最困難問題之法意均勢，仍無法解決，成爲懸案。海軍之外，陸空兩軍亦勢不相下，要求對等，故法意軍備均勢問題，爲此次裁軍大會最困難而又無法解決之一問題也。至於英法之間，亦有相當糾紛，法國潛水艇之擴充，即在於對英，法國極欲保持極有力之潛水艦隊，以備萬一有事時，可用以封鎖英倫海峽，平時亦可脅迫英國，使英國之大陸政策，承認讓步，重現一九二八年包爾溫張伯倫所謀之英法聯合，英國對陸軍預備兵問題能讓步，法國對海軍問題，亦可表示退讓。法國爲國際聯盟之主動力，鑒於德國民用航空發達，故在此次大會中，提出航空國際化，以保障凡爾賽條約之效力，又提出國際軍隊案，以謀充實國聯實力，俾得有力支配各簽字國，而法國在國際上之地位，亦因之增高矣。

意

意大利自墨索里尼執政後，傾注全力，完備國防。而在國防軍備上，尤力爭法意軍力平等，法國又不相下，以致倫敦會議對於法意海軍軍備，毫無解決辦法。倫敦會議以後，墨索里尼決定新海軍計畫，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之間，新造一萬噸巡洋艦一艘，五千噸巡洋艦二艘，一千二百四十噸驅逐艦四艘，潛水艦二十二艘。法意之海軍交涉，迄今既未能解決，意國增造軍艦，法必與之競，英既以二國爲標準，亦將捲入漩渦，而倫敦會議之成局，必爲其一擊而破，故法意海軍糾紛，實裁軍問題之癌也。至於意國對一般裁軍之態度，據一九三一年七月，墨索里尼與美國務斯蒂生會見之際，曾聲明意見云：『列國若果能切實裁減軍備，意國早有將軍備減至最少限度之準備，譬如列國果願以意國爲標準，意國直可將常備兵減至一萬人，亦所願也』云。墨索里尼此言，蓋早已參透列强裁軍之底蘊，故敢如此放言高論，以震世駭俗。此次裁軍大會，意國仍將貫徹初衷，要求法意軍備均等，且與德國聯合一致，作澈底裁軍之要求者，乃針對法國之安全保障案而立言，欲使法國降心相從，以達其軍備均等之目的而已。故意國代表葛蘭蒂，在二月十日裁軍大會，提出水準之平等軍備，演說詞中之奸「雄主義的裁軍」，「詭辯的裁軍」，實有所指也。

德

凡爾賽和約內，曾載明德國陸海軍之限制，爲促成各國共同裁軍之初步，自一九二〇年，和約批准實行後，德國即要求協約國實行該項諾言（詳見前文）。近來德國更進一步表示，若協約國不能實行共同裁軍，德國軍備，亦將不受條約之束縛。一九二八年九月，德前內閣總理米蘭，在國聯行政院聲明云，『德國不能永久爲片面之裁軍，此爲歐洲戰勝者使用威權之結果，德國裁軍之後，一般裁軍之諾言，必須實行』云。德國之態度，極爲明瞭，列强若不願裁減軍備至德國相同之程度，勢不能不允德國擴張軍備。和約第一百六十四條，固已載明，若得國聯行政院過

半數之同意，即可准許德國增加軍備。但現在列强，孰肯實行減少軍備至德國目下程度，故此項問題之解決辦法，恐將允許德國增加軍備，此或此次裁軍大會之成績也。德國對於裁軍預備會議之草約，因其仍然維持歐戰時戰勝國與戰敗國之不平等地位，保存戰勝國之軍事優勝，所擬裁軍各點，殊不徹底，故極爲反對，此次大會德代表卜魯寧提出平等裁軍之提案，職是之由也。

日

日本爲一島國，四面環海，海岸線極長，地形與英國髣髴，故日本倣效英國，以海軍立國。又因其本土狹小之故，在軍事作戰上，非將戰事引至領土以外，極爲危險，故日本軍備，趨重於攻勢作戰。且日本軍閥，對外素抱野心，故其海軍兵力，乃以世界最强者爲標準。故以土地狹小之日本，乃擁有戰鬥艦十艘，巡洋艦三十一艘，潛水艇六十七艘之强大海軍，居世界第三位，而陸空軍兵力，亦極爲龐大，現有常備兵二十六萬人，飛機一千七百架，亦居世界之第三位（詳見大公報軍事週刊第十十一兩期）。日俄戰後，日本軍閥，竭全國人民之財力，增造軍艦，致一千九百二十年度之日本軍費，超過全國總支出之半數，以完成八八艦隊制度，採取巨艦大砲主義，追蹤英美，以謀爭霸權於太平洋上，漸爲美國所側視，日本亦遂以美國爲其假想敵國。其造艦計畫，亦趨重航續力，以謀橫斷太平洋而攻略美國之領土屬地，美國更爲不安，乃召集華盛頓五國海軍會議，將主力艦比率決定，其後英國召集倫敦會議，復將英美日三國補助艦比率決定，二者均係英美相等，日居三位，雖非日本所願，無如實力不逮英美，祇有忍氣吞聲，徐謀發展而已。日本旣以海軍立國，對於陸軍兵力，視爲次要。在歐洲大戰前，陸軍除若干獨立旅之外，共有二十一師，至一九二二年，減少各師兵力，一九二五年，復裁去四師，據日代表在此次報告，日陸軍兵數，僅大戰前之百分之六五。至於空軍兵力，最近頗爲日人所重，如擴充舞鶴港航空隊及增加航空器材製造工廠，其適例也。日本以外之列强，因海陸軍均受裁軍各種條約之束縛，均盡全力以擴充需費最少效用極大之空軍，日本爲預防美軍之空襲起見，以防備太平洋沿岸爲目的，主張空軍對美均等。日本軍備，旣趨重攻勢作戰，對於裁軍運動，口頭上雖不便倡言反對，實際決不肯減裁一艦一機。日本軍人意見及國內輿論，對於裁軍大會「安全保障」，「自衛權」，「自主的裁軍」，幾爲其日常口頭禪，以表示其反對裁減軍備之隱衷。對此次裁軍大會，日人多謂其將無如何結果，殊不甚重視之也。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三月廿五日起至二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國內

國聯調查團抵京

朱慶瀾

三月二十四晨九時，英牧師數人，至華懋飯店，與國聯調查團談話，對日軍暴行，謂滬無論如何，日僑安全不受危險，日根本無出兵必要。十時半，朱慶瀾往晤，談一時半，朱謂本人本三十年從政經驗，一論日本侵略行爲。㈠日本在東省之行爲，全同强盜，彼所欲者即攫取經營之。待我與之交涉，則被攫者已非我有，如撫順煤礦是。㈡日本在東省之經濟勢力，含排斥性質，不許中外人投資，如錦璦路美人投資被擯是。日人謂中國排外，實則日本在東省排外力鉅而勢盛。㈢日本堅決主張破壞中國政治完整，濟南，皇姑屯及脅張學良不許懸青天白日旗是其例。調查團問中國極端阻擾日本在東省發展交通事業，有所聞否？朱謂事誠有之，如吉會路。然此事日本名爲發展東省，實別具心肝，一展其文部省昭和四年印行教科書，日本在東三省勢力擴脹一課，即可瞭然。調查團表示對朱相見恨晚，並詢朱對東省事有無辦法。朱答，辦法現談不到，日如尊重條約，誠意和平，自應立即撤兵。我方對聯盟公正辦法；無不誠意接受。朱末謂日軍侵略我國者，多爲曾充我國如顧問之類人員，調查團對朱言特別注意。國聯調查團二十五晨九時至午二時在華懋飯店接見滬市商會，總工會等團體代表。調查團分二路離滬入京。美，法，德三委員轉杭州遊覽。

遊西湖

國聯調查團美麥考易少將，法克勞德爾將軍，德希尼博士三委員二十六日晨由滬赴杭，在松江，嘉興，長安，因有各界歡迎，略停數分鐘。下午一時十三分抵杭。同行者有我方歡迎代表王廣圻，朱偶翔，李連芳，張祥麟等。杭州各機關團體學校百餘代表，羣衆約萬人在站歡迎，異常熱烈。彼等赴靈隱中山公園西泠印社遊覽，嗣改乘湖艇遊三潭印月，五時一刻至汪莊，應市長趙志游茶會。趙分贈各代表西湖風景照片及土產，以留紀念。八時由省政府省黨部在西泠飯店歡宴。夜即下榻西泠飯店。二十七晨七時由京杭國道赴京。外交部特備輕快汽車十輛。供委員乘坐。

赴南京

同日顧維鈞偕萊頓，馬考蒂赴怡和碼頭，於十二時乘德和入京。同行者王景岐，金問泗，顏德慶，徐淑希，吳秀峰，錢泰，吉田，鹽崎等。萊頓爵士，由上海出發之先談話云。吾等爲中日兩國及世界認爲必須達到合理的解決，故來此努力。自抵上海後，並未接到日內瓦何項之指示，然隨情勢之變化而對國聯大會負責任，吾等之日程，若遇必要隨時可以修改。萊頓等一行，由顧維鈞陪同乘德和輪，於二十七日晨抵京，七時，外部招待人員即赴下關三北碼頭布置。羅文幹，陳儀，谷正倫等亦均至江干迎候。城內至下關沿中山馬路由警備部調派憲警戒備。各機關學校與全市民衆團體代表數萬人，分列馬路兩旁，持歡迎旗幟。九時半，輪抵下關江面，羅文幹等歡迎人員乘澄平

輪上德和，晤萊頓，由顧維鈞介紹，寒暄畢，乃同登澄平上陸。時海軍部軍樂隊奏樂歡迎，軍警亦舉槍敬禮。羅文幹與顧維鈞陪萊頓至勵志社休息。赴杭遊歷之三委員於二十七日晚八時由杭抵京，皆寓勵志社。

二十八日晨十時顧維鈞陪萊頓等各委員訪謁各要人。首至華僑招待所謁林主席，林對該團跋涉旅途致慰勞之意。往外交官舍謁羅文幹，談約半小時辭出。往鐵部謁汪精衛。十一時萊頓等至陵園謁蔣，蔣派高凌百迎各委入室談話，蔣對各委員致慰勞之詞，未談其他。

汪院長

二十八午汪精衛在鐵部宴國聯調查團，宋子文，顧維鈞，羅文幹，陳紹寬，陳公博，顧孟餘，朱家驊，陳銘樞，石青陽，劉瑞恒，褚民誼，曾仲鳴，王勁學，徐謨及代表處接洽專員王景岐，張祥麟，蕭繼榮，魏文彬，樓咸等作陪。汪以華語致詞，由李浩駒譯英語，曾仲鳴譯法語。汪精衛致詞云。『各位先生受國際聯盟之重托，遠來中國，鄙人代表政府謹致無限之敬意。各位先生爲調查中日事件而來。各位先生於抵上海後，不辭跋涉親赴淞滬一帶，查看戰蹟，日本海陸空軍所加於中國人民土地之破壞，一切文化上經濟上之建設，爲飛機炸彈及重砲彈轟爲灰燼。從槍林砲雨之中逃命而出之難民，彷徨無所歸，學生失學，工人失業，社會問題極形嚴重。至於因戰事而致死者之家族孤兒寡婦，悽惶之形，觸目皆是。此皆一月二十八日以來，淞滬一帶所受日本侵略戰爭之一幅實寫，爲各位先生所親接於目聞於耳者。至於東北情形，亦可推想而知。各位先生，中國與日本同爲國際聯盟會員國，負有尊重盟約以保障和平杜絕戰爭之義務，而今竟不幸兩國之間，儼然發生戰爭行爲，吾人鄭重聲明，此次戰爭行爲之發生，中國方面實無何等之責任，中國方面實因受日本不斷之攻擊，不得已而出於正當之防衛。自從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進兵侵佔東北以來，中國遵守國際聯盟會員國之義務，以此重大事件，取決於國際聯盟。所有國際聯盟行政院之決議，中國無不誠懇接受，而日本對於國際聯盟行政院之決議，悍然違反，最近且以其陸海空兵力，蹂躪及於東南。本月國際聯盟特別大會之決議，亦不值其一顧。所以日本方面，不僅爲中國民族主權之破壞者，而且是國際聯盟公約之破壞者。余如今代表政府以中國人民之希望及信念，奉告於各位先生。國民政府奉行中國國民黨總理遺囑，努力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謂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意義與排外全然不同。蓋中國之自由平等，實爲中國國家及民族生存上之必要條件。中國曾將此等要求，於民國八年間巴黎和會誠懇披露，接着又披露於翌年之華盛頓會議。其後五六年間，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所組織之國民革命軍，由廣州出發，統一全國之時，曾將此要求充分表現。因爲這是任何國家爲其生存上所不能不具之條件，其意義絕非排外。關於此點，希望各位先生加以注意。中國不但沒有排外，而且對於各國所訂的條約，也照樣遵守。中國固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但中國決沒有由單方面進行的意思。中國深知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及平等條約之訂定，不但爲中國生存所需要，而且與關係各國間也有共同利益關係，各國必能予以援助。鄙人如今舉一例爲證，這一次日本侵佔淞滬，係以公共租界爲軍隊之登陸點及作戰根據，對於中國防備，實蒙極大之不利，而中國爲尊重條約之故，始終不肯妨害公共租界的安全。但日本軍隊背公共租界而向中國軍隊發砲射擊之際，中國軍隊恐損傷及於租界，至於不肯還砲，舉此一例，中國政府同人民之忍耐的程度，也就可推想了。各位先生來自日本，或者聽得說過中國人民有排日事實，如抵制日貨等等，鄙人如今說明實在情形，中國人民之有此等事實，乃是日本對於中國侵略行爲所激成。譬如民國四年日本以哀的美敦書強迫中國簽字於二十一條，曾因之而引起中國人民抵制日貨之事，民國十七年間濟南慘案，及去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則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惡感，隨日本侵略行爲而日益擴大。欲消除此等排日事實，其唯一有效方法，在日本消除其侵略行爲。中國人民本來沒有排日意思，中國人民對於現在情形所抱希望，其志願爲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所以

對於東北最近傀儡政府之實現，仍爲日本當日滅亡朝鮮同一手法，決不能容認。至於在東北從事於經濟之開放，則中國人民必樂於與各友邦握手進行。而其希望，則由和平以隨其發展，亦與各友邦維持商務之熱望沒有差別。茲者各位先生受國際聯盟之重大使命，來華調查，鄙人深幸有此機會，供獻其所見，以供各位先生之參考。並願盡個人能力，助各位先生完成此重大任務，各位先生爲公理與和平而勞苦，滿注一杯，以祝各位先生康健。』

萊頓答

二十八日午晚汪院長羅外長先後宴請國聯調查團，萊頓答詞原文如次。

㈠汪宴席間答詞，貴院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敝團以誠懇之歡迎，鄙人謹代表表示感謝。鄙人等昨晨涖止貴國首都，。民衆熱烈歡迎，表示信任，而由杭來京之同人，沿途亦復受民衆之熱誠表示，鄙人等實覺印象甚深，神志爲旺。現貴院長又復以代表全中國之民意，予敝團以歡迎，且聲明信任國聯，希望國聯以有效之贊助解決此種糾紛。敝團蒙貴院長款待，實覺非常榮幸。敝團承認中國於情感激動極端困苦表示極度之含忍，而中國政府又復具有勇氣，將此次糾紛完全交由國聯主持，敝團敢信國聯必予以證明中國並未誤其所信任。鄙人且敢保證敝團盡其能事，以實現該項結果，凡被人信任者，必設法以無負其信任，此乃爲全球人類所公認之名譽義務。國聯對於各會員國，固承認負有此種不負信任之義務，但其幫助某一會員國者又必以不損害其他任何會員國爲條件。國聯決不能幫助一會員國而損害其他一會員國，但確有許多方法，國聯可利用之，以幫助任何會員國。惟終必以不損害其他會員國之權利爲前提。頃聞貴院長云，中國人民祗有一願望，即願保持領土行政之完整，鄙人今敢立即保證，無論國聯如何之解決，要必依此點爲一條件。良以國聯決不能强其會員國提出任何與各該國條約上所負義務相衝突之辦法也。在上述條件之下，國聯特派敝團前來貴國，其任務在於國聯權力範圍內儘量幫助且保證獲得一公正不偏之判斷焉

羅外長

二十八晚八時外長羅文幹宴國聯調查團于華僑招待所，並致歡迎詞，略謂，諸君，諸君是代表全世界最高的權威(即國際聯盟)，本部長現在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歡迎諸君，非常欣幸，這次事變發生之始，我們就立即訴諸國聯，深信各國正式並自由簽訂的國際條約，必能爲我們作正義的保障，對於國聯行政院及大會殫心竭力的工作，以求緩和此次事端或縮小事變的範圍，本部長深幸得此機會明白表示中國感謝的熱忱。尤其使我們不能忘懷的即會充



外長羅文幹

國聯行政院主席的一位大政治家的溘然長逝引起全法國人民的哀悼和人類同情，諸君涖臨中國，適當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悲慘的時期，當諸君離歐時，東省事變的發展已足危及中國領土的完整，隨後日本在上海的軍事行動，更促中國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基礎瀕于危殆的境地，諸君都知道中國自宣佈共和以來，就想法適應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近代觀念，希望由和平而漸進的發展。中國對於全世界的繁榮和進步可以有充分的貢獻。我國完全明瞭這種事業的前途橫佈着許多的困難，在幅員遼闊的國家，差不多占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加以交通不便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致智識階級對於民衆的努力，未免遲

延而少功效。中國政治和行政的組織，與諸君本國不同，中國所有關於領導和發展共和政體的大業至爲艱鉅，因此各種障礙亦在所難免。我們有時不得不嘗試新試驗，以促進實現我們的新理想。但我們至少希望沒有外來的危險，並獲得各國的同情和友助，尤其是土壤相接的鄰邦的同情和友助，以繼續我們的努力。在我們正在試行解除各種困難和阻礙的時候，不意竟有一鄰邦於事前不爲預告，也不訴諸國際公法上與中日兩國共同簽字的條約上所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紛爭的方法，而突然用軍事力量攻擊我國，先襲我東省，繼攻我天津，復攻我上海，我們對於這個鄰邦，本來希望和他依據平等相互和互尊主權獨立的原則竭誠合作的，乃不料他竟有此等的舉動。我們是最愛和平的國家，所以自始即採取最和平的態度，滿望着以我和平的態度來改易他侵略的行爲，不料此種希望全歸泡影。諸君此次在滬時，對於自一月二十八日以來，關於上海事變的經過，諒已能搜集適當情報，並以諸君公平的眼光來估計一般和平無辜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爲保護領土起見，對於侵略者曾經加以抵抗，並爲自衛計，將繼續抵抗。但我們深願和平，並願根據國聯決議案及現行條約締訂任何公正辦法，以解決時局。我們對於諸君調查的結果和諸君對國聯的建議很爲信賴，我們深知諸君具有大公無我的精神，在調查時所需各項材料和各種情報，自當儘量供給，我們毫不隱蔽，深信坦白無私，尙足表現我方理由的公正，鄙人謹舉杯祝諸君的康健和諸君使命的成功。

萊頓答

羅宴席間萊頓答詞云，『頃蒙貴部長致詞歡迎，非常感謝。鄙人等此次來貴國首都，諸蒙款待，而民衆對敝團之工作，又覺極感興趣，鄙人等實覺愉快非常。今午汪院長席間演說後，鄙人已代表將此意即席聲述。白里安君之死，實爲世界之損失，貴部長適已談及，且已表示非常痛悼矣。努力於國際和平之政治家，實以白里安爲最，增進世界對國聯之信用者，實又以白里安爲唯一之功臣。鄙人猶憶曩在日內瓦某次國聯大會開會時，有一代表曾謂鄙人云，白里安實爲現代和平之主要柱石。現在此項柱石，不幸不復存在。然白氏一生之工作，當決不至因白氏之溘逝而相隨以俱亡。國聯曾遭遇多次之困難，白氏竟能使安然渡過，惟此次之困難，則較從來所經歷者更嚴重更複雜，且更難解決。現以使一國家所賴以存在之各原則，呈極端之緊張狀態，且將使國聯之機具之效力，受一最重之試驗，以白氏領導之天才，殆不難應付，其天才及辯舌，前此所以爲吾人之領導者，且使遭遇困難之國家得一心理上之安慰者，今俱不可復覩，能無令人悽惻耶？本團之派遣，亦即白氏任行政院長所爲。白氏今乃於國聯最爲困難之時期，溘然長逝，其爲不幸，寧有涯極？唯是白氏之工作既已成績昭著，鄙人敢信國聯終必能戰勝難關，而證明實能承受其所擔負之重任。吾人深悉中國當此過渡時代，應經過種種特別之困難。中國之幅員既如此廣大，交通又如此不便，則因謀國家之統一而發生種種之阻礙者，實屬無可避免之事。而此種種困難，原應博得其他各國同情與扶助，即將來解決中日爭端之時，亦決不忽視。國民政府果能具有決心與毅力，則自能戰勝此種困難，國聯方面要必能盡其能事，使中國得有國際之和平，以達到此次目的也。』

談話會

二十九日早汪羅均至勵志社答訪調查團。十一時半，調查團五委員由顧陪往國府正式覲見林主席。下午四時至六時，調查團及政府當局在鐵部官舍舉行談話會。我方出席者爲汪，蔣，顧，羅，陳銘樞，朱家驊，陳公博，調查團方面爲萊頓，克勞德爾將軍，馬考蒂伯爵，麥考易將軍，希尼博士及兩秘書，汪主席，調查團詢問意見，中國代表一一答之。政府對關係東北各項文件證據採集甚多，均由顧維鈞在滬面交調查團。

林主席

二十九日晚八時林主席在國府宴請國聯調查團，並請我國參加代表團顧代表及重要人員各院部會長官作陪。宴會時林主席即席致歡迎詞云。『本主席代

表國民政府及中國人民，敬致極誠懇之歡迎於萊頓爵士及團員諸君。吾人之熱烈希望與志願，即在諸君之使命得告成功，庶幾遠東之重大國際危機，得以避免，並使維護某種主義而爲此後世界所樂於隨從者創一先例。中國人民酷愛和平。吾人常信，時至今日，國際和諧，尤更需要。各國間之敵對行爲及不和行爲，將使各國蒙其損害，而一無所獲。吾人深願與遠近各隣邦和平相處，是以雖在此已往及現時最難堪之形勢之下，吾人仍極力容忍，完全信託國聯，因其不但爲寬大與文明之世界輿論所擁護，而且是和平主義之具體表現者。即此一端，已能導世界各國於未來進步與興盛之域。至於友好關係，則所有國際條約因欲相互維持及保持永久起見，自應以尊重各國領土及政治主權之完整爲根據，亦即爲盟約基本原則之一。吾人信爲耐久之和平，非軍事力量所能保持，必須有公正與美意，纔能奏効。本主席深覺對諸君發此意時，實係代表中國上下一致之熱誠，望諸君經過此次調查之後，得一公正及一永久之解決，藉以整理中日關係，保安遠東和平。此不特中日有利，即有關係各國亦同受禆益也。敬再向諸君表示歡迎之意。』

國聯調查團五委員三十日下午四時仍至鐵部官舍，與政府當局晤面，爲第二次談話會。我方汪，蔣，宋，顧，羅，陳公博，朱家驊，陳銘樞，朱培德等均出席。對中日糾紛東省事件眞象交換意見頗多。國聯同志會代表程錫庚等三十日午十二時，謁見調查團，萊頓于東省事件有所說明。日代表吉田三十晨十時訪汪，彼此表示希望兩國早日解決糾紛，恢復和平。

東北僞政府會反對顧維鈞伴國聯調查團赴滿。據稱在中國襄助員入滿前，必須將其正式地位說明，彼僅能以中立視察員資格至滿，不得要求爲滿洲人民正式代表。上海華報對此訊憤怒指摘。「新聞報」勸政府申述其立場，稱滿洲仍爲中國領土之完整部分，故中國官吏得自由入境云。

三十日顧維鈞對傀儡政府反對其隨團北上，特向林汪請示，並與調查團會商，結果認爲此非對顧代表個人問題，實關係調查團整個問題，決不容傀儡政府所非議。調查團與汪等在勵志社開談話會，該團秘書長哈斯由滬抵京亦出席，共商中日問題。尤其對於解決中日問題善後之處置，討論頗詳。

蔣委長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三十晚八時假勵志社中山堂歡宴國聯調查團。蔣於席間致簡單之歡迎詞，由顧維鈞繙譯。略謂今日得與國聯調查團諸委員歡聚一堂，甚爲愉快。當此春光明媚之時，得與各委員見面，本想陪同各委員遊歷各處，爲更熱烈之歡迎，但現值中國發生不幸事件，諸委員責任重要，不便稽延。中國素爲仁義之邦，向以忠厚眞誠爲交友之基礎，不特個人交際爲然，即國際交禮亦復如是。中國是有悠久歷史有優美文化之古國，人民衆多，地大物博，由舊國家一變而爲新國家，過渡時期，進化自較遲緩。惟政府人民均有決心，前途實有無限希望。諸委員此次周遊各地，以考察有歷史有文化的國家，我國政府極願予諸委員以種種之便利及幫助，務使諸委員不致感受任何困難，以盡地主之誼。至關於調查方面，中國政府更願盡量供給材料，以供諸委員之參考云云。蔣致詞畢，調查團主席委員萊頓起致答詞，略謂今日承蔣委員長盛意招待，十分感謝，吾人深悉蔣委員長爲中國現代之英雄，在未到中國以前，已稔知蔣委員長之名，蓋因蔣委員長不僅爲中國現代之英雄，抑且爲世界上一有本領之軍事家，同時亦爲一有名望之政治家。此次敝團奉國聯之命，來到貴國調查東省事件，自當盡力做去，以期勿辱使命云云。

一報告

三十日國聯調查團向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氏報告，稱該團於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日時，曾調查日本政界與商業界人士對於遠東問題之觀點。嗣該團在滬正式向中國政府代表接洽，并與中外知名人士討論關於中日關係之全盤問題。中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向國聯秘書廳新提出一備忘錄，報告日本於三月二日致中國之照會。該備忘錄駁斥日人所稱中國政府排外，並指陳僑居中國之數十萬外人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友善平和之情感，同時否認近年來抵制日

偉增加，並用統計證明日本商務逐漸征服中國整個市場。末稱中國政府對於日本侵略滿洲與上海時所持鎮靜態度，當爲舉世所共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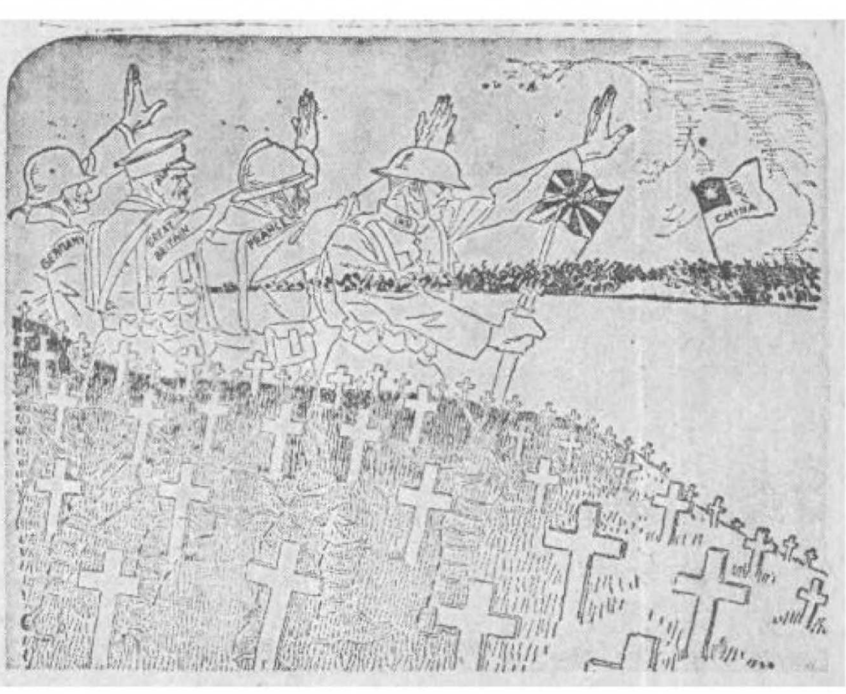
上海停戰會議

正式停戰會議

中日第一次正式停戰會議於二十四日晨十時十五分開會。我代表郭泰祺，戴戟，黃强，暨秘書殷汝耕，郭德華，鄧宗瑩。日代表重光，植田，參謀長田代，海軍參謀長島田，暨書記岡崎，林出等。英美兩使，義代辦均列席，法使因病未到。會議時，英使居中主席，中，日，美，義各據一席。英使先宣讀已議定之三點後，郭發言，大意謂中日經友邦努力斡旋，始議定三項辦法，一方當感謝各友邦盛意，一方還望日方開誠討論。日方先由重光發言，對開始討論，注重於撤兵規定條款之討議。惟每次發言須轉譯與會國語言，較費時間，故進步亦難求速。日方幷欲延長吳淞江灣閘北之留駐期間，待圓桌會議之結果，我堅拒之。至午後十二時四十五分，會議尚無結果，由英使宣布散會。下午三時續議，先在室外合攝照片，出席者同午前，惟法使派參謀官鮑特代表參加。討論頗有辯論，五時始告一段落，改討論共同委員會之組織，我代表因日方有强硬無理之發言，涉及政治問題，駁辯尤烈。至六時半，英使主張明晨續會，雙方同意，乃散。

廿五日停戰會

停戰會議二十五日晨十時仍在英領署續議，英義法美武官亦參加。從事於一般討論，兩方軍事代表就戰區地圖商洽，頗費時間，如遇意見懸殊之問題，則暫時擱起，作爲保留，而討論他種問題，主題則在日軍撤退之程序，雙方以軍事代表發言爲多。日方態度依然難接近。午散會，未得結果。下午三時續議，論點仍集中於撤兵程序，日方不變其强硬態度，且提出國際警察主張及便衣隊問題，均由我方駁斥。日軍事代表主張日軍防線，應南自眞茹轉趨東北，經楊行鎭大場而至獅子林砲台，且竟堅決主張，我代表團極爲憤慨，擬立即退席，當時會議已有立時破壞之勢，嗣因英美兩使竭力調停，勉强續議。決定將撤兵事件之軍事問題，由我代表黃强與日代表田代，另組軍事小組委員會，研究撤兵程序問題，俟議有結果，再提交大會討論。大會至六時三十五分散會。



別打！這種戰爭得不償失！
（美報）

小組首次集會

二十五日下午，軍事小組委員會，由我代表黃强，秘書鄧宗瑩，譯員郭德華，與日方參謀長田代，海軍參謀長島田，另在英領署一室開會，英，美，法，義陸軍參贊各一人列席，由美參贊唐海爾主席，就日軍人數，乃撤退時暫駐地點，加以研究，因問題極爲複雜，日方態度又極爲蠻橫，提出駐兵地點

，竟越出中日外交代表所設定原則第二項之範圍。我代表堅主照原議進行，以致毫無結果而散。

廿六日上午會

二十六日停戰會議，仍在英領署開會，至十二時散會。對於前次外交代表議定原則第一項，即『中國軍隊仍暫留現駐地點』，雙方意見一致。第二項『日軍按照規定之程序撤退至一月二十八以前所駐地點』，已於二十五日下午起另開小組會議討論，二十六晨仍決定交小組會議討論。乃開始討論原則第三項『由中立國在內之共同委員會證明第一二兩項之實行』問題，雙方先討論該委員會之組織，並議定將會議結果，分別電呈各本國政府請訓。雙方在英領署發表公報云，『關於共同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職權，現已討論達到意見相同之程度，其中將有四中立國委員參加，以證明雙方撤退，同時由小組會議繼續討論撤兵事件之軍事問題』，（按「證明雙方撤退一語」，記者會詢出席某外人，據云即證明一二兩項原則之實行）。

小組爭辯甚烈

軍事小組委員會，二十六日晨十時開第二次會，出席者除雙方軍事代表黃强田代等外，英，美，法，義，陸軍參贊各一人出席。雙方各出戰區地圖研究，互相指證，日方堅稱日軍數達五萬，馬數千，砲若干，如退入租界，實難容納，我方以原則規定撤退至公共租界內及虹口越界築路區域毗連之地點，以便完全撤退，然日方所提之退至獅子林楊行大場眞茹一帶，尤非與租界毗連之處，日方無言可答。日方猶强辯獅子林眞茹等四地點並非成一陣線，僅于該四地暫駐，決無其他作用，我方則以與會議議程原則第二項相距太遠，幾將決裂，後經英參贊發言，以爲會議最重要之處，全在此小組會議，如再決裂，未免可惜，乃約定於下午三時再行開會，日方初仍以軍隊衆多爲詞，我黃參謀長則屢次宣讀原則第二項原文，以引起友邦之注意，並暗示日方，凡出乎雙方所同意規定之原則以外者，均非我方任何代表所能接受。旋日方略表讓步，將獅子林眞茹綫改爲吳淞閘北綫。日方又謂如照中國意見，則日軍應如何撤退，我方當詢以日方能將軍隊之支配權交與中國乎。但閘北吳淞等處房屋等等，均已被砲火轟炸，破壞不堪，日方欲駐軍於此，居心爲何，日方無言可答，僅表示並無何等作用。我方代表乃以地圖指示日軍，由吳淞閘北等處撤退，則日軍左翼可受租界之保護，英參贊沙黑爾聞言，乃謂甚對甚對，余（英參贊自稱）可擔保。日參謀長田代聞言，似表示理屈，顧左右言他，旋作微笑，若示贊成，但仍未發諾。

協定草案議妥

二十八日晨十時，停戰會議仍在英領署舉行，討論上週已經議妥之包括原則第一第三兩項之草案，下午三時續開，繼續討論協定草案，小組會議同時在別室開會。日方謂會議諸點須請示東京後始能明確表示云云。

日堅持駐四區

二十八日晨小組會議在別室開會。繼續討論原則第二項，日方仍堅稱軍隊衆多，必須暫退至吳淞，江灣，閘北，眞茹，四區，我方代表則根據原則發言，並再三聲明，照「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防」一點，並質問上述四區，在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並無日軍，日方如有誠意，當照原則範圍續談，越出範圍實無法談判。日代表又言，日軍在張華浜有起重機，撤兵較易，故前線撤兵，須在吳淞一帶，竟欲推翻議定之原則，我方亦根據理由，努力爭論，雙方相持不下，至十二時一刻，無結果而散。時大會尚未散。各代表乃至大會報告，大會並無表示。下午三時續議，日方仍堅持撤退至吳淞江灣閘北，謂日軍衆多，如撤至租界，實有困難，且地小不能盡容，極不衛生，我方代表當謂吳淞江灣均離租界甚遠，非原則第二項規定之撤兵地點，閘北爲京滬鐵路衝重之地，更不能駐紮日軍，且上述三地，戰後廬舍坵墟，屍骸遍地，日軍駐紮，更較租界爲不便利不衛生，日代表語塞。乃又研究毗連租界地域，我方謂日軍如以楊樹浦爲毗連區域，我方或可加以考慮云云。

正式通過停戰

二十九日續議，我方張似旭，夏奇峰亦出席，日方亦增書記等，英美義武官到後先退。重復討論停戰撤兵，以二十八日討論之協定為對象，於雙方已下令停戰，再加以協定式之通過，前項協定共五條，㈠停止敵對行動，㈡我方駐兵原防線，㈢日兵撤退日期，㈣共同委員會之組織，㈤協定簽字期。除第一條已通過外，第四·五兩條無問題。第二條，僅我軍暫留原防一句無爭議外，惟我軍不能不定重入淞滬防區時間，我方主張日軍退至租界原防，戰區秩序恢復後，即應由暫駐線歸原防，而日方堅持不同意。第三條撤兵事全未決，日對張華浜蘊藻浜引翔港及江灣淞滬路以東，無論如何不肯撤退。協定擬有四條附件，㈠雙方軍隊人數及現駐地詳表，㈡日軍撤退日期及詳細地名及程序，㈢日軍撤退區內，日本傷兵傷馬處置辦法，㈣共同委員會辦事細則要點似略有進展，然重要各點，仍未得結果。

駐兵區未解決

截至三十日午後止，小組會議談判撤兵地段中，暫容日兵駐留地段為蘊藻浜南張華浜之一區，江灣鐵路東之一區，閘北六三花園之一區，及楊樹浦附近各區，而轄及駐兵數，均商議中，再議一二度，即可交大會。三十日晨十時，軍事小組會續開，我方出席者為黃強，郭德華，殷汝耕，日方為田代，阿部等四人，英美法義陸軍參贊亦參加。反覆討論日方撤兵期，辯論至午零時三刻散會，下午三時，繼續會議，日方提出以下各地，為日軍暫駐區域，（一）吳淞方面，暫撤至吳淞鎮，蘊藻浜以南，及張華浜一帶，（二）江灣方面，暫撤至淞滬鐵路迤東，萬國體育場一帶，（三）閘北方面，暫撤至六三花園日本公墓一帶，（四）楊樹浦東部，暫撤至引翔鎮江邊一帶。以上四區，各不相連，日方謂實因兵馬衆多，撤退不易，故出此要求，並無其他作用。我方仍以此項要求與原則第二項不符，不能接受，日方復謂已屬最後讓步，會議又瀕決裂，經四國參贊斡旋。定三十一晨十時，與大會同時分別開會。日代表田代會後表示，上午會議，華方態度强硬，前途難以樂觀，午後會議，次

滬會形勢轉佳

三十一日晨十時，續開大會，軍事小組委員會同時開會，討論協定第二條，完全通過，規定日軍撤退時，我軍暫留原防，但雙方諒解在日軍撤至一月二十八日前原狀時，不限制我軍行動。關於撤退時期，第一步出現駐地退至張華浜，江灣，閘北等四特定區域，第二步撤至租界附近及越界築路區，第三步撤入租界內。續討論第三條撤兵時間，雙方堅持，雖發言時態度平靜，而辭令則有鋒芒。日方對第一步日期允即議，但第二步日期堅決不願討論，謂當全由彼方以後觀察決定，我方力爭，因此點若依日方，則我軍重入淞滬將全憑日方決定，第二條之諒解即等於無。據接近外交界觀察，日方所以不願規定由江灣等四個區域撤退確期，在要挾我與之開圓桌會議，與談政治問題也。至午無結果，原擬一日續議，英使笑謂明日日期不佳，遂改二日晨十時，大會小組均續開。（一日為西人愚人之日，故英使作此語）。聞植田表示，日軍撤退期可定，但期間久暫則未提及，郭泰祺以奉政府令，決不能讓步，一再在會表示，民意不能不顧，會詢日方撤兵，最遲究擬何日，但日方總以須視秩序能否恢復為辭，郭引兩租界解嚴證明秩序安全已復，日認為不滿意。小組會議焦點在撤兵地點，討論三小時無進步。雙方對於會議之結果，頗滿意。

留滬日軍六萬

留滬日軍如下，㈠前線第十四師團，計步兵第二十七旅團，轄第二第五十九聯隊，步兵第二十八旅團，轄第十五第五十兩聯隊，騎兵第十八聯隊，野砲兵第二十聯隊，工兵第十四大隊，輜重兵第十四大隊，衛生隊·通信兵及經理隊共約二萬人。後方第九師團，計步兵六旅團，轄第七第三十五兩聯隊，步兵第十八旅團，轄第十九第三十六兩聯隊，騎兵第九聯隊，山砲兵第九聯隊，工兵第九大隊，輜重兵第九大隊，衛生兵·通信隊及經理隊共約一萬七八

千人。日軍司令部直轄計八師團之步兵二聯隊及第八師野戰兵聯隊，（皆在眞茹附近暫歸第十四師團指揮），戰車隊約六十餘輛及飛行隊（內飛機約一百五六十架，飛艇四架，）鐵道隊（半聯隊）汽球隊（暫歸第十四師團指揮）及高射砲隊，共一萬人，海軍陸戰隊約五六千人。以上合計，約六萬三千人。日司令白川在前方貼布告，自由指定日軍防線如下，㈠北自六濱口起至浮橋鎮岳王市外岡鎮安亭鎮止，㈡由白鶴港鎮以東沿蘇州河線至租界止。東京三十日電通電，日陸軍方面於斯日下午二時，邀集軍事參議官在大臣室開會，井上，鈴木，金谷，菱刈及南氏各參議官與荒木陸相等均出席。荒木表示意見，謂非成立停戰協定，舉行圓桌會議，不能達到派兵赴滬目的，故在其成立前，決不撤兵。當局方面決於決裂時，華方若不表示誠意，即仍照常駐兵。且擬於華軍再度攻擊時更行增兵。



撤回日本之二十五混成旅團下元少將

前線日軍挑釁

上海停戰會議期中，前線日軍，仍在積極備戰，南翔，嘉定，新塘市，朱家橋，葛茜涇鎮各處，均有日軍挖掘戰溝，敷設鐵網，似有久佔淞滬之勢。各處日軍前哨，二十五日以後，連日對我步哨開槍，以圖挑釁。日機亦四出滋擾。

政府違反原則

北平京報三月三十一日社評云：

『所謂上海停戰會議，據說，我方已經同意的是第一條雙方停戰，第二，華軍暫駐原防。而爭論焦點，在於第三條的日本撤兵時間。由日本代表，在小組會議爭辯，非常激烈，便可見日本有永久占據淞滬的意思。

『依我們看法，這停戰協定，根本上便已錯誤，因爲他違犯兩個原則：一個，是日本不撤兵不能開議的原則。一個，是上海和東北不能分爲兩事的原則。這兩原則，都被搖動了，而急急與日本開議，這是最大錯誤，由這錯誤追溯上去，我們認爲當局實有苟且求和的傾向。』

東北日愈糜爛

竊據海關

瀋陽三月二十四日電通電「滿洲政府」二十三日公布稅制，將直接稅充各縣自治機關經費，間接稅充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經費。日內瓦二十三日路透電，顏惠慶通知國聯秘書長，謂日軍在東三省強制扣留關稅及委派日顧問，並要求嗣後關稅應交東三省之傀儡政府，此種辦法，中國絕對不能認爲合法。且國聯行政院及大會雖有決議案，但日本吞併東三省之工作已將完成，故中國政府特提出嚴重抗議。合衆社電，顏惠慶奉政府訓令，本日向國聯秘書廳提出一正式抗議，反對日人扣留滿洲之中國關稅收入。顏氏在強硬抗議中，謂日本關閉滿洲之「開放門戶」將全滿關稅收入扣留，並在海關各部份任命日顧問。東京二十四日路透電日外務省否認日方擅作主張，提留東省關款事。長春二十八日路透電僞滿洲政府宣布鹽稅獨立，同時允負責償還以鹽稅擔保之外債。僞國財政部二十八日對大連，營口，安東，哈爾濱，松花江，滿洲里，綏芬河，琿春等海關通告，自四月一日起歸「滿洲國財政部」管轄。並遵照該部新訂法規執行關稅事務，但因種種複雜關係之故，決定暫仍援用國民政府施行之稅率表，對於中國輸入之貨物，並暫時一律免稅。瀋陽三十日路透電，日本報紙三十日爲滿洲國僞政府發表下列之聲明，表示該政府對於

海關問題之態度，大意分三點，略謂㈠凡在滿洲境內之海關，應受滿洲政府管轄。㈡海關稅收已抵借外債，滿洲新政府仍可將海關交總稅務司管理，總稅務司應隨時將職員之更調，稅務之增減及稅則之修正報告新政府。㈢滿洲國政府仍繼續負責償還應擔任外債之部分。

義軍蜂起

熙洽前派中東路幹事張樞向李杜丁超遊說，張電丁李約地會晤，丁李置未復，現丁李兩部自衛軍約三千人已抵賓縣。日少將長谷部二十三日晨率部赴哈埠以東一百英里瀕臨松花江之方正地方。據稱丁超部在彼集中，反對僞滿洲國之舊吉軍兵力約三萬五千人，集中中東路東段。所有中東路東段日軍及日僑，已完全撤至一面坡，該地曾發生激戰。結果舊吉軍尸將日軍退出之區域完全占領。海倫附近發生猛烈戰事，日軍死二十四人，傷者頗衆。自衛軍領袖爲李杜，丁超，馮占海等。中東路形勢嚴重，日軍積極備戰。日軍近在東北共五師團。計遼三師，吉黑兩師。瀋陽長春擴大及建築兵營，以增秘密之駐兵數。二十四日滿鐵在東京麻布狸穴該社開會。馬越恭平，大橋新太郎，江口及各理事出席。滿鐵增資案大體爲倍額增資八億八千萬元。至葫蘆島工程，僞奉山路決繼續進行，經費由該路收入撥付。日人更積極調查滿蒙鐵油，改良電信交通。

蘇俄確在俄邊增兵，中東路車輛材料等運至俄境者達四千萬金盧布之巨，況際此瘡痍滿目，百廢待興，絕非不學無能如玉祥者所能勝任。加以久病不愈，尤難肆膺繁鉅，爲此懇請准予辭去內政部長職務，另簡賢者。』馮到泰安後改住泰山普照寺。行政院決議馮玉祥未到任前由彭學沛代理部務。二十六日行政院會議，任命王家烈爲貴州省主席。

二十八下午中政會，決議㈠推于右任・覃振・朱家驊・邵元冲・陳公博・居正・段錫朋等起草民選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法。一・民選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應參用職業選舉及區域選舉爲原則。二・民選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限於八月以前選舉完畢。三・選舉及被選舉資格，除消極資格外不加以限制。㈡各級民意機關之籌備，由行政院負責，㈢依據下列原則，修正現行出版法，一・除意圖顚覆政府擾亂治安之出版應受警察制裁外，其他一概不在禁止之列，二・人民出版自由，除受法院及有警察權之行政機關之合法制裁外，任何團體及個人不能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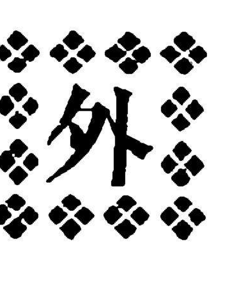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行政院會議，決議（一）特派陳濟棠爲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軍總指揮，李宗仁爲南寧綏靖公署主任，兼第九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爲第九路軍副總指揮。（二）凡因政治關係曾被通緝人員，應由行政院通知各省市政府，均免予通緝。（三）關於各地方各級民意機關籌備事宜，交內政部擬具辦法。

陳李綏靖兩廣

在粵中委二十四日由蕭佛成領銜通電，請中央堅持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貫澈長期抗日，主戰則迅派勁旅以相從，和亦以不喪權辱國爲原則。

馮廢辭內長。二十五日又電國府有云：『竊念玉祥，壯歲從軍，學識淺薄，政治一端，多未諳悉。然深知內政措施，關係全國社會安危，民生苦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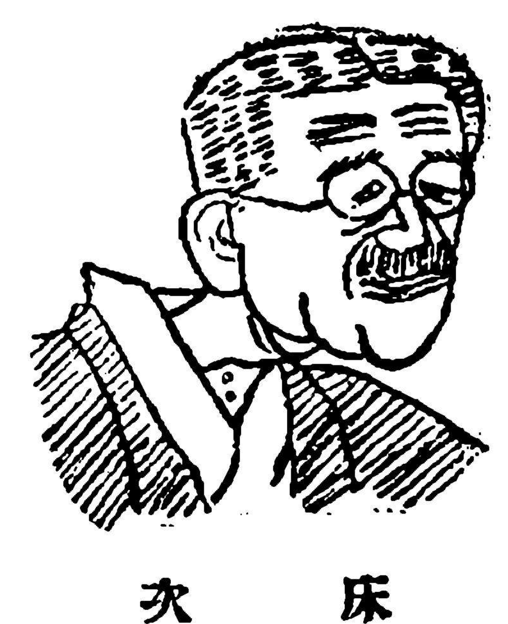
日本內閣改組

日閣改組

政府黨之政友會，因久原，鈴木，床次三派內鬨，以致犬養失其統制力，屈從久原派之意，在議會開會以前，將鈴木調任內相之議作罷，而由犬養自兼

，識者已知政友會之將分化矣。其後由中立派之望月，山本，前田，三土，小川，岡崎，秋田等從中調停，爲顧全犬養顏面起見，在議會閉幕後，仍照原議，調鈴木爲內相，擢用川村竹治繼法相。三月二十五日，犬養內閣改組，政治糾紛，表面上告一段落，但形成三角對立之久原鈴木床次三派，惡感愈深，政友會內閣之禍機蓋已潛伏於今日矣。最近政友會幹部之改選，滿鐵總裁之更迭，朝鮮政務總監之人選，均爲各派競爭之目標，或將惹起內鬨，亦未可知。中立派望月等。目睹犬養無實力統制黨員，乃議設立最高諮問機會，禁止黨內分派宣傳，雖可望苟安一時，但無異將政友會內部分裂之狀態，合盤托出，失去人望，促成政潮，日本政局將更從此多事矣。

久原



床次

金融政策

犬養內閣改組後，爲實現其在野時代提倡之產業五年計劃，及根本改造經濟界起見，已決定設立政府機關，犬養於二十七日政友會議員總會聲稱，「關於政策之實現，曾欲逐次貫現野黨時代聲明之政策中之最緊要者，惟因財政極困難，且無財源，是以對特別議會，僅提出不需欵項以及雖需欵而不多之案，以期漸次實現黨之主張」。據電通社東京二十六日電；高橋藏於金輸出再禁止後之國內經濟情形，擬以產業五年計劃爲基礎，向特別議會提出以保護振興產業爲目的之關稅根本改革案，刻正由主稅局顯從事調査中。其改正要點如下，(一)從價稅約占日本關稅百分之八十，現以匯價跌落，較爲低廉之貨物頗多，且自保護產業之見地言，有加以改正餘地者，亦不在少數，故擬即提高其稅率。(二)奢侈品是否有與一般關稅相關聯而加以考慮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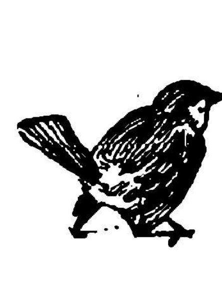
犬養

侵華軍費

二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載，最初滿洲事變經費，係撥用六年度第二預備金六百萬圓，及陸海軍歲出節約欵項約千五百萬圓，至現內閣成立止，似僅支出約二千百萬元，然犬養內閣成立之前後，滿洲事變益形擴大，所需經費愈多，且華南之形勢惡化，須派兵赴滬，現內閣乃三次要求根據憲法第七十條之緊急支出，總計支出七千九百九十一萬圓，事變發生後之支出累計額如次。

第二預備金支出	六，〇〇〇(單位千圓)
軍費節約欵項	一五，〇〇〇
第一次緊急支出	二〇，九一〇
第二次緊急支出	三四，〇〇〇
第三次緊急支出	一五，〇〇〇
六年度追加	七，五七九
七年度追加	五九，五一九
合　　計	一五八，〇〇八

此一萬五千八百餘萬元軍事費中，公積發行額達一萬三千七百萬元，加以七年度軍事公債預定額二萬萬元，則事變發生後已發行三萬四五千萬元之軍事公債，再加以七年度塡補預算公債約七千五百萬元，及其他既定公債發行額，則達六萬萬元以上，縱利用日本銀行及存欵部担任籌欵之制度，亦必致財政困難，毫無辦法。



國內一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三月廿五日起
至二十一年三月卅一日止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上海停戰會議因日本態度强硬，幾決裂。

▲滬日僑荒謬決議，竟欲闢日租界。

▲羅文幹談滬會形勢。

▲自衛軍兩度攻克賓縣，中東路形勢嚴重，日軍積極備戰。

▲首都準備歡迎國聯調查團。

▲傅作義請辭綏主席。

▲京陝試航成功。

▲馮玉祥赴泰山養病。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調查團法，美，德三委員由滬赴杭遊覽，萊頓由滬赴京。

▲停戰會日軍堅持駐吳淞江灣閘北，中日代表各向政府請訓。

▲日軍在太倉挑釁。

▲日軍又宣佈退出國聯。

▲行政會議決議任王家烈爲貴州省主席。

▲中東路車輛材料運俄境。吉敦路戰事激烈。吉東自衛軍代表與日方商條件。

▲關中黑霜成災。

▲僞奉山路決進行葫蘆島工程。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國聯調查團先後抵京，國府大歡迎。

▲停戰會雙方訓令未到，敵在瀏河增兵。

▲閩粵會師剿赤。

▲財長宋子文購置裝甲汽車。

▲日方與熙洽與自衛軍開火。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汪院長宴調查團，正式致辭。

▲中政會決定起草民選立監委選舉法，籌設民意機關，保障言論自由。

▲東北叛逆宣布鹽稅獨立。

▲關稅自四月一日歸僞國管轄。

▲停戰會僵，續開會。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調查團覲見林主席，鐵部官舍舉行談話會。

▲滬停戰會正式通過停戰。南方敵軍不時挑釁。

▲行政院決議特派陳濟棠爲廣州綏靖主任，李宗仁爲南寧綏靖主任。

三月三十日　星期三

▲蔣安調查團，在鐵部再談話。

▲停戰會續開，荒木表示不撤兵。

▲蘇俄向遠東增兵。

▲吉林省署增設總務廳，日人原武爲廳長。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停戰會通過第二項，但撤兵無期，前線日軍仍挑釁。

▲調查團謁陵。

▲南京西安試航。

▲東北自衛軍大勝，獲得大批軍火。

▲綏中義勇軍撤退。



論評選輯

向國聯調查團致意一點

國聯調查團，旬日之後，將見過平津而出關，開始調查東省問題。查該團此行，負世界甚大之期待，然結果如何，其實不能預斷。夫東省問題，本不需調查者也，蓋國聯行政院去年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本爲此案之結論，日本與中國，同時接受，允諾實行；其未解決者，徒以日本言行不符，允撤兵而進兵，允不擴大而擴大，允迅速恢復常狀，而實際破壞條約，擴張占領，此皆世界周知之事實，國聯本身，知之尤詳，無待調查者也。及十月再開會十三票對一之時，日本自稱基本原則者，爲擁護條約既得權，其責備中國也，爲不守條約。然事實上日本自九一八以後，將兩國間一切條約關係，步步毀棄。其駐兵南滿線，依約本應早撤，今姑讓一步，駐兵南滿線，尚有條約上若干根據，而吉林何如？黑龍江何如？遼西洮南等處何如？彼吉黑兩省，任何如曲解條約，亦不能發見日本有何所謂特殊權益，今出兵占領，與所謂擁護既得權者何涉？縱一切依日本解釋，亦絕不能自圓其說。此種蹂躪條約之事實，亦國聯所深知，無待調查者也。然則調查團此行，將調查何事乎？最近日本進一步造成所謂滿洲國，將確實的破壞中國領土行政的完整，直接違反九國公約，違反國聯約章第十條，更自然違反去年九月十二月兩次行政院一致之決議，事實昭著，更無待調查，然則尚調查何事乎？或者曰，調查團此行，或將注重調查所謂滿洲國者究竟是否爲人民之意志。果爾則事殊可笑，不值一論。自九一八以後，東三省三千萬人民苟不遵奉日本命令，縱吃飯睡覺，且不能，遑言政治活動？自九一八以來，自各地之維持會起，至現在之長春僞政府止，凡其中之傀儡角色，苟不得日本關東軍所派顧問秘書之許可，或列席，試問彼等有無會客談話之自由？夫私人行動，尚不能自主，遑論建國，遑論獨立？夫一言蔽之，所謂滿洲國者，一切係以日本之命令行之！更不止於指導與援助，此種事實，根本自明，無俟畧證，更無待解釋，所以完全無調查之價値。至於人民心理如何，事更易知。東三省人民，與全國人民，同祖先，同歷史，同語言文字，同思想感情，本爲同胞，並非異類，縱粉其身碎其骨，其最後之一念，只知自認爲中國人。從腦海中根本不能發生「滿洲國人」之觀念，何以能贊成設滿洲國？說者或曰；滿洲有滿族。然滿族者，極少數也，且早已完全同化。如僞執政之溥儀，即完全用漢文漢語，而全中國人之衣服，至今依然爲滿制。此何可分，何可分乎？況獨立建國者，爲獨立，爲建國也。今則徹上徹下，受治於日軍，獨立何在？行政機關，皆由日人掌實權，而傀儡擁虛號，予取予求，代人簽字已耳，建國何有？是以東三省人民意志感情，既絕無脫離祖國之絲毫觀念，而事實上，更毫無獨立國之任何實質。三千萬人，喪意志自由，囚虜生涯，哭笑由人，此誠現代人類欺凌人類最慘酷的一幕，國聯調查團，倘尚欲於其中搜求民意，稍資研究，則直成一滑稽的悲劇矣。吾現在即敢斷言：調查團一旦出關，必所至遇歡迎，而歡迎隊中，必有我喪失保護之同胞，持日本直接間接所頒發之旗幟標語，以迎該團。倘問其人曰：君等願獨立乎？脫離中國爲本心乎？則其人者，必將囁嚅以答曰：願。在日軍有效的組織之下，吾敢斷言凡謁查團

出關在公式機會上所得晤見之「中國人」，將一致的答復「願脫離中國」。何則？苟一語違犯，滅家亡身之禍立至故也！不見夫日前上海字林西報之哈爾濱通信云：慶祝僞國之日，欲得遊行隊示祝，人輒避之，乃備雇三百餘人，遊行一週，市民對之熟視無睹也，而僞官所懸之提燈，俱被人擲碎焉。東省眞民意，此着名守舊之英字報得之矣。夫日本占我三省，爲猛烈的軍國主義之決行，而國聯於決議被抹殺問題益擴大之後，而派調查團，此已爲國聯無可如何之退步。而調查團使命，爲促進實行國聯決議，易言之，即促日撤兵，迅復常態，同時自行政院兩次決議以及最近國聯大會之決議，一致擁護盟約第十條，否認破壞會員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然日本野心今仍猛烈，國聯干涉，所不樂從。故在此等環境之下，調查團之完成使命，誠亦不易。雖然，今願向調查團諸公懇切致意，請勿忘一點！曰：倘以調查團之力，而不能使日本還三省，中國人不怨。何也？問題重大，責不在諸公也。惟諸公行動，必須始終恪遵國聯決議之本來使命，必須以問題之眞實情形爲研究之根據。倘無意或有意。對於日本命令產生之僞國，而據日本製造之物的或人的材料，以判斷上若干之資藉，而產生一種懵愚模稜的結論，則鑄成大錯，有負此行矣，自國聯處理本案以來，中國人一致對秘書長德留蒙氏，表示感念。豈特中國人，凡擁護國聯之各國人，當抱同一感想。夫德留蒙氏並無力使日本終止武力侵略，實質上中國並未得到有效的援助，然而感念不置者。誠以彼始終擁護國聯立場，不屈不撓，最後寧辭職而不顧，其精神人格，有造於世界和平前途者，甚重且大也。今願調查團諸公，亦同樣擁護正義之決心。縱結果無成，斷不媚強權而湮眞相，是則不論事實上有無裨補，諸公將告使命之成功。

（錄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不撤兵何須停戰！

上海停戰會議於經過不少波瀾與曲折之後，竟得於昨日正式開會，未始非當局遷就之成績。究竟所議何事，非待政府公布，無法徵實。惟從日方消息判斷之，則一切條件必已大致商妥，始行開會。而在會議上所磋商者，似皆爲執行條件之手續問題而已。我方雖謂如何停戰及停戰後日軍退駐何地，由雙方軍事代表議定之，但事實恐不盡然。停戰協定之中，或不無日軍撤退上海之規定，而撤兵時期及條件，亦似有待於圓桌會議之決定。圓桌會議是何性質，始終不明，近讀芳澤氏在上院之答辯，始證實吾人所推測者，固未會錯誤。芳澤氏之言曰：「中國排日運動之惡性，實無倫比。對於圓桌會議，政府方針要求廢止排日運動，自不待言。而關於維持治安，亦擬努力保持其安全」。是日本意中之圓桌會議，有兩大目的，一爲取締排日，一爲保持安全。就第一點言，即脅迫我承認一月二十八日吳鐵城市長所發送之覆文，立即解散一切抗日團體。使吾人於忍受重大犧牲之後，仍當接受無理要求。手段之辣，用心之險，可謂空前絕後矣。就第二點言，則所謂保持安全，即隱指上海公共租界及日僑之安全而言。此事包含範圍甚廣，凡設立中立區等等，皆可於此前提之下提出討論。日本故意用此意義不明之字句，即留有伸縮餘地，以備臨機應變，進退自如。中立區如不成，則主張以國際委員監視中國官吏執行行政事宜。所謂共同委員會，即其變相。由此觀之，則停戰協定成立之後，撤兵問題，須待圓桌會議之決定，而圓桌會議之議題又如是，則滬局豈不可危哉？

外長羅文幹氏前日對新聞記者談話，謂：「上海和議正式談判，係依據非正式會議所商定之原則，進一步爲具體之談判。現在關於停戰問題所須商議者，在如何保障今後不再發生戰事。日方已允同時商議停戰與撤兵，諒不至再有變化。上海和議，關係全局，現値國聯調查團留滬期中，或較易得相當結果。我國方面決不變更中央已定方針，和戰關鍵，全在此數日內。惟撤兵區域警備權，我方決不能放棄。日方提議由國際警察維持撤兵區域之治安

，已經我方正式拒絕」。吾人於此始知原則問題，確已決定，所謂具體談判者，即手續問題也。日方雖允同時商議停戰與撤兵，然二者必須分別步驟，可見仍爲先停戰後撤兵。不然事實上業已停戰，祇要日允撤兵，無須再有任何停戰之保障。若就停戰之保障而言，則最徹底辦法無有過於撤兵者。兵既撤退，戰何從生？今不以撤兵爲停戰之保障，則停戰之後，兵不即撤，顯然可見。是停戰會議中，雖同時討論停戰與撤兵，而停戰非即撤兵，撤兵仍有條件，可由理論推想而知。因我委曲遷就和局之故，停戰須附帶條件，撤兵又須附帶其他條件。我之所利者，究在何處？當局亦知此次停戰，並非勝敗結果，則日軍從我領土退去，何以需要兩重條件？況所謂停戰會議中所商定之停戰撤兵辦法，其結果僅對於業已實現之停戰，我附以至少於我無益之條件，而撤兵問題，無論規定如何詳密，日既要求召集圓桌會議，在該會議未成功以前，必不依照協定撤兵，可以斷言。日本外交當局對國聯理事會提出召集圓桌會議之議，理事會亦有相似之決議，且芳澤在議會又有負責之答辯，則其不肯拋棄此項主張，了無疑義。圓桌會議所討議者，日亦必強硬要求取締排日與保持安全兩事，其利用停戰協定延緩撤兵，以爲後盾，更爲必然之趨勢。事勢如此，停戰會議雖同時討論撤兵，於我有何益處？同時談判，而不同時實行，事實上毫無用處。吾人所以主張不談停戰而談撤兵者，蓋以此耳。

今我當局既已承認先停後撤，停戰則以日軍後退若干里爲保障，撤兵如何，必待諸圓桌會議而後定。撤兵問題，果能在停戰協定中，先懸原則，已屬上乘。具體辦法，恐談不到。原則作用，本極薄弱。若賴此以解決外交紛爭，尤無效力。國聯理事會歷次決議案，非不高談原則，結果如何，有目共見。若原則有拘束力，則日軍早應撤退，東北何至有傀儡政府之出現，江南更何至有慘酷戰事之發生！今日之上海停戰會議既無從而來，停戰撤兵之商榷亦無由而至。原則之不可恃也如此，則同時討論停戰撤兵，必至戰雖停而兵不撤，兵未撤戰仍可生，所有停戰協定，皆成廢紙。外交談判，要在利用對方弱點。日欲以停戰協定，掩蔽各國耳目，以示其遵守國聯決議案之意。而停戰與撤兵，本爲一事，不容分離，亦爲日所深知，彼必欲分別討論者，蓋已早存停戰不撤兵之野心，而以不撤兵要脅我接受無理要求。前後布局，絲毫不亂。我墮詭計，尚以爲和議有望，斯誠吾人所百思不得其解也。政府當局於滬變初發之時，累次聲明滬案爲東北事件之延長，不能分案解決。當局政策，有類公債價格，早晚行市，變動甚劇。言責何在，今且不必追詰。特吾人所不能不言者，即日本不立即撤兵，而僅議停戰，則協定毫無效力。若撤兵祇懸原則，而實行則待圓桌會議以後，是異於城下之盟者幾希？竊願政府當局一誦其歷次宣言或談話，有以告我國人也。

（錄三月二十五日北平晨報）

◇　◇　◇　◇　◇　◇

異哉撤兵意義之解釋！

上海和議正在進行，眞相如何，尚難明瞭。此項會議，究爲停戰會議，抑爲圓桌會議，無從懸揣。我國主張同時磋商停戰撤兵，似爲事實，但停戰不撤兵，等於延長占據，理詳昨論，今不贅述。聞日本對於撤兵二字意義，尚多曲解。彼謂二月二十九日國聯理事會及三月四日國聯大會兩決議案中所謂「日軍撤退」，從嚴格的意義解釋之，乃指停戰所必需之撤退而言。即撤退爲防止中日兩軍衝突之必要手段，與日軍由上海撤回本國，完全不同，而中國方面則要求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且以撤退不得附帶任何條件爲開會磋商停戰之前提。日本政府特爲此點，表明態度，謂「停戰交涉之議題，祇限於直接確保防止中日兩軍衝突之方法。至承認取締排日運動及保障上海安全方法，則待停戰協定成立後，再開圓桌會議談判。是以日軍從上海撤回本國，須待上海完全平靜及日僑得安全保障時，由日本自動的撤退，不能加以任何

限制。國聯理事會及大會所謂撤兵，由當時上海情形及決議案全文觀之，係指與停戰有關之撤兵而言，決非撤回日本之意。中國既已接受兩決議案，當然有遵從日本解釋，進行停戰協定之義務」。由此觀之，則日本不獨分停戰撤兵爲兩事，且對於撤兵意義，强附謬解，以貫澈其預定不撤兵之陰謀。我國對此解釋，是否業已反駁，而反駁結果，是否業得日本承諾，苦無材料，可資參證。若對於撤兵意義未爲正當解釋以前，而貿然開始停戰交涉，或待開始交涉時，再行爭論，不能不謂爲步驟上之錯誤。

尤令人驚訝不置者，則日本報紙盛傳國聯調查團委員長黎頓氏於十八日，曾以私人資格，提出調停滬案辦法，由英使藍博森氏提示中日兩方代表。該案內容，約有三點：一撤兵問題，應照歷來聲明，由日本自動的實行之。其時期務必從速。因撤兵後實際的安全保障，不能不加以考慮，故不能立即完全撤兵，實爲事實上不得已。是以日軍撤退與開始交涉，不生關係。二撤退區域治安之維持，當然須完全在中國主權之下。但中國軍隊承諾絕對不侵入距離租界二十公里以內，同時並負責取締純然敵對武力之便衣隊。撤兵區域之治安，應由中國警察維持之。三爲消除引起不幸原因起見，中國應嚴重取締一切排他行爲。同時因認識中國之排他行爲乃此次事變重大原因之一，故滬案與東北事件，實屬各別問題」。此項提案是否爲黎頓氏所提出，抑爲日人所捏造，吾人尚無法證實，但以日報言之鑿鑿，至少當爲第三者所起草之一案。我國此次接受和議，開會談判，是否根據此案，現時亦未能斷言。東京方面又傳日本因此提出四種對案，其第一案爲日軍撤退區域，應設立中立地帶，純由各國共同警備。第二案爲參酌撤兵區域內地方情形，分別維持治安方法。例如接近租界區域，由各國共同警備。與租界利害關係較少地方，則於各國公同監視之下，由中國維持治安。第三案爲由中日兩方代表及第三國代表，組織共同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監視之下，由中國維持治安。第四案則爲照黎頓提議，完全由中國維持治安。聞日本陸軍外交當局協議結果，以爲非使中國承認第三案以上之任何一案，不能貫澈出兵目的。由此觀之，則日本所贊成黎頓案者，僅第一第二兩點矣。第一點認日本撤兵不必與停戰同時討論，第二點滬案不得與東北事件，併案解決。

吾人所以不憚列舉日方主張者，意在闡明此次上海會議究何性質，而所定議題究爲何事。因現時京滬所傳內容，殊多紛歧。而日本通信社所言，尤與我方消息相反。即我政府當局所談，前後亦不一致。如此重大事件，苟非公開商榷，何能窮利害而明得失？綜合各方報告，所得而斷言者，則今茲上海會議縱得同時磋商停戰撤兵兩事，而所謂撤兵者，乃指日軍由嘉定南翔前線退至寶山廟行大場一帶而已。若日軍由滬撤回本國，則有待於圓桌會議之決定。明乎此，則所謂同時討論停戰撤兵者，事實上必如日本所云「與停戰直接有關之撤兵，」非完全撤兵也。故現時世上所喧傳之撤兵，祇能謂爲後退若干里。後退若干里，可以暫時避免接觸，有停戰之效力，無止戰之作用。是所謂和平談判者，不知離題若干萬里矣。日本態度，異常明瞭，彼亦公言不諱。而我當局究竟採何方針，則始終尚未與吾人以判斷之標準。日本不但於停戰撤兵之間，劃一鴻溝，且對於國聯理事會及大會之決議案，擅加曲解。此種解釋，是否爲我國所能承認，亦未聞有何表示。查二月二十九日理事會決議案，係以停戰爲前提，召集圓桌會議，商議息止中日兩國間之戰鬥行爲。是所謂圓桌會議即係停戰會議，不得另增一重手續。而息止戰鬥行爲，非日軍盡撤回本國，無從確實保障，是爲條理上當然之解釋，無牽强附會之餘地。若僅議停戰而不及撤兵回國，則理事會何必聲明於兩大原則之下，進行此項交涉？兩大原則，即一日本無任何政治的野心，且無要求在上海設立專管租界之意。二中國確保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安全，且消弭兩租界住民之危險。此兩事皆爲日軍完全撤退後所發生之問題，若不撤兵，何必設定此類原則？證諸三月四日國聯大會所議決上海停戰四項辦法中第三項「建議中日雙方代表，由各關係國家之陸海軍代表參加，開始確定停戰及日軍撤退

辦法之談判」。明明規定「停戰及日軍撤退辦法」可見停戰之後，日軍必須立即撤回本國。若撤退僅指停戰所必要之後退若干里，則停戰二字已可包含，何必特別提及？就普通常識及各國先例而言，凡屬停戰，必當後退，方能避免意外之衝突。世界上斷無停戰不後退之事，亦無停戰不包括後退之理。是以停戰與撤兵並舉，則撤兵當然為撤回本國之意，毫無疑義。今日本故意對撤兵加以杜撰之解釋，希圖停戰不撤兵，以武力威脅其意中所擬議之圓桌會議，攫取或種權利，貫徹出兵野心，昭然若揭。吾人以為不獨停戰與撤兵不應分離，即停戰會議與圓桌會議亦不應區別。停戰即撤兵，停戰會議即圓桌會議，此為理事會及大會所決議，日本既已接受，不能推翻。苟日本固執其自私自利之曲解，來相要挾，則我惟有退席，靜待國聯判斷，決不可稍事遷就，致貽無窮之後患也。

（錄三月二十六日北平晨報）

◇　◇　◇　◇　◇　◇

軍人仍得兼政務官

四中二全大會，有現役軍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決議案。二月七號河南主席劉峙即呈請辭去豫省主席職，且言：『遵照中央決議，踐履宿言，懇即准予辭去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另簡文人接替，以為天下倡。』彼時我們發表社論，贊譽二全會改革國家弊政的勇敢，劉主席主持軍民分治的真誠。三月十日湖北主席何成濬呈請辭省主席職，專任綏靖。三月十一日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張學良呈請辭北平政委會委員兼職。繼起辭職的，報紙上尚發表了許多人。這一大批辭職案，政府究竟如何發落，尚無確實明文。三月十四日山東主席韓復榘亦電請辭職。三月二十日行政院長汪精衛復電慰留。電文謂：『此次二中全會，議決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政務長官之規定，應於最短期間，次第實行，……其中仍留審時度勢，斟酌緩急之餘地。現在寇氛方亟，魯境地居衝要，正賴我兄長才共濟，兼顧統籌。務請積極負責，勿萌消極，俟危機已過，從容討論，我兄任其重者，而以較輕較易者，付託其他同志，分任仔肩，庶幾責任與謙退心，兩得其當……。』韓主席得此電後，遂有『現既辭不獲請，惟有靜候時機』的覆電。韓復榘辭職事就此告一結束。前此一批辭職案，大概將來都有『正賴我兄長才共濟，兼顧統籌』的慰留。在辭職者方面，將來大概都有『現既辭不獲請，惟有靜候時機』的轉圜。一切辭職案，將來必如此告一結束。四中二全會的決議，亦必如此告一結束。

其實，中國的實際政治，有什麼多話可說？要了解一國的政治，一定要明白一國的風土人情。據說，我國某方的風俗，宴會場中，最珍貴的一味菜是魚。每到佳賓入座，酒過三樽以後，厨役捧盤獻魚。這時候，主人離座恭立，高呼『魚來：魚來：』全席賓客，離座鞠躬却謝，同說『留有餘！留有餘！』（餘魚同音）。主人三請，賓人三謝。主人此時極欵客之慇懃；賓人此時極謝主人之誠意。主人堅請，客人堅謝。請而復謝，謝而又請，必費許多時間，必經許多儀節，而後賓入座，主入座，而後厨役棒魚以退。實則盤之魚，為一木魚，魚底有酒館招牌圖記。此一幕獻魚戲，請之者極盡其慇懃，謝之者極盡其誠懇，實則主客都明白，請者請其所請，謝者謝其所謝。這是中國的風土人情，這真描寫盡中國式的實際政治。倘使我們要詑異中國式的實際政治，等於我們詑異獻魚謝魚的風俗。像煞有介事，這就是中國的政治！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一班當權謀國的政治領袖，果然認定目前各省政局，非賴軍事長官『長才共濟，兼顧統籌』不可，四中二全大會，又何必唱此軍人不兼政務長官的高調？一班軍事領袖，果認定事有專長，職難兼顧，又怕什麼『辭不獲請』更何必『靜候時機』？

我們始終認定今日政治改革上的先決問題，是軍人不兼政務官。這裏，我們不是看輕軍人的道德，說他們品行上不够過問中國的政治。我們是看重軍人的訓練，認他們技術上不能管政治。軍人兼政治，害了中國政治，更毀

了中國的軍人。政治是專門技術，等於軍事是專門技術。政治軍事上的反串，等於戲台上的反串，偶一爲之，聊以解嘲則可。要各竭其才，各盡其能是絕對不可得到的結果。軍人的頭腦，並不簡單。特別目前中國的軍事領袖，更不簡單。然而他們訓練智識，見解，習慣，因歷史與環境的關係，絕對不適宜於政治。軍人上政治舞臺，儘管眞誠要好，儘管努力做好，結果是愈鬧愈不好。根本，他就沒有這種訓練和智識去收到政治上的好結果。結果，政治軍事化；軍事政治化。結果，軍人政客化，政客軍人化。軍與政都遭失敗。這就是二十年來的政治。

更舍技術而言責任。練兵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與將士共起居，與兵卒共甘苦。如今叫練兵的人去閱文電，批案卷，應酬交接，迎送周旋。結果，責任分散，事不兩全。這次中日戰爭，中國方面，政治上無完備組織，兵事上無充分軍備，這就是二十年來軍政合一的結果。中國一省之大，等於歐洲一國。一省政治，須多少政治專門人才，以爲料理。然各省主席既爲軍人，於是一切政務機關，盡爲軍營部屬所占據。其結果不止武人不去練兵，文人且不得執政。武人兼差，文人失業，這又是中國年來社會不安定的理由，這又是二十年來武人兼政務官吏的結果。軍人有固定地盤，高官厚祿，以養其體，嬌妻美妾，以安其心。一旦國防上有了調遣，於是欲行不行，患得患失的觀念起來了。最近的歷史，就是證據。文人流離失所，今日合縱，明日連橫，此處掛顧問空銜，彼處拿諮議乾薪。學不致用，用非所學。國有棄材，人有遺力。目前的現象，就是證據。這又是二十年來軍人兼政務官的結果。

這種重大問題不立求解決，所謂整個內政，改良軍事，絕無着手方法。而解決的機會，在我輩看來，又爲千載一時的機會。在目前一致對外時候，更應軍政分工，軍人赴前敵，文人籌後防。全國總動員時候，全體赴難，人各有責，更無『長才共濟，兼顧統籌』之必要。在環境上說，在國難期中，實現軍民分治，誰敢戀棧，誰爲罪魁。誰敢發難，誰冒不韙。此種現役軍人不兼政務官吏之主張，今日必能實現無阻。

武人亦非絕對不可入政治。美國歷史上，將軍而爲總統者甚多。今日德國興登堡又爲武人而轉入政治之實例。我們所注重者爲『現役軍人』與『兼職』幾字。倘在歐戰期中，以興登堡將軍兼德國宰相，福煦將軍兼法國內閣總理，潘新將軍兼美國總統，此種『長才共濟，兼顧統籌』之結果，又將何如？外國軍人，其人格高尚，智識深遠，確非我國軍人，可以望其項背。歐戰結果，聯盟國全勝。彼時法國福煦，英國海格，美國潘新各人所統軍隊都數十萬。倘以此軍力爭奪政權，何求而不得。然此一班軍人領袖，歐戰結束後，歸還軍權，絕不干政。功成不居，惟其不居，是以不去。此又我國軍人所當師法之點。

在我輩看來，現役軍人不兼政務官一點，遲早必須實現。一日不實現，中國的軍事政治一日無出路。什麼時候可以實現，此則全憑文人領袖的政治勃力與現役軍人的愛國眞誠爲斷。（錄三月二十二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建國雪恥之一大問題

旬日後在洛陽開會之國難會議，依理論言，蓋所謂集全國之精英，決救國之大計，惟實質上，該會議能否對此國家一大問題畀一解決？而參與該會者，對於解決此一大問題，果有若何之認識與抱負乎？現在平津滬委員大抵一致主張，爲促成憲政開放黨禁等關於政治制度之問題，吾人曾推斷黨國當局，對改制問題，將予以同情之考慮，最近消息，果如所料，故關於此點，可望得相當結果。雖然，政制之應變更者，徒因現行制度，遭遇難關，事窮則變，故以變爲宜。然吾人之同情此項運動者，只限於此種意義耳，與救濟國難無與也。民國二十年來，國民腦力，多費於政治制度，數次戰事，因之而起。十五年之黨軍北進，其涵義不止於政制，然畫虎未成，初志不達，被

一以還，外交疏誤，內閣紛起，徒具形式之革新，依然混亂之故我，人心方厭，而日禍突來，遂又有近時之憲政運動焉。雖然，國家今日所遭遇之問題，其性質重大緊急之程度，遠超過於民國以來一切時期。我全國國民，苟對此無澈底認識，無完全對策，則無論政治形式如何改變，終不能免於淪亡。今日倘有建國雪恥之確實機會，倘並此虛拋，全國仍徒耗精力光陰於無內容無覺悟之論爭，不能應實際之需要而邁進，則中國已矣，至少現在負社會中堅責任者，全被淘汰，而全國將經長期之混亂，受悲慘之犧牲矣。

今日最大最緊之問題，首推對日問題。然究其實，國難不起於起之日，中日形勢，本來如是，日本之於東省，本隨時可占，張作霖在瀋陽費數萬萬設兵工廠，本等於斷送。夫東洋制海權在日本，此為日本最大強點，亦為國際不易強力干涉日本之最大原因，世界任何強國，非拚賭國運，無肯與日本在遠東海上決雌雄。此多年以來之形勢，抑仍是今日之形勢也。然日本此種實力，乃由多年工業上科學上之努力得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積弱之餘，復多內亂，虛度半世紀之光陰，坐看日本由無名島國，成陸海巨強；而經甲午之敗，庚子之恥，二十一條之羞，濟南慘案之痛，而不知奮發如故，直至去年夏秋之交，日本報紙已公然紀載將有武力行動，而我仍懵然罔覺，坐待九一八之變，始舉國皇皇奔告曰，國難來矣！此猶之患肺病者，必至咯血發熱，一臥不起，始知有病，則誠宜其病也。而日本之為此，固基於其傳統的侵略中國之野心，而近因則為世界經濟恐慌中日本政治經濟一切問題之僵化，人民思想傾向之危險與不安，加以畏慮蘇聯五年計畫完成後之軍備進步，而適乘歐洲之多事，與美國海軍尚無意向遠東取攻勢之事實，對內對外幾經醞釀，然後決心為此猛烈之一擊。然而即在日本占領三省之今日，而彼國社會，不安如故，政治經濟，僵化如故，於是法西斯蒂之狂熱大興，產業經濟大改造之議論盛起。然由大體言，日本之稍具遠識者，今對一切問題，絕不能作無條件之樂觀。此可知今日遠東問題之重大與緊迫，固完全一非常時代矣。吾人對於日本前途之觀察，誠見其武力侵略，完全錯誤，破壞中日友誼，促近世界戰爭，將來危機，異常重大。然而以日本之強，而危尚如此。則如中國之敵兵在境，除災民外可謂一無所有者，其危險之程度又何如？蓋今日之世界，全體迫於大改造或大崩潰之時。以美國之富，而亦患恐慌，失業者甚衆，英國為十九世紀以來之金融中心，而至於廢止金本位，各國之間，皆演關稅戰，國際貿易，行將為之不通。故任從何方面觀察，世界情形，緊迫已極，各國人民，同陷苦痛，因此一方實望和平，一方又實將逼成大戰。自日本對華之大侵略大破壞，自非戰公約國聯盟約之被戳穿，世界戰機，更日緊一日。所以各國人民，皆生活緊張，拚命勞動，而煩悶迄不能除。中國處此世界，有此隣國，數月以來，因國難之故，士農工商，殆無不失業，災況日增，生業日少，而最近復遭淞滬之大破壞，工業精華，至少損失數萬萬元之鉅，而政府稅收銳減，政費日難，而外須抗日軍之來犯，內復備貧匪之出巢。現狀之危既如是矣，而更須備今後更擴大之國難，一方須禦日本侵略，一方須準備世界戰爭勃發時如何生存。此誠極重極大之責任，極艱極危之事業矣。吾以為國民今日，亟應將此全部問題，通盤考量，決定對外對內之總方略，與夫恢復及建設經濟之總計畫，而善導國民，洞明時勢，以一致的精神，作緊張的工作，此始為求生之路。倘政府仍以被動的姑待的心理，枝枝節節，形式應付。而號稱國民中堅者，仍以無責任的態度，空呼救國，而不求實際，則此政府及此等中堅分子所領導之中國，必將陷於最大不幸之境遇。蓋將証明其實不適於現在緊張危險的國際環境中之生存，縱議決憲法，改組政府，將求如天壇憲法之光榮而不可得，何也，局勢太懸絕，而時機不及待也，召集國難會議者與其赴會者，當知一切敷衍粉飾，今日皆絕對無用，不惟無用，害且隨之。中國今日，真需要大勇大智之領導者！而其人何在？吾念及此，誠不勝蒼茫四顧之感矣！

（錄三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停戰會議終無結果

上海中日停戰會議，自三月二十四日開會，迄二十九日始將形式的停戰協定之第一條通過，而實際仍等於零。蓋自三月一日起，我軍先後退出上海吳淞防地。日軍於三日下令停進；我軍於六日下令：遵照國聯決議，實行停戰，倘日軍不向我軍攻擊，我軍亦不向彼施行攻擊。自此之後，除前線哨兵，不時有小衝突，爲軍事對峙時代所常有之情形外，事實本已停戰，故今之所謂停戰會議，應於確實停止敵對行爲之外，置重於日軍之實行撤退。詎日方別有用心，撤而不退，其間經過，有可得而言者：査二月二十八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駐滬英旗艦開非正式會議，既已決議五項基本條件，有中國軍隊，退至眞茹，日本軍隊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築路地段，俟雙方上述撤退完竣後，中國軍隊退至南翔，日本軍隊退回艦上等語，中政府業贊同斯案，而日本乃全線總攻，致和平運動，歸於泡影。及我軍退出原防，已如日本最初哀的美敦書所要求之距離，乃日軍追擊，竟逾二十公里之外。迨三月四日，國聯大會，議決以下三項：(一)請中日兩政府立即採取必要步驟，保障切實履行雙方軍事當局已發停止敵對行爲之命令。(二)關於第一條所請求者，雙方如何進行，應將實情，隨時通知國聯大會。(三)國聯大會建議，中日代表應於上述各國海陸軍當局援助之下，舉行談判，藉謀確實停止敵對行爲，並佈置日軍撤退事宜，國聯大會，並盼中立各國關於談判進展，隨時向大會報告。當時我國顏代表惠慶聲明：『如議案文第三條言及停戰而非言及上海會議，再如議案文不規定日軍從占據地退走之條件，則渠可接受此案』。易言之，此項會議，祇限於軍事，不能牽涉其他問題是也。從三月十四日起，中日代表，因英使之斡旋，開停戰預備會議於上海，實即根據國聯決議之範圍商洽，故日使曾提及遏止抗日運動問題，經我方以事屬政治性質，拒絕討論，對於類似成立中立區諸意見，亦未予置議，上海方面一時嘗傳滬會條件中有國際管理及許日本在吳淞駐軍之說，實無其事，蓋有不慊於政府當局者，利用外交，以肆攻擊，故浮言不盡可信也。至二十一日議定三原則：(一)中國軍隊，暫留駐原防。(二)日本軍隊，按照一定程序，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之原防，此項程序，將由正式會議規定。(三)由參加各友邦之代表在內之合組委員會，證明第一及第二兩項之實行。對於上項三原則，日本政府表示意見大體如下：(一)日軍因軍隊進止，按憲法係天皇之統率大權，故由現駐地點撤退時，決不受外國之掣肘，並須明示自動的撤退；地點爲上海吳淞一帶。(二)關於撤退後地域之警備，雖委諸華方，但除華方所派警察外，尚須派駐日警或國際軍。(三)停戰協定係屬一時的措置，故爲確立永久的和平起見，須照國聯二月二十九日決議，續開圓桌會議，並應於停戰協定中，表明舉行圓桌會議，協議此事之意。(四)停戰協定成立後之日軍撤退，僅係停戰表示，故與在獲取永久和平之保證後，實行撤回本國有別。日方態度如此，停戰會議之不能有良好結果，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果也，二十四日第一次正式會議，日本代表，即欲延長吳淞，江灣，閘北之留駐期間，以待圓桌會議之結果，易言之，欲以保障占領之方法，謀有利條件之獲允耳。二十五日之會，日方解釋彼軍撤至毗連租界地帶，係指眞茹，大場，楊行，獅子林一帶而言，其爲強辭奪理，令人憤慨，而是日上海日僑開居留民會，通過反對日軍撤退，及閘北永久不駐軍隊，成立中立區，組織國際警察，維持界內治安等案，會後在虹口一帶，游行示威，空氣緊張，明係軍方授意，形勢如此，會議直已陷於不能，比經英美兩使調解，由雙方軍事代表於各國武官列席之下，另開小組會議，討論撤兵的專門問題。二十六日該組集會，日方堅稱五萬士兵，加以騎砲，如退入租界，實難容納，仍持退至獅子林眞茹楊行大場四地之議，一連兩日，迄無成就。至二十八日，大會擬就停戰協定五條，惟日方仍堅持撤退至吳淞江灣閘北，謂日軍衆多，如退至租界，實有困難，且地小極不衛生，我方仍反對，惟謂日軍如以楊樹浦爲毗連區域，我方或可加以考慮。按日方對撤兵實欲分兩期，首期將前方軍隊撤至公共租界毗連地點及越界築路區，所論毗連，其範圍之廣，有如上述，最後讓步，祇將吳淞

之砲台灣劃出，而張華浜，蘊藻浜，閘北等處，則迄堅持，惟此項撤兵時期，已可討論及之，其次期由上述地段撤入租界，則確切時間尚不允討論，據稱此時間須考慮臨時情狀而定，換言之，即日方若認爲時勢不許，即可無期延宕，因此撤出閘北直不知何日，此中含有永遠控制閘北江灣一帶地區之用心，昭然若揭。二十九日僅將停止敵對行動一條通過，而其他各條，紛糾仍多。誠以日本此次侵略中國，實具決心，對東北志在獨占，而利用傀儡，掩蔽其吞併之謀，間執國際質責。對東南則動議共管、以誘惑外人，冀遂其分贓之念，而更求滿蒙特殊地位之保障。爲計至毒，擇術至巧，故重兵決不遽撤，上海斷不輕退，彼固自謂非使上海成安全地帶，無以解於此次之出兵，易辭言之，非使上海形勢上成國際共管，實質上彼占優勢，則彼必不肯罷手。觀於日陸相荒木氏最近表示之强硬，竟不辭增兵再犯，可知停戰會議，終無希望。此際我方如果延不開圓桌會議，則彼正可屯駐重兵，久據不去，如遷延過久，使彼與各國聯成一線，鼓動共管，則我方應付，當更爲難，蓋吾人固認東北與上海係爲一事，彼又何嘗不可將兩者牽成一線，以東南之共管，換東北之獨占。吾人於本月二十二日曾著論論停戰不可恃，撤兵非根本，主張『中國當在國際公開之會中，詰日本責任，並發表我之希望復好，同時絕不屈服之具體的意見。日本而原則的接受，則議之；否則寧使會不開耳，其撤兵與否，又何値一論哉？』今停戰會議，碌碌經旬，所得僅此，試問於事實何裨？今日之事，如當局認澈底犧牲爲有利於國，則抗爭不屈，拚着糜爛沿江海各地，與之周旋可耳，如自審利國之道，別有所在，則應負起責任，決定辦法，從速運用外交形勢，自動的早開圓桌會議，討議滬戰善後，制於機先，免致東南東北，胥成被動，聽人之操縱自如，而我乃兩面陷於進退失據之苦境，此非謀國者忠於國家之道也。願當局速下決心！

（錄三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故都聞見錄

銖菴

▲査樓

嘉慶初年日本有唐土名勝圖會之刻○此書近頗有傳本○全爲當時來游上京者歸國追模之作○其卷帙次第○首大內○次皇城○次內城○次外城○次園囿郊坰○而終之以直隸各府○其編制先之以總圖而後及乎典章文物風景名勝○系之以說明○而參引名人之題句○其於大內也○則若帝后御冬夏朝服之圖○午門朝參之圖○午門內九重門之圖○太和殿大朝會之圖○除日保和殿宴外藩蒙古之圖○乾清宮千叟宴之圖○重華宮小宴圖○其於皇城也○若天安門頒詔之圖○元夕奉芍藥牡丹之圖○冰嬉之圖○紫光閣試武進士之圖○皇帝躬耕皇后親蠶之圖○皆太平之世聲名文物之盛○即會典諸書所不克備見者也○若東西安門之圖○四牌樓之圖○正陽門正陽橋之圖○則京師城闉闤市之蹟○可以自今證古而若合符契者也○至如各衙署寺院壇囿苑籞○或其名僅存○或其地已泯○覽其圖繪○皆宛然如見○數百年來經營締搆之功○猶得長存於吾人之想像○斯誠圖籍之瓌寶○中土所未見○至如人物衣冠之制○多已遠非今狀○尤好古者所不可不一觀○吾以爲古今風俗變遷○最可玩味者○莫如戲樓與妓館○其所載東西靑樓之圖○是在今燈市口東邊一帶○妓女皆服長袍盛妝○彈箏琵侑酒○繡簾紅燭○逈非今世所見○正陽門外之査樓○其戲台與今制尙不殊○惟觀客皆露立○婦女始居席棚○民國以前舊式戲院○客坐皆以長凳縱列○側耳聽之○不正對戲台○婦女則居樓上○有主男女合坐○輒大爲時論所訴○警廳從而厲禁之○故知其爲乾嘉遺俗也○今則此種戲院已僅有存者○男女合坐○莫敢不服矣○唐土名勝圖會繪其狀○至足耐人尋味○牌樓上署廣和査樓四字○査樓者○査姓富商所創○於是凡戲樓皆以査爲名○不知何時誤査爲茶○得此書始克正都人相沿之誤○



國風社選

感憤詩

山腴

江淮四瀆尊源委貫南條禹功盛疏導不似黃流驕沅
湘匯九派從古無驚濤邘溝注北流實通蔡宋郊啓洩
各千載所恃堤防牢人事自不脩反怨天聽高東南七
行省蕩爲魚鼈巢賢愚盡併命可憐隨汝曹
無國無惡俗妖蠱著亡徵昭昭白日光照爾秘戲陳鞮
履霏狄香乳酥融雪膺簇巾弄隱約散髻搖鬅鬙下鋪
氍毹氍上綴珠珞燈極逞姚冶態素女謝不能衆生非
阿難戒體攝摩登執此問釋迦妙義云何譍
蟄居已無歡況復當歲闌不惜衆芳隕甯悲獨樹乾雨
暘匪愆期咎眚有萬端斗米五十千對案不能餐輕肥
騁都市孰思粒食艱飢雀鬧空倉徒傷毛羽殘昔人笑
衛鞅硜硜六蝨奸一塞更一開農戰力猶搏嗚呼游惰
滿危國何日安

正月十四夜過陳仲起話別即送其翌日南旋

嘿園

城西一輪月月下森戈鋋驅車如突圍戒嚴吾亦前夜
寒豈不畏再面知何年蹤跡徧大地多君守彌堅自從
國改步孰可入勝天同官半黃壤存者皆華顛資生有
菽水甯論歸無田吾歸良未能送君祇自憐搖搖短燭
影對此心旌懸手中紫團參（王半山句）附君南去船上奉白
髮毋到及驚蟄先辱親庶可免擇交如君賢

壬申燕九日賦謝主人并呈同坐

爾和

滿坐高交動天地中有牛醫何不類天台老儒眉已白
問名忽憶廿年事主人曹侯溫且恭蹀躞迎門如執贄
詩腸九轉飢欲鳴多情汪倫獨後至長安街上有黃鑪
知是宣南舊酒肆昔賢風流已銷歇空說潘魚與江豉
我如鄙夫喜食肉對此小鮮昏欲睡鄰翁藏園來何暮

獨擧燈羹盡一器酒闌賓主有佳句彈毫屬筆競相示
黃濳咳唾驚九城若非詩仙定詩魅國命不値一錢買
覆宗滅祀付兒戲吾儕老矣各自愛何必傷時追賈誼
明年我作東道主烹羊炰羔拚一醉

壬申元旦口號　庸庵

春到春申春可憐梅難索笑柳猶眠縱思避地綠無地
已罷朝天但籲天八陣旌旗迎曉日萬家村落委荒烟
干戈擾攘催吾老七十之年又六年

再利纕蘅移居　什公

吾廬槐陰矗城東著汝行窩在此中講學更難諸子聚
躭禪儻亦老夫同畫卷幾株猶未忘齋居百年總宜空
餘生但以詩爲命家法應追鉏菜翁

壬申元夜靜安寺路獨步　稚辛

失笑居然一禿翁清宵踏月更無同奪關漫道功能建
禁夜偏教興易窮萬點寒光搖墓樹幾家野哭入天風
憑君莫怒魚龍戲虛閣飄鐙影自紅

龕翁厂　梅泉

落燈風裏雨霏霏寒襲重簾況鐵衣敢向赤標攖熾怒

早知青帝號靈威兩雄廣武成相阨一矢聊城未解圍
乞與維摩師子座安禪至竟勝鋒機

臘日游蘇門客次阻雨漫興　居坦

窄巷通橋出小舟人家相望水邊樓飄燈餞歲悟悟思
邀笛臨宵宛宛愁豈有湖山容獨往祇宜暮雨動淸謳
南來第一淸佳處猶恨明妝照濁流

讀纕蘅秋草詩感賦　疑盦

盈尺階前地牽愁到海濱遙憐峭寒節應有欲歸人望
斷春妍晚驚添野燒新卷葹今竟死何忍說良辰
欲采羣芳佩魂枯夢亦殫神州蘭蕙化終歲雪長寒儘
有深根在疑將隔世看老夫餘淚點濺汝用汍瀾

虞美人　淑通

門前蕭瑟人如舊密約黃昏後一江風月滿歌船珍重
入時眉黛鬥新妍　紅兒日夜裁雲錦夢覺君王枕漢
皋春訊已成灰憶否芳華遲莫哭無媒
窮陰天地烽塵隔龍戰中原拆春光如夢亦如煙辛苦
年年嘑笑向人難　銀濤東湧扶桑日血海西流急南
船北馬起夷歌萬感蒼茫家國舊山河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刊本方言跋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宋慶元尋陽郡齋刊本。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前有郭璞序。又慶元庚申會稽李孟傳序。又東陽朱質序。收藏有橫經閣收藏圖籍印。朱文印 華亭朱氏 白文印 顧仁效收藏圖書 仁效 顧文慶鑒賞印 朱文印 揚州季氏振宜之印 滄葦 季振宜藏書 墨印 李孟傳跋第二葉闌外有野竹齋裝四字。

壬子春。余客燕京。適盛伯羲祭酒遺書散出。正文齋譚篤生宏遠堂趙聘卿以二千金捆載數十篋入市。余詣宏遠堂觀此書。告以此蜀人遺著。頗欲得之。趙云書為合貲公置。若此書。歸我者固易言也。既而列價拈鬮。此書竟為譚估所得。譚頗識版刻。恒以高價居奇。余往問值。則云非五百金不可。時余絀於資。告以二百金不可得。遂輟議回津。後。私自惋歎而已。會伏暑。譚遘痢疾。篤。持此書告伯恒曰。傅君常欲得是書。吾固心許之。特價未諧耳。今余病恐不起。藥餌之資不足於用。願得二百金。歸之。余感其言。急持金入都。載之以歸。旋携至滬上。以示楊惺吾、沈乙盦、繆藝風。均各有題識。藝風語余。意園得書後。王蓮孫祭酒曾假得影寫付鐫。持以示人。咸以其字如翰苑官體書。與宋本風格絕不類。蓮孫慙沮。遂匿不示人。因縱臾亟為印行。公諸當世。余遂先浼繆經同年寄日本小林師製珂羅版百部。旋又屬藝風督陶子麟精摹付刊。而王雪澄丈為之校記。即今編入蜀賢叢書者是也。

按此書自明以來。歷藏野竹齋沈氏。華亭朱氏。長洲顧氏。揚州季氏。皆有印記可證。然以余考之。即錢遵王敏求記所載之本也。據敏求記言。舊藏宋刻方言。牧翁為余題跋後。歸之季滄葦。此本正有季氏四印。季氏延令書目載此

書四本。牧翁跋今册數既符而牧翁跋則不存詳檢朱質跋後葉乃影寫補入是必因牧翁題識在此國初以禁書令嚴撤去之又卷二三兩葉亦屬鈔補正為有榛娥之臺一段疑其眉間必有題字亦緣其人有違礙而易之此可以意測知也意園此書得自何人不可知第自季氏散出後別無名家印記則其沈埋於世者殆二百餘年故乾嘉以來治方言學者皆不得見宋刻惟盧氏言校記刋成始見李文授本因撰補遺一卷然據王雪澄校記證之則所舉李本異字與茲本多有不合王氏疑抱經所見乃影宋本非宋刻原本也又盧氏臚列所見諸本首為宋曹毅之本注云明正德己巳影抄余考之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此本卷末有正德己巳夏五得曹毅之宋刻本手影一行李孟傳朱質兩跋亦同是戴氏疏證所引實即此本然余遍檢各目別無曹毅之刻方言之說其所以定名者祇據題跋一行耳以余考之方言自宋時有蜀閩刋本然李孟傳序已言閩本外不多見則自來相傳只尋陽郡齋本更無曹氏重刋之說揣其題跋之義當是謂得曹氏所藏宋本耳非謂曹氏所刻也設果宋代有曹氏重刋之說不應自愛日精廬外絕無他證且所舉曹朱兩跋及文字不同與李氏本無以異則所謂曹毅之本即尋陽李氏本彰彰明矣此其故由於二百年來宋刻本不可得見見一影本遂以曹毅之本稱之及更見宋本又以李文授本稱之而不知其實為一本也余別藏有明正德瀆淵李珏刻本備列李朱二跋知正出於尋陽本其刻書原序亦不言有曹氏本設同時有一宋刻異本寧不稱述及之耶此又不待辨而知其致誤之由矣余前歲曾取吳琯古今逸史本與宋本對勘一過茲舉其要言之如卷二及其所愛曰偉偉不誤諱其肥臟臟不誤臓餬託託不誤託卷三詐通語也語不誤詐卷五注楚轉聲也不誤聲轉耳卷九其柄謂之矜矜不誤鈐至其脫文如卷六或曰狙下有狙伺也注三字卷十三宛蓄也下有類法也正文三字黜短也下有音朏贅注三字注言不封也下有墓如墓也注四字至秦有榛娥之臺因奪失致貽笑端盡人而知更勿庸贅舉矣尤異者李孟傳序漏落至不可勝計如惟方言之書最奇古下脫孟傳頃聞之云云一百五十八字方言多識奇字下脫太玄多有奇語六字本朝歐下脫文忠王荊公曾南

豐十一字而附以所聞下脫一二蓋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十三字其他單詞賸義偏傍點畫所在差違往往而見余故精寫重鋟諸木俾承學之士得憑此本以訂戴盧錢諸家之說或進而疏通證明之則於故書雅訓或不無小補歟壬申二月初八日藏園居士記

諸家題跋錄左方

此即錢遵王售於季滄葦宋本書之一其後雖經顧朱遞藏而不見於著錄家兵燹之餘鬼神呵護乃爲沅尗所有將倩良工重刻驚人秘笈行見流傳千萬本於天壤間何幸如之　壬子仲冬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時年七十有四

方言十三卷宋刋宋印本後有慶元庚申跋兩跋書中避諱至惇字即甯宗時刋本季滄葦顧仁效顧元慶朱大韶遞藏仁效元慶均長洲人居陽山下朱大韶華亭人橫經閣即其藏書處國初歸滄葦季氏書目云揚子方言六卷四本牧翁跋即此書錢跋疑在慶元跋之後書禁嚴時撤去一葉影寫六字補之書十三卷季目云六卷誤壬子十月繆荃孫識

意園得此書時曾爲余舉宋刻勝影景宋本數事許之借校從公鮮暇願未果也人天永隔復見此書老淚滂沲乃不勝如薤春露之痛沅尗欲重刻傳之此固意園有志未竟者也壬子十月姚埭老民植書

壬子夏秋之交意園藏書始出沅叔同年得精槧名校本甚夥而以方言爲甲觀絳雲一跋不可復讀而紙版古香騰溢眞足爲驚人秘笈意園宋元版不多而至精其書之最烜赫者禮記四十册寬整如新吾與沅叔皆議價而莫能舉然吾厪得一孔叢子雖號稱嘉祐刻本實不及此書遠矣信知沅叔眞有書福者甲寅立春羣碧主人鄧邦述記

江安傅氏藏宋本甲觀　夏正甲寅二月上丁 長洲章鈺記

余舊藏揚子方言。正是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是南宋樞府諸公交承啟劄。翰墨燦然。於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

跋見有學集四十六卷。牧翁所藏想歸天上。則此本由乙而推甲矣。

沅叔寶諸萩風檢記茗理逐寫

余所見宋本書。紙墨必精。此本蓋南宋。非北宋也。方今舊本益稀。小山所云推甲。蓋有慨也。甲寅五月王闓運觀。

鬱華閣所藏宋槧之精整完好者。惟黃唐本禮記正義。與此書。爲巨擘。自壬子散出。多入景賢手。此則爲燕超主人所獲。否則亦隨禮記諸書入我篋矣。蓋景氏得書後未幾。即統舉宋本售諸文中。有黃善夫刊蘇詩汀州本羣經音辨。亦盛氏書中之上駟。然舍禮記外。無可與此書抗者。雖同爲宋本。當視其著作。爲次第之。此書直甲之甲者。豈可作甲觀耶。丙辰八月棘人袁克文。

鬱華閣藏書。流傳我邦者。余亦獲數種。皆我邦舊刻。如此宋本。乃歸沅叔先生。物宜各歸。其本主。我不以爲憾也。丁巳十二月九日內藤虎。

意園舊藏宋本不多。而至精。孝先之言甚碻。昌綬所收甲申雜記聞見近錄。已贈萩風。倚松老人詩。亦歸寒雲。皆宋刻宋印孤帙。此更爲漢代蜀賢遺書。宜沅叔奉爲鎮庫重寶也。

丁巳閏二月仁和吳昌綬謹志。

此本與盧抱經所校李文授本。殊不盡合。如卷九臑脂。盧校本臑首。此本仍作首。卷十二餜音映。盧校李本音影。此本仍作映。邊歇。盧校李本歇下作許竭二字。此本作泄气。又注中渴作竭。此仍作渴。皆不可解。抱經所見。殆景寫或傳校之本。必非眞本也。

沅叔見示此書。因書數語。冀他日重作校記。以匡盧氏之誤耳。

丁巳七月盛鐸



凌霄一士隨筆

賽金花。奇人也。世久忘之矣。近以報紙之揭載。其名乃又盛噪。濰縣陳恒慶曾官巡城御史。賽金花、之因、案、遣、發、回、南。躬與、其、事。其「歸里清譚」中記賽金花有云。「歸國後。隨狀元寓京都。狀元將歿。囑其夫人畀以三千金。令其母携去擇配。夫人吝甚。予以首飾衣服數事。逐之使去。乃入滬上青樓。輾轉至京。寓西安門外磚塔胡同。(?)地爲樂部羣妓之淵藪。於是聲名藉甚。車馬盈門矣。至吾家相府請安者數四。(按恒慶伯祖官俊官至協揆。此謂其舊第也。)予因得識面焉。初見、時。目不、敢、逼、視。以其、光、豔、照、人。恐亂、吾、懷、也。庚子歲。拳匪起。洋兵入都。德國元戎瓦達西者。爲八國統領。原與金花相識。一旦相逢。重續舊好。凡都人大戶。被洋兵騷擾者。求金花一言可立解。以此得賄巨萬。(按賽金花要求瓦德西飭軍紀。動機蓋非求賄。樊增祥「後彩雲曲。」序謂「爾時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曲謂「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肱篋休探赤側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誓婦言。強於辨士儀秦口。」於此節乃深許之。)洋兵既退。其名益震。人皆稱爲賽二爺。門前榜曰候選曾寓。曾蓋金花之本姓也。(按據報載賽談話。謂母家趙姓。)家蓄雛妓四五人。以代其勞。終日安居樓上。非有多金貴客。不下樓一見也。夜與同夢者。多紫纏黃絆而至。羣呼樓上爲椒房焉。其性殘忍。一雛妓被其笞死。瘞之樓後。爲人控告。時予正巡視中城。委指揮趙孝愚持票往傳。至其家。有娘姨數人。婉言進賄二千金。放其逃走。趙指揮本爲安邱富紳。不允其請。又詭云。夜間被竊。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揮將飭城役往購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車至城署。五城、御、史、

多與相識不敢堂訊。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滿一漢兩司員鞫之。上堂時。滿員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上視曰。三爺。你還恫喝我。獨不念一宵之情乎。滿員乃由後堂鼠竄。漢司員正人也。諦視其貌久之。心怦怦動。旁有錄供者筆落於地。司刑隸手軟不能持鎖。司員乃歎曰此禍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後患。此語傳出。諸要路通函說項者。紛至沓來。堅請貸其一死。乃定爲誤傷人命充發三千里。編管黑龍江而說項者又至矣。乃改發上海。予聞之笑曰。蛤蟆送入澤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復委趙指揮押登火車。送至良鄉縣縣官躬迎於車站。告趙指揮曰。下官敬備燕席。爲二君洗塵。乃同入縣署。賞名花。飲佳醴。翌日趙指揮回城復命。予曰。東坡有句云。使君莫忘雲溪女。陽關一曲斷腸聲。當爲君詠之。近聞金花已物故。年不過四十也」早傳已死。今猶健在。賽金花若海上東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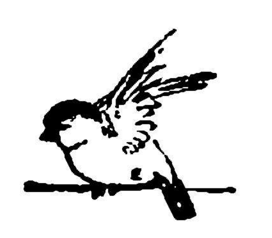
恒慶以甲科由部曹而臺諫。久宦京朝。於春明舊事。見聞不少。所撰「歸里清譚」尤以風趣見長。惟舛誤處亦時有之。殆緣年老而記憶力衰。吾嘗略舉數則。訂其疏失。猶未盡也。此所記賽金花事。未必概屬確鑿。惟以出之躬與賽案者之手。要足備參考之資耳。寫滿司員鼠竄甚趣。而寫號爲正人之漢司員諦視而心怦怦動。尤趣。至謂錄供者筆落於地。司刑隸手軟不能持鎖。一堂上下。神不守舍。於賽金花之冶豔洵爲儘力烘託。亦所謂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文耶。此種寫法。小說中有之。「封神演義」之寫姜子牙斬蘇妲己是也。恒慶自謂初見時恐光豔亂懷。不敢逼視。則心怦怦動之自畫供招矣。賽金花虐妓致死一案。據報載賽之談話。謂係寃獄。似亦不盡無因。當瓦德西據京時。達官奔走賽金花之門者。頗不乏人。時局既定。瓦去而賽留。聲氣猶盛。若輩蓋不自安。會有養女不良於死之事。或謂實假此以逐之。免暴其私也。

賽金花攝行公使夫人時。在外國循西俗交際。蓋爲創舉。前乎此者。猶囿於中國之舊禮教觀念。不敢如是也。曾紀澤之奉使英法。由滬出發之前。致書法國所派招待員法蘭亭。於女眷不能從西例交際一節。鄭重言之。謂「現有極要之事。須與台端一商者。貴國爲秉禮之

邦。泰西各國禮儀。大半依據貴國所行。以爲榜樣。中國澄至聖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爲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禮節迥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儘可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尙須商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此大禮通例也。而中國先聖之教。則男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既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至親骨肉。其嚴如此。則外客更可知矣。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爲大恥。現在中國與泰西各國通好。將成永久之局。將來國家遣使。亦必常行不斷。公使挈眷。事所常有。鄙人此次即携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議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祇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却係中國名教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各國公使駐於中國北京者。其眷屬亦並未與中國官宅往來。可見彼此禮教不同。儘可各行其是。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爲畏途。實於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引經據典。斷斷長言。在今日觀之。其迂腐可笑。莫甚焉。而在當時則視爲禮教大防。所繫不容不嚴。申約束也。紀澤之意。不僅爲本任立一定規矩。且欲制法垂後。使出使者相承弗替。共維禮防。不十年洪鈞乃大解放。（紀澤以光緒四年奉命出使英法。鈞以光緒十三年奉命出使俄德奧和）而賽金花遂如報載所談「在柏林任上每次宴會余均與洪同往。因此得識德國朝野名流」著「東方美人」之譽。且承英女王維多利亞之優遇矣。賽金花於脫離洪氏。重墮風塵以後之事。每語人不少諱。惟如曾樸「孽海花」樊增祥「前彩雲曲」所記。鈞在日已不安於室。則否認其說。

報載賽金花談話。謂克林德之被殺。我國願立碑以紀念之。克妻猶不滿。賴其勸告瓦德西使向克妻解釋。至再始不復爭此。賽金花與克林德碑之關係也。而克林德碑之變爲公理戰勝坊。賽金花亦有可記者。民國七

年。世界大戰以德國戰敗終。北京協約國方面之羣衆。狂歡之餘。毀克林德碑。翌年中國政府以碑石改建公理戰勝坊於中央公園。昭參戰之績慶戰勝之榮也。落成之日。舉行盛典。演說者大都作稱心滿意之談。蓋以强横若德國。陵侮我國已久。今我國竟仗公理之力。居戰勝者之列。積年國恥。遂得湔雪。其爲榮也至矣。時賽金花爲國會議員魏斯炅妻。自請演說。則縱論世界大勢。而謂中國苟不能自强。此不過幾塊石頭搬家耳。烏足以言雪恥。語頗警闢。聞者歎異。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三十七）

美國Sinclair Lewis著
白華譯

第三十六章

（一）

耿尼柯的忍耐並不是超人的，可以繼續寬恕甘莉的邪說，像是去加州那般的溫存。甘莉竭力地隱晦，但是因為她對於「與市運動」，沒有顯出起勁的樣子，又得罪了耿尼柯。他相信這個運動；他要求她對於白路和新工廠，說些讚美的話。他哼着講，「咳，我已經盡我的所能做去，現在我希望你參加。你好多年講着我們懺懶，現在小卜來到以後，引起了大家的興趣，使得這城市美觀，像你所要的，你又偏說他是粗坯，不願意過問。」

有一次在午餐的時候，耿尼柯宣布道，「你知道嗎？據說我們鎮上又要辦一個工廠了——一個分泌奶油工廠！」他又大聲講，「縱然你不起勁，請你在表而上鼓吹鼓吹吧！」黑兒被他像牛一般的吼聲嚇着；趕緊跑到甘莉前面，把臉藏在她懷裏；耿尼柯只好安慰着他們母子。他因為自己的兒子不能了解自己，心裏更覺到激刺。他感覺寃抑這有一些沒處發洩。

因為和他們沒直接關係的一件事，引起他的雷霆。

在早秋時分，據瓦加明傳來的消息，說警官禁止一個組織全國超黨同盟的人演說。那人不理警官的吩咐，宣布他幾天以後要向鄉下人召集一個政治集會。這消息傳出去的當天晚上，那警官率領了一百名商人，拿着燈籠在街上游行，把那人從旅館裏拖出，用槓子抬到火車站上，押上了一輛火車，並且警告他不許回去。

他們在達雅房裏談起了這事，克拉克和耿尼柯夫婦都在座。

「這是待這種人的好辦法——不過他們還應該叫他挺一頓打！」克拉克講，耿尼柯和達雅都贊成。

甘莉匆忙地走了，耿尼柯看出她的神氣。

在晚餐的時候，她覺得他在想發洩。黑兒睡覺以後，他們舒適地坐在院子裏的帆布椅上，他開口道，「我看出你以為克拉克對於瓦加明的那個人所講的話太厲害了。」

「那不是他瞎管閒事嗎？」

「這些人全是德國籍的鄉下人，他們像魔鬼般的專會煽動——不忠實，不愛國，親德派的和平主義者，都是一般！」

「那人可曾說些什麼親德的話？」

「當然沒有！他們不會給他那個機會！」他扯淡地笑着。

「所以這全般的事件是非法的——而且還是由警官領袖—管理法律的官員領着人家犯法，怎樣能夠希望旁人守法？這不是新理論嗎？」

「在理論上或許有些不對，但是這是

在特別的情形底下。他們知道那傢伙的煽動。我們關於保護美利堅主義和憲法權利的事，很可以把尋常的辦法，擱在一邊。」

「他這又是從什麼社論裏看來的話？」她想，她一面辯駁道，「聽着，親愛的，你們這班貴族，爲什麼不堂堂正正地宣戰呢？你們反對那人並不因爲他的煽動，是因爲你們怕鄉下人信從他，叫你們不能賺錢，因爲我們和德國宣戰，凡是我們不喜歡的，就可以替它加上親德的名詞，不管是商業的競爭，或是不好的音樂。倘然我們和英國打仗的話，你就叫急進的人做親英派。在戰事終了以後，我想你們又要叫他們做赤化。這是一個永久有效的伎倆——這般聰明有趣的伎倆——替反對我們的人，加上一個不好的諢號！我們努力不叫他們得着我們要賺的金錢！致命當是這般做，還有政治演說家也是一樣——我想我叫白璘做淸教徒，司徒巴代做資本家也是同一個用意。但是你們做生意的人，比什麼都精明，用你們簡單的頭腦，有力的，誇張的——」

她能夠講這許多，是因爲耿尼柯在含忍着。現在他開口道：

「你要講的一切，大概都說完了吧！我靜聽着你輕視市鎮的話，你並且講它是簡陋和沈悶。我也忍耐着你不肯給山姆這班好人一些顏色，我甚至含忍你嘲笑歌佛的興市運動。但是我有一件事是不能含忍的：我不能含忍我的妻對於我違忤。你可以用種種的掩飾，但是，你明知道，這些急進派是反對戰爭的，讓我現在和你說開了，你和那一班男女隨便怎樣，但是這班人倘然是不愛國的話，我們一定要做到他們愛國。還有——天曉得，我想不到會和自己的妻說這種話——但是倘然你替這班人說話，那嗎連你在內，也應該照樣的辦！還有一樣，你一定要嚷着要言論的自由。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太多了，自由的煤汽，自由的啤酒，自由的戀愛，和你嘴上掛着的自由一切。倘然能照我意思的話，我要叫你們這班人按照固定的規則生活，縱然我要叫你們——」

「維爾！」她現在並不卑怯了。「因爲我不彀奉小卜，你便要算我做親德派？請你把我做妻的一切天職講出來！」

他咕噥道，「這一切和你尋常的批評是一貫的，我老早知道你要反對這市鎮的建設事業。」

「你說對了。我所做的一切是一貫的。我不是屬於歌佛原。這並不是指摘歌佛原，這或許是指摘我自身。好的！我不管這些！我不屬於這裏，我現在要走了。我不再請求允許了。我說走就要走。」

他叫道，「你肯告訴我，倘然你不嫌麻煩的話，你要走好久嗎？」

「我不知道。或許是一年。或許是一生。」

「我懂了。說起來倒好笑，我好好底把診務丟開，跟着你隨意的閒逛。你要我跟你到巴黎去學習美術嗎？或者穿着絲絨的短褲，戴着女性的帽子，要吃通心粉過活嗎？」

「不，我想不至於給你這種麻煩。你還沒十分弄明白。我要走——我眞正要走——而且是單獨的走！我要尋找一些工作——」

「工作？工作？對了！這就是你完全的毛病！你沒有充分工作，倘然你生了五個孩子，並且沒一個使女，並且要自己製奶油，像鄉下的女人一樣，那末你就不至

於這般的不滿了。」

「我知道。這就是大半的男人——和女人——像你一般的人們的觀念。他們說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願意和他們辯論。那些人們每天坐在公事房裏七個鐘點，幹那種苦活，所以會平地生出這種主意來，願意我有十幾個孩子。其實我那樣沒幹？我們時常沒有使女，我便料理一切的家務，照顧黑兒，到紅十字會去，沒有那件事失敗。我會做菜，我也會掃除，你總不能昧良心說我不幹！」

「不，你是——」

「但是我因為了忙，便能高興嗎？我並不。我一面忙，一面還是不快樂。這雖然是工作——但是不是我的工作。我願意照料一個辦公處或是圖書館，或是當看護和教孩子。但是洗碗碟不能叫我——或者許多其他的女人——感覺滿足。我們想用機器洗滌，有空和你們男子在辦公室，俱樂部一起，或者參加你們頑的那套政治把戲！我們是無希望，我們是不滿意的女人！你們何苦要我們在旁邊打攪？因為你的原故，所以我要走開！」

「像黑兒就不必挂念了吧！」

「那並不然。我可以帶他走。」

「比方我不答應？」

「你不會！」

悽涼地，「嗯——甘莉，你倒底要的什麼？」

「啊，能有談心的人！不，還在這個以上。我想的偉大是生活——拒絕隨便的滿足。」

「這話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對跑開這個字面，有我自己的解釋。你可知道，在你叫我終身守着的歌佛原以外，有怎樣大的一個世界嗎；或許我也有去了要回來的時候，但是我一定要帶回一些比我現在沒有的東西。即使我是卑怯，逃跑——好的，你叫這個做卑怯，叫你所願意叫的！我被怕人叫出什麼名字的心害苦得太久了。我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思想。我要走了！我對於自己的生命是有權力的。」

「我也有我的權力！」

「怎樣？」

「我對於我的生命也有權力——我的生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生命！你把你自己做成這樣。我倘然能同意你的一切怪異觀念，我就算該死，但是我講，我一定要倚賴着你。你說的那些「逃跑，個性表現，自由戀愛，度你自己的生活」那一些廢話，我從來沒放在心上！」

「你對於我有權力，倘然你能勉強我在這裏的話。這個你能做到嗎？」

他現着有些不安。

（二）

他倆辯論了一個月。兩人相互在感情上很有些損失，有時兩個人幾乎都要墮淚，他老是講到她的責任，她也是老講着自由，在攏總辯論的過程，她發現了她真能够離開大街，她就像發現了初戀的滋味一般。耿尼柯從來沒確定的答應她走，頂多他只答應她到東方去作一個短期旅行，看看東部在大戰期內，是什麼光景。

她十月裏動身去華盛頓——正是在大戰結束前的一月。

她決定去華盛頓，因為那裏比較紐約稍為安靜些，因為她想找到黑兒能够游玩的街市，並且因為戰時在首都的工作緊張

，需要許多臨時的辦事員，她乘此可以找些工作。

貝舅母雖然和她鬧了幾次，她仍舊把黑兒帶走。

她想在東部會不會遇見伊律克？但是這是偶然的想頭，不久就漸滅了。

（三）

她在車站的月台上最後看見的是耿尼柯，忠實地揮着他的手，臉上充滿了描寫不出的孤寂，强笑也笑不出來，只能撇着他的嘴唇。她一直向他揮手，當他不見的時候，她很想從車門裏跳出來，跑到他的前面。她想到他待她細膩的體貼，那是她平時忽略的。

她得到了自由，但是這自由是空洞的。這一瞥那並不是她一生的最高點，却是最淒涼的一刻。這是極好的一個機會，因爲代替頹落，她又開始向上。

她抱歉着，「倘然這不是維爾的好處，他給我的金錢，我是不能這般做的。」她又想：「奇怪，有幾個女人有了錢肯守在家裏嗎？」

黑兒嚷道，「媽，看我呀！」他坐在紅的軟墊上面，在她的身旁。他已經有三歲半了。「我不高興頑坐火車了，我們頑頑旁的吧。讓我們去瞧瞧白嬸。」

「啊，不！你是眞正喜歡白嬸嗎？」

「是的。她給我糕餅，她告訴我關於親愛的上帝。你從來不告訴我親愛的上帝。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嗎？白嬸講，我可以做一個講道的人。我能講道嗎？我能講到親愛的上帝？」

「啊，等我們的一輩子反抗過了，你再插進來吧！」

「什麼叫做一輩子？」

「那是精神上的一線光明。」

「這個是傻話」，他正顏厲色的，一些些不帶笑容。她吻他縐起的雙眉，想道：

「我離開了男人，喜歡一個瑞典的浪蕩青年，和表示不道德的思想。我的孩子却譴責我沒敎給他宗敎。但是這件故事還沒扯直。我既然沒有呻吟，也沒有像戲劇般的得救。我一直在逃跑，瘋狂地我覺得愉快。歌佛原掩在塵埃後面去了，我却向前瞅着──」

她接着向黑兒講：「寶貝，你知道媽和你在蔚藍的天邊以外，可以找着些什麼？」

「你講什麼？」他直率地問。

「我們可以看見背上有金鞍的大象，有年青的印度貴女從上面瞅着，她胸前掛着紅玉的頂鍊，一片浪花翻騰的大海，像白鴿胸脯前的銀茸一般，青白鮮明的住屋，裏邊放滿書本和銀製的茶具。」

「有糕餅嗎？」

「糕餅嗎？當然有的。我們吃麵包和麵餬吃够了。我們將要有吃糕餅吃厭的時候，但是一些糕餅沒有，是頂叫人難受呢。」

「這個是傻話。」

「啊，又是一個耿尼柯！」

「嚇！」耿尼柯第二還樣嚷，他一面伏在她的肩頭睡着了。

（四）

關於廿莉去華盛頓，「公言報」上這樣地紀載：

「上星期六，耿尼柯夫人帶了孩子坐第二十四次車去明尼城，支加哥，紐約和華盛頓，她有幾個月就擱。

耿夫人和記者談起，預備在華盛頓做些戰時的工作。她在本市紅會的努力，已經得到許多親友的稱揚，她在那裏一定能有許多更有價值的貢獻。歌佛原在愛國的旗上，又可以多綴上一顆光榮的星了，我們鄰近的各市裏，恐怕很難有比得上本市參戰的光榮紀錄了。這又是我們盡力興市運動的一種理由啊。

× × × ×

達雅夫婦，和茉苔女士的令妹，兎市的戴彭夫人，和耿大夫在本星期二坐着汽車去明尼馬希湖岸，舉行一個很愉快的郊遊會。

第三十七章

（一）

她在兵險保險局找到一個位置。在她到華盛頓以後幾個星期，協約國雖然和德國休戰，但是保險局仍舊照常工作。她整天管理信札，和答覆各方面的詢問，這是一種單調的事務，但是她覺得找到了真正的工作。

有時她也明白了過來。她覺得在下午的時候，工作簡直忙得要死。她發現在機關裏服務，充滿了黨派和傾軋的事，和在歌佛原沒有多少分別。她發現在政府機關服務的婦女，生活是不衞生的，在擁擠不堪的小屋裏進餐。她又發現事務的婦女有朋友和仇敵，同男人家沒一些分別，並且可以享受做主婦的不能得到的幸福——一個自由的星期日。在這大局面的工作裏，似乎並不需要她的靈感，但是她覺得她寫信，和全國各處焦慮的男女接觸，是一個大事件的一部，並不限着在一條大街，或是一間厨室，是和巴黎，曼谷，馬德里都有關係的。

她覺得在辦公以外，仍舊可以照應一部分家務。烹飪和洗滌的工作，沒有貝男母打着攪，並需要不了許多時間。

不必敷衍婦女會的會員，不必向耿尼柯報告一天的行動，可以算做辦公疲勞的一種補償。她覺得她不再是結婚生活當中的一半，但是恢復了一個整個的人類。

（二）

華盛頓給她好些安慰：有花木繁茂的花園，裏面還有白石的大柱，有寬大的蔭路，和綜錯的街巷。每天她走過一所黑色的四方建築，牆裏面似乎種着木蘭，是一所寬敞的院落，在有窗幔遮着的三層樓窗裏，時常露出一個女人的臉。這女人是一個啞謎，她每天存着不同的猜想；一會兒猜她是一個女兇手，一會兒猜她是一位外交家的棄婦。這種秘密在歌佛原是沒有的，那裏每一家的事，都是瞞不過人的，大家時刻見面，那裏沒有秘密的側門，可以通到一所有年代的花園。

在她下午坐着汽車飛駛過十六號街，在電炬從球式的燈罩裏透出和柔的光耀，在微颸從街上吹過，和草原的風一般鮮潔，但是還要和順些，在她瞰着麻省蔭道的檢巷，在她甜息在蘇格蘭神廟旁邊，除了愛黑兒以外，她以為沒有什麼比這城市更為可愛的了。她遇見過用黑人的住室改造的畫室，裏面挂着橙色的幔子，陳設着幾盆木犀草；新壽漢蔭道上有雲母的建築，裏面有豪奴和華麗的轎車，還有一些人像小說裏描寫的探險家和航空英雄。一天天的光陰像是飛的一般，她在逃跑的傻氣裏，覺得擠進了光明之路。

第一個月內，她為了找寄宿舍覺得麻煩極了。她住在一個破落戶人家的廳旁，並且遇見一位有古怪脾氣的女房東，她又替黑兒雇不到好奶媽。但是不久却住定了

（三）

她在華盛頓最先結識的是丁孔監理會的一班朋友。秀紋給她介紹了會裏的一位女教友。在教友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從歌佛原來的。他們拿這教會做集合的機關，他們做禮拜，舉辦主日學校，演講，聚餐，一切和在家鄉的生活一般。

他們歡迎甘莉，問到關於耿大夫的一切，告訴她治小兒肚痛的方法，在聚餐會裏遞給她食物，這一切叫甘莉覺得不快和孤獨，她想不如去參加女權運動，可以有個住在監獄裏的機會。

她覺得在華盛頓（無疑的在紐約或是倫敦也是一樣）還是脫不了發現大街濃厚的痕跡。在寄宿舍裏有歌佛原的沈悶空氣，有像女性的機關人員和有禮貌的年青軍官，討論着電影；在劇場，在宴會或是在星期日街上排列的汽車隊裏，可以發現無數的山姆，克拉克，和不少的白嬸。

但是她也發現了一個和大街隔絕的華盛頓。

蒲洛克給她介紹了他的一位表弟，一位陸軍上尉，是個親熱和好動的青年，他領甘莉去參加有跳舞的茶會，並且時常帶着笑，像是甘莉所悅意的笑着。這位上尉又給她紹介了一位議員的女秘書，和一位有許多軍界朋友的年青寡婦。經後一位的介紹，甘莉認識了好多位司令，少佐，記者，化學師，財政專家，和一位接近女權運動機關的女教員。那位教員領她去女權機關參觀。甘莉並沒加入她們的團體。但是時常和她們學跳舞，郊游，或是談論美國的勞工運動。

甘莉約了女秘書，和那位教員租了一層小屋。在那裏住定了下來。並且花了薪水的大半，替黑兒雇了一位很好的乳母。每天她自己陪黑兒睡着，遇到休假的日期，帶他出去游玩。有時散散步，有時晚上在家看書，但是華盛頓是人才薈萃的地方，時常有客人坐下來暢談，雖然談話的資料不一定都是合於智理的，但是時常能引起了興奮。他們並不是藝術家，像她受小說的影響，時常所夢想的。他們大半是全日消磨在辦公室裏，腦子裏盤踞的多半是卡片的目錄，或是數字的統計。但是有一樣，他們却知道怎樣的娛樂。

她有時覺得駭異，像她叫歌佛原駭異一般，看見一些女子抽着烟捲，和談乖僻的話。當他們對於蘇維埃制度，或是駕駛獨木艇的方法，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她常靜聽着，並且願意自己能有什麼特別知識的貢獻。她的自立性給耿尼柯和大街把淘汰了；有了黑兒在眼前，又叫她想到這是暫時的局面。她想有一天，還得領他到田間去。

她在這一羣熱烘烘的人們當中，雖然不能顯出她自己的長處來，但是並沒有妒嫉的意思。她意想當中，好像聽見耿尼柯講，「他們不過是一羣空談的理想家，我沒有工夫管那些個；我是忙着為老年打算」

到她家裏大半的客人，不論是軍官，或是厭恨武力的急進派，都是很大方的，見了女性，並不覺得跼促，這是她在歌佛原所企盼的。這些海陸軍軍人，專家，和各機關的幹事，每年雖然只有三四千元的

進欵，却是很愉快的，耿尼柯，除去了土地的投機，每年有六千多進項，克拉克却有八千。

調查以後，她也沒聽見這班人有死在收容所裏的。那機關毋寧是替類似耿尼柯的人們設立的，他們儲蓄了五十年，也許一下把金錢全投機在煤油股票裏，結果公司失敗，叫他們成功了光蛋。

（四）

她漸漸相信，她認歌佛原沈悶的觀察，並沒有錯誤。不但在華辟頓的年青女人們增加她的信仰，就是老年的女人，失去了她的伴侶和大家產，也能舒適地住在小屋裏，還有看書的閒空。

但是她又知道，歌佛原在比較上還要算做一個模範的鎮市。她聽見那位女教員講，中部迤西有一個鐵道經行的市鎮，大小和歌佛原彷彿，但是沒有草地和樹木，火車從市鎮中心穿過，附近的房屋，常罩在煤烟裏度日。

她又聽見關於其他市鎮的傳說：有一個草原的村莊，成天刮着風，春天地上的灰土有二英尺深！夏天新油漆的房屋常被黃沙蒙蓋了一厚層，花盆裏種的花，堆集着塵土。在新英倫的工廠區，工人住在蜂房一般的屋子裏。紐傑賽州有一個富庶的農村，大家都很信奉宗教。那裏有許多無智識的老年人，很有勢力。南部有一個市鎮，長着許多木蘭，還有白石的柱子，可算是一個有浪漫色彩的地方了，但是那裏的人痛恨黑奴，專門崇拜舊家。西部有一所礦區像是潰瘤。一所興旺的城市，有公園和精美的建築，有彈批霞娜的名家和雄辯的演講員去那裏，但是那裏不斷地有勞資的鬬爭，弄得鷄犬不寧。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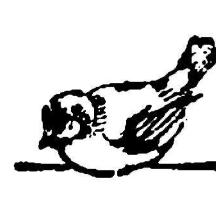
甘莉的進程，很不容易摸清。她的路線是斷碎的，方向是無定的；時常應該向上，它偏向下；色彩是模糊的。只有幾條線能夠看清。

不快樂的女人，常用閒談，怨怒和宗教的思想，或是模糊的生活，去遮蓋他們的知覺。甘莉沒採用以上的幾種方法，她被歌佛原弄得很畏怯。甚至她的逃跑也不過是激於一時的衝動。她在華辟頓所得到的，並不是關於辦公制度和工會的智識，却是奮發的勇氣，一種均衡的力量。她的工作和幾百萬人，幾十個國家，發生了關係，把大街壓到它實際上不足重視的地位。

從她的工作，和她結識的一班女權運動的婦女當中，她學到一種於本身無關的態度；她明白自己和茱苔一般，太注重了個人。

她開始疑問，爲什麼對於個人生氣？我們的仇敵是制度，不是個人、對於制度越是忠實的信徒，越受它的苦痛。它把專制隱藏在許多假托的好聽名詞當中，像「上等社會，」「家庭」，「教會」，「貿易」，「黨派」，「國家」等等。對於這些的唯一辦法，就是不必帶苦意的歡笑。

（本章已完）



社會科學雜誌

第二卷第四期出版了

要目

價目　零售每冊實洋四角　預定全年四冊實洋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出版者及總發行處……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

分銷處……國內各大都會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清華周刊第三七卷第二期（第五二九號）目錄

時事述評

國立清華大學週刊社出版

諸君要檢閱重要史料考查近來各種雜誌內容研究專門學術搜求作文著書寶貴材料麼？

請讀一人文月刊一

如得開發智識寶藏之鎖鑰

本刊特點

本刊除注意現代史料每期登載有系統之著作外並有最近二百餘種重要雜誌要目索引包含各科學術為學者著書立說青年修學作文所必需之參考品尤為圖書館學校及公共機關必備的刊物

另售每冊三角郵費二分半

預定全年十冊國內三元國外四元八角郵費在內

總發行所　上海辣斐德路亞爾培路西首南錢家塘一號

人文編輯所

代理處　上海　生活週刊社　文明　新月　啓新　南新　泰東　現代　大東　北新　神州國光社等書局

代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第三卷第一期要目



附錄

國際聯盟處理中日糾紛的經過

瘦蜂

（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

第一期（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八日）

甲 我國對於日本侵佔東省向國聯的起訴

這次日本藉故以武力強佔東省，消息傳來，舉國震怒；我國根據國聯公約第十一條，於九月二十一日，正式要求國聯行政院根據該條規定（一）立即設法阻止事件的擴大，以維持中日間的和平。（二）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的原狀。（三）釐定賠償中國損失的範圍及其性質。

乙 國聯行政院第一次集會經過

（一）行政院主席的急令　日兵在瀋陽發難，適當國聯常年大會未終而行政院又正在召集之際，該院遂於九月二十二日會議時，正式受理中國對於日本的起訴；然以事機緊急，稍作討論，即議決由行政院主席西班牙外交部長雷譯（a）急電兩方停止軍事行動，以防事件擴大，俾易得和平解決。（b）即與中日代表在兩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範圍內協商立刻撤兵辦法。

查一九二五年希臘軍隊侵入保加利亞國境的時候，行政院亦曾召集緊急會議；同時由主席電令兩方軍隊不特應即停止軍事行動，且須立刻退回本國。但這次對於東省事件，其緊急決議之第二項，所謂由主席與兩方代表在兩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範圍以內協商退兵辦法；而不敢援用先例，命令日本馬上撤兵者；正國聯示弱的表示，亦即我們失望的開始。

（二）國聯與美國合作的運動　國聯既怕日本的強勢，不敢令其立刻撤兵；又要顧全自己的體面，求避免萎懦的譏誚；所以不能不請出太平洋的霸主—美國—來合作。同時（a）因美國在華利益的重要，關於太平洋的種種問題，非得美國參加不能解決。（b）因美國為華府九國條約及非戰公約的主動國，而滿洲問題又和牠有直接的關係。（c）因美國為頭等海軍強國，欲制裁日本非依賴牠的實力不可。（d）美國固非國聯會員，然其對於國聯的發展有極大關係，國聯如欲達到為世界最高政治機關及維持世界和平之目的，實非得美國的協助不可。然而美國人民向抱不干涉別洲政治的門羅主義。所以國聯的組織雖倡於威爾遜總統，而美國終未為國聯的會員。但國聯對牠的加入，尚未失望；每遇一事必請其參加；所以國聯各種專門機關莫不有美國代表。日本以武力佔據滿洲，不特危害世界和平，抑亦危害美國利益，故國聯亦樂得乘此機會邀請美國參加，以敦促其實行與國聯合作。

當行政院於九月二十二日第二次會議之際，英國代表薛西爾爵士即提議將行政院關於討論滿洲問題的經過隨時通知美國政府，使美政府對此問題得獲完備的消息；而知採取正當的態度。日代表芳澤大使當時以事屬平常，故未加反對。

當此決議案通過後，美政府遂於九月二十日與國聯以滿意的答覆。內謂美政府對於國聯處理滿案的緊急決議甚表同情，并已令駐北平及東京美使向中日兩方政府作同樣的勸告了。

（三）中日兩方的態度及辯論的情形　我國對於日本侵略的控告，乃於九月二十一日用書面提出。二十二日上下午行政院舉行第二第三次會議時，我國代表施肇基公使遂要求行政院立刻設法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的狀態，及派員調查損失與肇事的責任，並謂我國

政府對於東省事件採取不抵抗主義，全聽國聯去處理。論者有指責此種外交爲依賴國聯。實則在釁事責任未明，對日戰爭全無準備時，暫不抵抗未始非計。誰能將保障我國領土完整之一部分責任加於國聯身上，使牠不能擺脫。換句話說，以國聯作我們的先鋒，而我們仍可在後方作軍事的準備。可惜國聯先鋒隊每戰皆北而我們又不思準備並繼續其不抵抗主義以自誤耳。

日代表芳澤大使宣稱：日本旅滿僑民數千萬，財產價值二十萬萬元，皆有條約爲之保障，而年來中國政府恣意蹂躪，這是中日衝突之遠因。至最近不幸事件的發生，由於中國軍隊炸燬南滿鐵路，故過在中國而不在日本。他接到國內報告說：中國方面已提議直接交涉。他深信只有直接交涉才能達到和平解決的目的。

九月二十五日行政院舉行第四次會議時，日政府令其代表答覆行政院主席九月二十二日之急電。對於該電第一項命兩方停止攻擊以待調解謂：日本政府自始至終除關於保護日人生命財產的必要行動外，曾極力阻止事件的擴大。對於第二項撤兵問題則謂：日本現已開始撤兵，完全撤退須以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爲條件。日代表並宣讀日政府九月二十四日的宣言。內容謂：日本對於滿洲絕無領土野心，現在的衝突，乃因中國軍隊毀壞南滿鐵路而起，日本爲自衛計，故有此軍事行動云。我國施代表繼亦宣讀國民政府對於行政院主席急電之答覆。內容除致謝國聯之調停外，堅持日本須立刻撤兵之議。至於日僑生命財產的保障，我國允負完全責任。施代表又以釁事眞相兩方報告既有不同，則最公平的辦法，就是請國聯派員就地調查。同時并否認我國有直接交涉的提議。

二十八日復開第九次會議。大致討論派員調查問題，無結果而散。

四

行政院的五頭會議　所謂五頭會議就是英德意法及西班牙代表所組織的秘密會議。根據九月廿二日的決議案，除由行政院電令兩方停止軍事行動外，並請主席與兩方代表協商撤兵辦法，所以由廿二至二十九數日間無一日無五頭會議的召集。此種會議作用在預商撤兵辦法，俾再提出與中日兩方代表討論。其所謂撤兵辦法，乃由國聯派員就地調查眞相，俾可(a)證明釁事責任在於何方。設使南滿鐵路的炸斷，乃日軍故意自爲，藉作進兵口實；則我國所受損失，日本當負責賠償。(b)可證明日僑生命財產在中日糾紛未發生以前并未受我們的危害。若使日軍即將維持治安之權交還吾國，那我國政府必能予日僑切實之保護；所以假使以上兩個問題都得解決，那日本將失其不能撤兵的理由了。然而日代表强辯祇謂：中日之事惟中日才能直接解決，國聯的干涉適足以延長解決的時日；中國政府雖已宣言允負保護日僑生命財產的責任，惟事實上中國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及於各省，日本永不能相信一紙空言眞能保護日人的安全；故不得不謀以自衛云。於是派員調查之提議，以日代表一人的反對不能通過；結果祇允各國單獨派其駐華武官就地探聽消息，報告於各本國政府，再由各國政府轉知國聯而已，東省爲我國領土，吾人本有單獨請求國聯派員調查之權，但卒以日代表曾宣言國聯若不尊重日本的意旨，那日本不負保護調查員之責任，而國聯亦無可如何。

五

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　定期撤兵及派員調查既遭日本的反對，而會議又不能不作暫時的結束，行政院遂於九月三十日一致通過一決議案。該決議案大意謂：根據日本政府宣言，日本在滿並無領土野心；又根據日本代表宣言，亦稱在日僑生命財產安全範圍之內，擬於最短期間完全撤退其在南滿路界外之軍隊。又根據中國代表宣言，謂中國政府允負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責任。爰請中日兩方政府實踐上述宣言，及將消息隨時報告行政院。同時行政院決定於十月十四日從新召集會議，以便審查；但若因特別情形提前召集，不在此例。又屆時如行政院主席以爲無召集之必要，則十月十四日集會之議可以取消云。根據該決議案最後一段說：屆時如行政院主席以爲無召集之必要，可以取消前議，可見當時各國

的心理，以爲日本爲世界頭等列强國，向講信義，今行政院之決議既不限期撤兵，以保全其所謂神聖不可侮辱之帝國體面，則於十月十四日以前料其必能自動撤兵，免負破壞國聯公約的罪名。

此次中日糾紛發生，適值我國被選爲行政院委員。我國政府已委施肇基公使爲代表。誠屬幸事。施公使的態度和平，主張强硬，措詞得體，尤得各國人士之敬仰。比較日代表之狂吸雪茄，冷靜寡情，而發言又隻字吐出令人不能久耐，實有天壤之別。至於九月三十號的決議案不特不敢限期撤兵，甚至派員調查亦因日本反對作爲罷論。實爲國聯畏縮無能之表現。至我國外交雖不說是成功，亦不能說是失敗。因爲東省之未能重覩天日，實因我國內政糾紛靡止，及列强之不輕爲我犧牲；而東省問題已因此而成爲國際化，使世界各國與日本對抗，而令日本陷於孤立地位矣。

丙　行政院各國代表的人物

在九月七日國聯大會的時候，法義德三國代表均由其外交部長親自充任。英國因內閣風潮發生，外長不能親自出馬，故由老外交家薛西爾伯爵代表。及到九月十九日行政院開會時，所謂和平健將之法國外長白里安已返巴黎，英外長又未出席，行政院已失其重心；及開會後數日，德國外長寇蒂又因法國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蒞德聘問，趕回柏林，而義外長格蘭地覩此情形，亦借故回國；所以行政院頓成無權無勇之機關，此爲其態度軟弱緣因之一。

丁　出席行政院的各國態度

（一）英國　英法德意日向爲國聯中有權有能之國家，而尤以英法爲最；故小國每有不滿國聯爲英國把持的表示。國聯會員雖有五十四國，而能制止戰爭者，祇有英法日意德五强，此乃五强之所以爲行政院永久委員的最大原因；而五强之中力量足以與日本相抗者，祇有英法，以海軍而論，日本海軍祇遜於英，而遠勝於法；英法在遠東都有重要的殖民地，戰爭開始之後，於英法海軍未到以前，日本儘可自由行動；且勞師遠征，實爲兵家所忌，故國聯苟令其會員對日開戰，除中國外，英法首當其衝；此英法對於滿洲問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考慮。就英國內部來說，保守黨對於國聯素稱冷淡，而工黨則爲擁護國聯之最熱烈者。各國都是這樣。當中日糾紛發生的時候，適爲英國工黨失勢之時，亦即英國金磅低折及海軍兵變之際，此實爲日本出兵最好的機會。英國處此空前困難時，正忙於國會的改選，及各黨聯合政府的組織，更何暇與頭等强國的日本啓釁？然亦不願其利用以維持世界和平及發展商業的國聯因此倒閉，故英國的態度不得不爲保全國聯地位及敷衍日本體面，使兩方易於下場，而戰爭不至爆發。並且英國估量日本必能自動撤兵，所以含糊了之。

（二）法國　法國與日本邦交素稱友好，遠東之安南亦賴此而獲安寧；故對日本的友誼，爲法國所必要保存者。但法國利用以維持凡爾塞條約的國聯是她外交上最寶貴的工具，法國對於中日糾紛的解決，她的困難與英國同；而所取的態度亦正相似。明白了英法態度的背影，則對於九月三十日決議案之苟且敷衍便易明白了。

（三）義大利及德國　這兩國在國聯同屬一派，他們加入國聯的目的是在利用國聯以維持其一等國家地位；因爲他們在行政院能與英法日並肩而坐的原故。但說到他們實力，則遠非日本的對手。義大利在遠東利益甚少，即對國聯亦不能操縱，故對於中日糾紛所採態度純爲旁觀。德國爲受人壓迫解除軍備，而經濟又復衰落之國，故與中國有同病相憐之嘆；在遠東商塲雖居重要地位，然以國力殘弱，遠非日本之敵，故敢怒而不敢言，祇有爲英法之馬首是瞻了。故實際上義德兩國的態度爲不顯多言。

（四）其餘會員國家　此等二三四等國家，其領土之完整端賴國聯及其他公約之保障，故與我國有脣亡齒寒之感；然因力量微弱，知爲日本所輕視；故在會議席上差不多噤若寒蟬。此等國家的態度雖表同情於中國，然究竟無補於事實。

（五）美國　美國在太平洋地位極其重要，前已言之，故其態度如何不可忽視。美日在華利益常常衝突，這是

誰都知道的，因此日本出兵東省，爲美國所深忌。美國政府對於解決滿洲問題固歡迎與國聯合作，然合作之程度不能超過一定限度之外；否則將爲人民所反對，致危害政府的本身。觀美政府九月二十四日致國聯之覆函，可知其雖同情於中國及國聯處理此案之方法，然卒以其非國聯會員，致令世界和平之維持。因此而感到困難。

第二時期（十月八日至十一月五日）

甲　行政院緊急會議的召集

十月九號日軍飛機炸錦州，消息傳來，各國政府極爲驚愕，有如大夢初醒；始信日本拒絕撤兵，其理由非因日僑生命財產之不安全，實欲以兵力屈服中國於其鐵蹄之下。施代表因此亦請行政院召集緊急會議謀以對日。

同日行政院主席一方面致緊急勸告於中日政府，命即停止軍事行動，及防止事件之擴大；一方面定於十月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該院主席同時亦以上述情形通知美國，旋得美政府同情的答覆，大意謂美國政府熱烈希望國聯對於中日糾紛盡其所有力量求公平的解決，並勿稍餒，美國政府將以其獨立之外交爲國聯行動之後盾。中日兩國因其爲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簽字國家，所以有遵守該種條約的義務，關於此點美國當爲充分的留意。於此可見美國態度的强硬及與國聯合作的決心。

乙　行政院的新氣象

前次開會時行政院所以無權無能，其中一個原因是列强代表均非外交負責人員，前面已經說過，國聯秘書廳對於此點，極力運動所謂平和健將之法外長白里安爲這屆行政院會議的主席；在習慣上說，六十五屆即前屆會議的主席屬於西班牙，而下屆即六十六屆會議的主席應屬於法國。但是此次會議乃賡續前屆之會議以審查中日糾紛，應仍稱爲六十五屆；故在理應由西班牙外長繼續主席，但在政治上則處理中日糾紛當以法外長主席爲宜，故這次白里安主席，實因國聯秘書廳的運動，西班牙外長的謙讓，及白里安負責在得成功。白里安既爲主席，那英，義，德及其他國亦不能不派遣大員出席奉陪；結果英義政府由外長出馬，惟德國適因內閣改組，外交部長之職由內閣總理兼任，又以忙於內之應付，故祇派外交大員代之。於是行政院之氣象遂爲之一新。

丙　日本的新政策

從前日本的不肯撤兵，所持的理由爲我國民衆反日甚烈，故撤兵當以日僑之生命財產安全爲先決問題；後因我國政府宣言負責保護日僑，並且說日本如不相信，亦可請中立國派員參加保護工作，日僑安全問題的解決，至爲容易。日本到這時候知道持這理由的非計，乃更變策略，於十月十二日答覆行政院主席九日勸告書中，說在這嚴重情形之下，當務之急爲恢復中日間友好及合作精神；欲達到這個目的，應請中國先行承認數種基本原則，藉以維持兩國的邦交，中國如能承認這項原則，日本必能立即撤兵，日政府隨時均願與中國政府開始談判云云。但所說五項原則究竟如何，並未加解釋；所以在會議未開以前，各國都知道事已棘手了。

（未完）

